東方雜誌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第四十三卷　第二號　三十六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LIBRARY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第二號目錄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三十日發行

希臘邊境糾紛問題……毛起鵰……一
威爾基評傳……石坤琳譯述……六
歐美各國的社會安全制度……黎國慶節譯……一八
論柏拉圖之輪迴說……慧軍……二五
禹與夏有無關係的審查意見書……岑仲勉……三三
暹國王敢木丁之文治武功……陳禮頌……四〇
戲劇定律……陳瘦竹……四五
嶺南詩人黃晦聞評傳……梁國冠……五二
現代史料
和平談判流產……六二
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先聲……六三
四強外次會議開幕……六四
英法進行締結聯盟……六四
蘇聯諾威談判斯島聯防……六五
法國新政府成立……六七
文藝
彷徨的一夜（上）……張契渠……六九
時事日誌……七七

希臘邊境糾紛問題

毛起鶊

一　組織希臘調查團的由來

自從去年的巴黎和會，對義保羅匈芬五國和約擬成草案，可算對巴爾幹問題已解決了大半；而所留下的僅是希臘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邊境糾紛。現在連這個東南歐部份，也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派員調查糾紛眞相了，這當然是有助於整個巴爾幹問題之解決，我們是很寄以極大的期望的。根據希南兩國代表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八十三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所作之申訴，希臘代表係由希臘總理查達雷士 (M. Tsouderos) 擔任，即首先出席說明：希臘鄰國，現正策動對希游擊戰爭，從事騷擾，希臘北部邊陲，已不啻處於不宣而戰之狀態，認爲鄰國此舉，顯屬侵犯希國主權，且屬可能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南國代表則由卡薩諾維契出席答辯，指稱：希臘內部之擾攘，係英國駐軍直接支持希政府反動分子之結果，且謂目前希臘之戰事，並非外來勢力所引起，而係希臘國內政策所造成，及希政府欲平息大多數人之反抗所致。並聲明目前之情勢，更趨嚴重，因英國支持查達雷士，尙仍駐軍希臘，故應負相當之責任。且由於外國軍隊之駐留，希臘人民乃不能自由表達其眞正之意旨，故要求安全理事會儘早產生一委員會調查希臘內部之情況。蘇聯代表葛羅米柯 (Gromyko) 亦謂：希臘問題的主因，不在希臘鄰邦，而在希臘本身之違反民主與外國之干涉。卒以雙方申訴內容各執一詞，實際事實，是否爲此，亟待查明，以白眞相，爰經安全理事會決議，由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對希臘北部糾紛及南保阿邊境侵犯事件，在理事會未作任何決定前，先着手組織調查團，調查糾紛眞相，這是對希臘組織調查團之由來。

二　希臘調查團組織的內容

按照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之草案，對希臘調查團原係由五常任理事國及巴拿馬、波蘭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至遲於今年三月前往南阿保邊境調查。嗣以蘇聯代表建議，調查範圍應爲希臘全境及南保阿

之邊境，各國所派代表之助手至多應以一人或二人爲限，亦提討論，最後始按美國建議案逐條表決修正經決定如次：

第一、成立委員會由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共同擔任；

第二、組織調查團，以一九四七年安全理事會之理事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

第三、至遲於一月十五日出發；

第四、該團得在希臘北部及其他必要部份暨南保阿三國境內進行調查工作，俾使上述各地之糾紛與邊境侵犯之眞相與原因得以大白；

第五、各國代表得自選必須助手，理事會亦得提請祕書長遴選必須工作人員；

第六、希南保阿四國得各派代表一人，協助調查團擔任聯絡工作，並供給一切所需之情報；

第七、調查團有權諮詢該四國之政府官員及平民，並得建議各項意見，防止糾紛事件之重演。

從上面這幾條的規定來看，這是安全理事會最切合實際的措施，也爲聯合國憲章之應用開一新紀元。如果不先調查事實，不確定事件發生之眞正原因，我們怎麼知道這一南保阿三國干涉希臘內政的確實性。假使漫然製成一個不切實際的方案，不是對於今後世界和平又種下戰爭的禍患。現悉英美蘇聯澳洲各國，均已將代表內定，幷如期首途。以我國爲五常任理事國之一，處於英美與蘇聯對希問題各不相下之間，顯屬一種超然地位，我一舉一動實有舉足重輕之勢，宜乎我們來作詳細探討的。

三　希南保阿四國邊境糾紛的焦點何在

可惜我們對於希與南保阿三國問題的詳細內容，還未盡明瞭，不過根據報章所載也不難找出一些線索。第一件有關的消息，要算希臘總理查達雷士在安全理事會內的申訴，查氏深責其鄰國，從事有步驟之侵略計劃，以圖迫令希臘之馬其頓省併入南斯拉夫聯邦中之馬其頓邦。接着就有另一消息刊載，謂盟國軍事當局接獲密報，大批南軍正向伐達河（Vardar River）傳統侵略路線之皮洛吉（Birolj 在 Monstil）與史柯爾吉（Skolpje）兩地集中。皮城距希臘僅十英里，距伐達河西爲七十英里。第二件有關消息，是希臘代表斐斐奈立斯提出反對保加利亞要求獲得色雷斯西部之意見。苟保國如願以償，則二十五萬希臘人民及十萬土耳其人民，將處保國束縛之下。對保和約草案，已使羅馬尼亞給與保加利亞以肥沃之土地，如希臘之合法要求，得以滿足，則希臘即贊同該項條文。希臘之所以要求修訂希保邊界，係欲增強於上一世代中被保侵略達三次之希臘邊防。保加利亞在戰爭期間，爲擔任掩護德軍左翼之重要角色，彼等侵略希臘領土後，希人十萬被迫離鄉，多數傷亡。第三件有關消息，是阿爾巴尼亞對英國二驅逐艦在

科孚海峽觸電受創事之「最後通牒，」其答覆是認爲英艦係在阿國領海以內觸電，關係阿國海防，故不接受英國所提賠償之要求。字裏行間，這是報道南保阿三國對希均有野心，也均有蘇聯在後面撐腰，冀使蘇聯勢力也得侵入希臘以內，可以使蘇聯由黑海而愛琴海以至地中海。因爲南保阿三國，現均蘇聯與國，獨希臘係英美與國，故(一)支持南斯拉夫向希臘索還馬其頓省以爲南國聯邦之一，則蘇聯勢力，就能到達黑海。(二)支持保加利亞向希臘索回色雷斯，那末蘇聯勢力，就可藉沙龍立卡之基石，以到達愛琴海。(三)支持阿爾巴尼亞向希臘索回伊庇魯斯南部之地，這不但可使科孚島入蘇聯勢力範圍，也可使蘇聯在地中海內自由通航，以使英國不能再對蘇聯加以海上封鎖。所以希臘與南保阿三國表面上之爭執，爲邊界糾紛，實際還是英美與蘇聯之間，均欲控制地中海的幕後之爭。

四　馬其頓色雷斯和伊庇魯斯何以最難解決

馬其頓的問題，實在是巴爾幹問題中之最難解決者。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紐依里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後，該地即由保國分別割讓於南希。當巴爾幹戰爭及第一次大戰後，保國曾堅持要求該地，嗣以南希兩國爲合力對付保加利亞，那保國只好無可奈何。今則南希均爲蘇聯與國，雖一九二九年另有希南新約，希允南國在沙龍立卡得一自由地帶約佔九四、〇〇〇米達，期限十五年，卒以該地警權歸希，海關權歸南，與組織複雜，時起爭執。一九四一年德國佔領南希後，該地又不幸由德國交保國接管，以保國係德之附庸，希提出應仍歸希，勢所必然。惟該處居民，多數均爲馬其頓人及保加利亞人，現正從事「馬其頓民族獨立運動」，去年巴黎和約草案，已由義國給予南國補償，該地應否歸南，抑應歸希，或許獨立，殊值妥愼處理。

其次是色雷斯問題，這是巴爾幹和小亞細亞交通的樞紐。計分東西兩部，東部屬土耳其，西部屬希臘，人種複雜，也時起爭執。首次大戰後，一九二〇年之 Sente 和約，欲將土耳其摒之於歐洲之外，故將色雷斯割歸希臘，沿兩海峽地帶劃爲中立區，由海峽國際委員會管理。嗣凱末爾將軍蹶起，戰敗希臘，威脅協約國在該處守軍，乃於洛桑會議，重訂和約，將東色雷斯歸還於土。按此地爲保國出地中海之唯一海口，亦爲希臘所垂涎。土爲保衛其兩海峽之安全，更不能不保有此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該地曾被保國軍隊佔領，在巴黎和會中，希人希望收回，保國獲得蘇南兩國之支持，希望和約對於現實形勢，加以承認。至沙龍立卡，遠自一九一三年保國對希戰敗訂成布達佩斯條約時，希臘即由保國之手獲得沙龍立卡及愛琴海名城加佛拉。是時保國鐵道兩端，已被土希截斷，但保國仍保留馬立沙河以西愛琴海岸約七十里之土地。即二次巴爾幹戰後，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訂紐依里條約中，希從保加利亞，雖能獲得馬立沙河及麥斯達河一帶之愛琴海岸，但保國亦仍能在愛琴海有出口自由。首次大戰和約時，對保國所作決定，亦

復如此，惜均未能依約切實履行，自爲保國不滿。就經濟論，加佛拉爲保國貿易孔道，在沙龍立卡之東，位於斯特魯島及麥斯達河之間。自爲希獲得後，保國至感交通不便，商品吐納，必需假道他國港口；沿黑海之港口，如保加斯及凡拿與地中海沿岸交通，勢必通過韃靼海峽。保人認爲希人從未履行約言，希臘則根據軍略上之需要，如愛琴海北岸被保國佔有，希臘南岸沿海一帶安全，將無保障，對於國境修改，實不願讓步。

再次是伊庇魯斯問題，爲希阿邊界糾紛之焦點。遠自第一次巴爾幹戰後，阿雖離土獨立，但國界未定。一九一三年經巴爾幹同盟所訂界線，固屬太小；卽係義國建議之界線，亦未免過大。結果倫敦會議作一折衷辦法，提出三項計劃。第一計劃，將阿國南部海岸科孚島及伊庇魯斯劃歸希臘；第二計劃則將上開地方劃歸阿爾巴尼亞；第三計劃，是將科孚島劃歸阿國，科孚港劃歸希臘，及南伊庇魯斯一部歸希。首次大戰後，希獲南伊庇魯斯及科孚島。該地有人口三十萬，希臘教徒及回教徒各半，前者同情希臘，後者對希臘有反感。此次希阿互相責難，希認阿爲意之附庸，而向阿索土；阿人則責希臘擴充領土，爭持不下，今後究應如何處理，這也是值得研究的。

五　英美與蘇聯對希南保阿的目的何在

從今日希臘所處之地位來看，希臘不啻是地中海東部的葡萄牙。葡萄牙位於直布羅陀之側，希臘則位於韃靼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之側。她也是地中海至巴爾幹腹地之海口，更是由愛琴海以通印度洋的要道。蘇聯支持南保阿三國向希臘爭奪領土，暗中還不是在爲自己爭奪自俄彼得大帝以來的不凍海港嗎？蓋波羅的海入冬卽凍，而黑海則爲不凍港口，足爲蘇聯海軍之根據地。由黑海而地中海，可出大西洋；由愛琴海而印度洋，又可遠達遠東。總之由多瑙河以入中歐途徑，蘇聯門戶已開，唯一不在蘇聯勢力之下的希臘，由於戰時國力大損，不足與衡，這對於蘇聯，正是大好時機。至於英美之在希臘勢力，何以不願退讓，亦實因黑海係入地中海之門戶，愛琴海又爲出近東之孔道，倘蘇聯艦隊得自由出入海峽，橫行地中海及愛琴海，則大英帝國之交通幹線，卽爲擊破。蘇彝士運河、近東、埃及及印度，乃至英美在伊朗之油田權益，亦將搖動，所以英美不得不加強土希兩國之防禦力量，也不得不在東地中海方面增強軍力，並邀由美國海軍爲助。因爲蘇聯勢力，已橫貫東歐，轟炸機且亦代替了艦隊的推進，希臘之安危，實關係世界和平全局，所以蘇聯欲想奪取韃靼海峽，不經戰勝，卽不能獲得。因此希臘所形成的戰略地位，更異常重要。如不求和平解決，那大戰禍機，頗有一觸卽發可能。在英美方面立論，那就是如何而使希臘局勢安定，如何而使土希力量增強，及如何才能阻止蘇聯勢力下的東歐各國，不致再有向南及向東西三方進展。若就蘇聯方面立論，那就是如何可使那般 EAM 及 ELAS 等左傾黨團份子，在能獲得佐治亞二世之政權，或以自代，俾使希在內政方面亦變爲親蘇份子，藉以從容力爭韃靼海峽，這是蘇聯目的之所在。

六　究應如何處理及應取何種方針

我們憑於英美與蘇聯兩大勢力鬬爭之時代，又鑒於巴爾幹民族語言宗教之複雜及彼此利害之衝突，究應如何以謀一解決方案？這實在是一個難題。誠如希臘總理查達雷士之呼籲，是在求維持原狀，但衡諸實際，頗有困難，假使我們對於各民族之願望，不設法予以滿足，則不但巴爾幹之命運將無從解決，卽歐洲和平亦將大受威脅。以英、美、蘇聯與巴爾幹均有利害關係，巴爾幹內部問題之如何解決，於各國均有莫大之影響於世界和平，更有極大之關係，這個時候竟能同意組織調查團，以從事實地調查，藉求一實際解決方案，未始非一極大良機。至於說是採行民族自決原則吧，以巴爾幹各國民族過於複雜，各國皆有少數民族問題，若完全適用此一原則，必至將巴爾幹更分成數十小國不止，而各小國皆不能自立，必仍依賴列強以資保護，結果必引起戰爭。或者有人說，何以不先組成聯邦？此事亦因巴爾幹各國利害關係過於複雜，不易成立。上次大戰後羅南與希土成立巴爾幹協約，以維持巴爾幹國防現狀，防止保加利亞之要求修改和約爲主旨，此次歐戰後，於是有人主張將該協約擴大由保加入，以造成一「巴爾幹邦聯」，但今則南保阿三國均主對希領土問題應先解決，南阿並已訂立關稅同盟，從事經濟合作，除希臘外，所有巴爾幹國家幾皆蘇聯與國，既與英美制度異趣，亦與土耳其之政策，不相爲謀，苟不獲土國加入，勢又成爲蘇聯勢力範圍。我對巴爾幹各國，雖無直接利害關係，但於和平安全息息相關，不可分離，不有若干巴爾幹國家投入軸心，何來此次大戰災難。因而我們對於希南保阿四國之外交方針，勢不能不分別輕重而予分別處理。究竟何者是侵略國家，何者是同盟國家，這是我們首應剖別的。好像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均先後成爲德意軸心附庸，顯屬侵略國家一類，我們對於該保加利亞之要求出愛琴海口，對該南斯拉夫之要求侵入馬其頓省及對該阿爾巴尼亞之要求進入伊庇魯斯南部之地，我們沒有昧然贊成之理由。而對於希臘之飽受軸心侵略，曾與盟國並肩作戰，戰後力圖恢復國力，企圖保有「馬其頓」的原狀，對於希臘這種合理的要求，實在也沒有加以反對的理由。此外，如希臘再有過分要求，當然是不能同意的。因爲在巴黎和約草案裏面多得堪雷斯羣島一帶之地，將由意國之手交還希臘，較前疆土大增，希臘應該適可而止。惟如英蘇有求於我，似應在互惠合作的條件下，以換取實益。至於對美態度，以美國對希阿南保，與我立場大致相同，故不妨與美國採取協調步驟。遇有無法解決之疆界問題，那我們也不妨主張交由國際代管，並由我國參加。良以我國立場，處於英美與蘇聯之間，實超然於鬬爭區外，惟取民族平等，一視同仁，爲伸張公理正義之本。固用不着觸犯蘇聯，也用不着偏袒英美。現在是安全理事會組織調查團從事實地調查時期，應囑我國前往調查代表，不妨多注意民間輿情與各國內政傾向，以爲新型世界製成和平解決的方案，只要不威脅世界和平安全，不危及各個國家民族生存，我們都是贊同的。

威爾基評傳

Hermann Hagedorn著
石坤琳譯述

一

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像一顆流星似的，閃過美國政治界。事實上，在他變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一個月，他還是一個不知名的人。他雖失敗，可是他得的票數，爲他的黨成立以來任何別的候選人，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所不及。然而他的出名，並不是僅僅靠那突然的，幾乎不可解的人民的擁護。在美國史上一個最危險的時候，在希特勒與其黨徒控制歐洲大陸，準備顛覆英國並向美國挑戰的時候，威爾基不但沒有反對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而且贊助美國人民一致支持盟國作戰。

二

威爾基的一躍而爲共和黨的領袖，在美國史上是驚人的。在一九三二年，他是擁護羅斯福並爲他的選舉運動獻金的一個民主黨員。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他不過是能幹的美國工商領袖之一，較大多數的實業家稍爲出名，可是較上院議員、下院議員或州長則遠爲無名。兩個月後，他變成了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他自己解釋說：「我碰巧在一種潮流的前面。」

關於這潮流本身，沒有什麼神祕。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被選爲總統前，曾保證他與他的黨將做胡佛（Herbert Hoover）與共和黨所不能做的事情——消除不景氣，恢復繁榮，及使失業者復業。他執政了已有八年，而一千萬男女仍無工作，接受政府種種方式的補助費。獨裁勢力橫掃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達極點。自由與民主的敵人準備自東西兩面攻擊美國，而這國家實際上全無防備。使國民回到工作的經濟的現實主義與行政的熟練，足以應付世界危機的眼光、勇敢及公正，在那裏呢？

人民不大知道威爾基，除了他是一個功利主義的實業家，與曾離開他黨的一個民主黨員。他離開民主黨，是因爲該黨遺棄了國聯，與使

政府變爲一種目的而不是一種手段。依照他自己的說法，離開它，否則就被它所拋棄。關於政府在田納西谷（Tennessee Valley）的電力計劃，他勇敢地機智地與聯邦當局爭論。他是一個敢於公言的人，他反對政府的社會服務態度：「我們對你們說，放棄這種你們在不景氣中所有的旣得利益，把你們的眼睛放遠到將來，幫助我們建立起一個新的世界。」

他被邀請至各種公共集會演說，並且許多雜誌要求他寫批評國內外事情的論文。這些論文意見眞確，措辭得宜。他所想的與寫的，決不像其他重要實業家所發出的一籌莫展的痛叫。威爾基似乎在「使實業家回到政治上的地位。」

一個擔任論說的記者，說威爾基是「華爾街的林肯。」一個因不平而走到反對方面的「新政」（New deal）著名的台柱，約翰生將軍（General Hugh Johnson）說，如果威爾基參加競選，他將是一個有力的候選人，如果被選上了，將是一個偉大的總統。威爾基對這將軍的提示說「如果政府繼續剝奪我的事業，我將無工作，並將尋求職業。我珍視約翰生的建議。」

反對「新政」——並不是反對它的理想。威爾基所反對的是新政的行政，它的程序及它的方式。但誰是更好的代表呢？一個總統候選人是不是應該「無色彩，推諉及文飾，像一個老滑頭似的？」由共和黨來指名它最能幹的候選人，是否可以信託？於是實業界的青年努力活動爲威爾基競選爲聯邦的總統。

威爾基抗議了。如果有機會……但是有什麼機會呢？活動的分子並不胆怯。他們都是嫩資格者。他們徵求其他的嫩資格者加入，開始勇敢地對抗老資格者。有的發動「總統候選人威爾基」的請願運動，不久就有四百五十萬人簽名。有的發動「總統候選人威爾基俱樂部」的運動，不久自緬因（Maine）至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都有威爾基俱樂部。以前從未參加政治的男男女女——老的，小的，婦女——組織俱樂部，散發小册子，使他們的朋友信賴威爾基。在六星期內，一般的熱誠被喚起了，使共和黨大小政治領袖感到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共和黨大會上，他們不必再推選什麼候選人，只要「塡上威爾基」就得了。」

三

共和黨大會於費城（Philadelphia）舉行。這城是「大陸會議」開會並採用「獨立宣言」的地方。這是一個共和黨勢力強盛的城市，當地有溫雅的社會生活，它的政治機構——雖如美國其他城市的一樣不健全，——是寬大容忍的。

在由歐洲傳來惡劣的消息與美洲人士預感災難將到來的沈悶空氣中，許多的代表開會。此時法國人在歷史上有名的康派涅（Compiegne）車廂中，剛剛簽定屈辱的停戰條件。希特勒計劃的下一步驟

顯然對向英國他兇狠地宣佈他「新秩序」的社會制度。

共和黨大會場上的空氣——美麗的女郎出售着紀念品、徽章及一切好玩的東西——似乎與世界的厄運不配。各代表會商，操縱，陰謀，攻擊羅斯福及通過一切其他普通的動議，準備在幾個無異議的候選人中挑選任何一個。

威爾基與他的許多嫩資格者，衝進甘言巧語的老資格者中間。但是威爾基的地位穩固並發達。在一個擁擠的旅館裏一小套房間的喧譁中充滿了思想、能力及自信，頭髮散亂，腿架在椅子的扶手上，威爾基發揮他的戰略，與他的領袖會商，接見記者，整天整夜講着話，儘可能睡幾分鐘。（疲憊？當然；但是「他像一隻騾子，」威爾基的弟弟解釋說。「他只要躺一躺就好了。」）訪客都為威爾基的直爽所感動；甚至政客，受到「嫩資格者」——他們稱為威爾基的「童子軍」——的厭惡，也為威爾基簡明而有力的談吐所吸引。這想做共和黨候選人的怪人，不願避免爭論，推諉詭譎的問題，或學政客的辦法，不惜用任何手段，以取得每張可能的票。他表示友善，不願攻擊他任何一個候選的敵人。

在共和黨大會當前，除威爾基外，有兩個主要與幾個比較不出名的候選人。俄亥俄州（Ohio）議員塔夫拉特（Robert A. Taft）與紐約市市長杜威（Thomas E. Dewey），是勢均力敵的。兩人都是能幹的，正大光明的公僕，但是他們對外政策的思想含糊，並且意欲從人民攫取，而不是人民給予他們領導地位。由共和黨政客看來，兩人都是共和黨的嫡系，而從前曾為民主黨員的威爾基則否。

但是於威爾基有利的，是留在家裏的人民攻擊他們的代表。教訓、懇禱，哀求紛至沓來。各代表不能走進他們的臥室，因為門口堆滿了一袋袋的電報與信件。妻子、牧師、銀行家、飲食俱樂部，打着長途電話：「我們選威爾基」！從全國各地，報紙送到這共和黨大會的城市，標題驚人：威爾基有名的批評家所作的論文，翻來覆去地說：威爾基的失敗將是類似使法國崩潰的一種情形的象徵。費城街上，擁擠着男男女女，拿着威爾基旗子，叫喊着「我們選威爾基」！來自遠處的男女傍聽者，只能吶喊助威，吶喊着一句堅決的話：「我們選威爾基！」

威爾基！威爾基！代表問了，為什麼人民要選威爾基呢？威爾基是、或者曾是一個民主黨員。威爾基是華爾街人，一個功利主義的實業家，而人民原不信任這樣的人，正如他們不信任魔鬼一樣。這些傍聽者究竟是怎麼一回兒事？人民是怎麼一回兒事？

四

有經驗的人，都預先知道，第一次與第二次投票會是怎樣的結果。威爾基得一七一票，而杜威得三三八票，……　票。

傍聽者頓脚並喊叫。但是真正的巴戲是在各代表的心裏。他們大概是能幹與光明正大的人，但是他們中很少有遠大的眼光或政治知識的。他們慣於聽命於他們的政治領袖。大多數美國政黨會議，被各州

或各地方黨魁所組織的一個小團體所緊緊操縱。他們在一個烟霧迷漫的臥室裏決定誰將為候選人，於是叫他們的附和者聽他們的領導。但是在這一代第一次沒有這類的「黨魁」包辦。各代表各管各，而且各管各到底。這是從未有的「最糟糕的大會，」他們嘆氣了。一切都不像過去的情形！

在第二次投票後，在這些混亂的共和黨全國代表間，墨守慣例的政客，對於他們黨的慣例是一切，與賢明有眼光而不顧慣例的人，開始熱烈的鬥爭。經過兩小時的休會，後者以他們新的見解，攻擊前者腐敗的思想。輿論又給他們以聲援；並不是使各代表憤怒的傍聽者喧囂的表示，也不是多少有影響的電報的湧至，更不是新聞界的鼓吹；而是各地男男女女覺醒的壓力。那些人在他們的無線電邊傾聽國外的消息，驚懼地感到本國缺乏防備，中樞的侷促，本國賴以自衛的坦克、飛機、船艦、大炮製造的急切。這一切事情，由於明瞭當今問題的少數人的宣傳，深深地打動了各代表。

這結果在第三次投票裏是顯然的。杜威仍居首，但是退步了。威爾基以二五九票居第二。多數票應該是五〇一票。傍聽者有節奏地歌唱了，「我們選威爾基，我們選威爾基，我們選威爾基！」

主席拍桌。「傍聽者應該記得他們在這裏是大會的客人！」

傍聽席上有人回答說：「客人？滾你的蛋，我們是人民！」

在第四次投票裏，威爾基最後以三〇六票居首。其他候選人的擁場者竭力挽回頹勢，對各代表大聲說威爾基是一個民主黨員，一個「華爾街人。」但是他們無法挽回頹勢了。紐約代表團幾乎全部轉向擁護威爾基，接着是康薩斯（Kansas）代表團。在第五次投票裏，他的票數至四二九票了。

「我們選威爾基！」傍聽者歌唱着；同時電報仍紛至沓來。

鬥爭繼續下去，但是時間並不長久。在第六次投票裏，事情決定，威爾基當選了。美國人民已打敗了頑固的政客。在重要關頭，民主程序被勝利地擁護了。

一羣一羣的人衝進威爾基的總部。警察出現保護一個不再是普通公民，而是總統候選人。一組無線電工人裝置了一個播音機。威爾基疲憊地，蹣跚地走向它。「我是很快樂，很慚愧及很驕傲……現在我要休息一個星期。」

當他次日闊步走進共和黨大會堂時，他受到這一代沒有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所有的歡呼。「在四十八天，只有四十八天前，我才開始對美國人民宣傳統一主義，美洲命運主義……這主義是偉大的。我們必須勝利，如果我們共同一致作戰，我們決不會失敗的。」

五

威爾基之獲得人民的信仰，一半由於他高大的身體，率直的演說，隨便的態度表示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一半是由於

他是美國人認爲是眞正美國的尊重並信賴的遺傳與環境的產物。美國好像是一個大鎔爐，鍛鍊着許多民族與種族優良的移民，而這些移民留下了新的子孫。對於這，美國人感到驕傲並高興。他們有句話說：這一代是背上揹了行李的移民；第二代便是律師與醫生；第三代便是銀行經理、州長、國會議員。

威爾基的曾祖父與他的外曾祖父母，都來自德國，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流產後，兵士政治家索爾茲（Carl Schurz）與布蘭台斯（Louis D. Brandeis）的父母，隨着無數的人遷移到美國來。這兩個家庭都有顯著的個人主義與才能的氣質。他的父母親都是教師，後來變成與威爾基一樣的律師。他的母親是印第安納州（Indiana）的第一個女律師。

威爾基出生於印第安納州愛爾伍德（Elwood）小鎮上，那時這鎮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有幼稚的馬口鐵工業，並因附近的天然氣而有極大的希望。到了他長大得懂事的時候，這希望由於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崩潰與天然氣供應的枯竭而消失。愛爾伍德雖然失去它繁榮的夢，但是像美國別的小社會一般地度日，地方上沒有一個人是富有的，也沒有一個人是十分貧苦的，大家和睦相處，無所謂彼此。

這類的小鎮市過去是，現在仍多少是，美國發育中的男孩子與女孩子最適宜的環境。它們沒有階級的區別。銀行經理（假定有銀行的話）較郵局局長，木匠或雜貨店掌櫃大抵有更多的收入；但是一無所有的兒童進同一個學校讀書，在各人的家裏跑出跑進。愛爾伍德社會的確是一個團結性堅強的大家庭，雖然也有明爭暗鬥的事情。兒童早就知道怎樣與人相處。此外，這小鎮密接着鄉村，各家都有向鎮外擴展的院子，那與其說是市區的一部分，不如說是一塊塊的小農田。那就是說，對於這小鎮上的兒童，他們在學校生活之外，便是戶外生活，使他們自幼與家畜、土地及野外的動物接觸。威爾基小時候，在沿德克小河（Duck Creek）的草地與木場上野餐，並到起伏的、肥沃的遠鄉去玩耍。他常常勞動，驅一輛裝麵包的車子，在一個水菓店裏揀蘋果，或在一個木匠店裏作助手。

對於他，除戶外的騷亂外，又有膳桌上的辯論，兩個女孩子與四個男孩子使膳時熱鬧並使精神奮發。他的父母親仍忠於曾使他們的祖宗流亡的自由主義。威爾基閱讀着歷史與傳記，才知道讀書是一種快樂。在春天粉紅色的洋蘇木樹蔭下，文學的魔力與大自然的魔力混同一起，使一個孩子懂得了人生的魔力。

在高等學校裏，他變成激烈份子。他說，金錢是權力，有錢的人應該被監視。他本來崇拜「偉大的土地共有主義者」布里安（William J. Bryan），後來進印第安納大學時，改而崇拜與共和黨反動份子鬥爭的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更後又改而崇拜馬克斯。他的社會主義與不管什麼都反對的狂妄，經他姊姊的勸導而消失。他在學校裏比在假期裏少勞動。他在南達科塔（South Dakota）是一個洗碗

盡者與廚師的助手；在瓦明（Wyoming）是一個農場的雇工。在康薩斯與奧克拉霍麥（Oklahoma）炎熱的平原上，他打麥，在印第安納鋼鐵廠裏也工作過有一箇短的時期，他是伯托·里科島（Puerto Rico）上的一個製造化學藥品者。

離開大學後，他為賺錢計教了一年的書。在一九一六年，他進入他父母的法律事務所。一年後當美國參加歐戰時，同天他入伍。九個月後，他那時是一個戰地炮兵中尉，與印第安納盧許維爾（Rushville）的威爾克（Edith Wilk）結婚。他到法國去，變成了一個隊長。在停戰後，他利用他幼稚的律師才具為他的一隊兵士辯護，因為他們要在巴黎留夜時，忽略了軍紀。他的長官說他胡鬧，但是他的部下喜歡他。

當大戰結束時，在愛爾伍德的威爾基的朋友，想把他弄進國會，但是他另有別的想法。他任職於阿克隆（Akron）一家大橡皮公司的法律顧問部。這城東鄰印第安納，為俄亥俄州有二十萬居民的繁榮的工業城市。他辛苦工作，受理許多案件，並常常站在自由的立場參加公務。他是阿克隆律師公會的領袖，而且是俄亥俄州一個成功的律師。

六

三年後，他被選為「聯邦與南部電力公司」(Commonwealth and Southern Corporation) 總經理。這公司致力於生產與分配電力。美國中西部與東南部十幾州裏，都有它的附屬機關。這些機關受到全國的攻擊。它們曾為壓倒為人民所有，或至少為人民所控制的市有工廠而獨霸，用盡了方法，甚至不惜收買報紙，賄賂官吏。所以它們早已失去了信用，而且在經濟不景氣期間，人民已削減了他們的用電量。沒有人有錢買冰箱、洗衣機，或美國主婦喜用的其他利器。因之公用事業公司的收入便降落到危險的地步了。

威爾基以勇敢的行動對付這種情況。他首先辭去他董事部裏的銀行家（這想起了布蘭台斯曾說過的話，祇知道金融而不知道事務的董事，對於公司的福利只有壞的影響。）威爾基贊同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意見，認為惟有壓低價格提高消費，才是辦法。所以他實行那辦法。當其他管理人為節省開支而解僱店員時，他卻毅然進用五百個新人，派他們到「聯邦與南部電力公司」所服務的區域，兜售電力。

這是一種大胆的舉動，他的許多同事都反對。約翰生將軍寫文批評威爾基，謂這樣一種賭博，「化精神又化時間——有時這原理還沒有證實，這賭博者就已毀壞了他的公司，毀壞了各股東。」威爾基堅持進行。在六年內，他使這公司出售的電量增加一倍，並使家用電的出售增加四倍。同時，他把供應消費者的電力費用減低到較全國一般電費少三分之一。為了替他的股東除去危險，他好像一個兜售人頭腦似的服務，好像一個小販頭腦似的漫遊全國。他無非是要證明一個公用事業公司，並非一定是消費者的敵人。

威爾基爲他的公司最大的奮鬥，是勇敢地應付聯邦政府的競爭。在羅斯福剛任總統後，國會設立了「田納西谷管理委員會」（Tennesse Valley Authority），即普通所謂的「TVA」。它的目的，是發展田納西河（Tennesse River）的巨大電力，以低廉的電流供應中南部貧瘠的農業區域。這政府的計劃，由於免稅與資本雄厚，便威脅到「聯邦與南部電力公司」在該處的附屬機關。威爾基喜歡引用愛狄生（Thomas A. Edison）的警告，「國家的獨佔較私人的獨佔，遠爲危險，因爲政府參加事業，它可以先假裝廉價出售電力，再設法彌補它的損失。」但是他並不是「自由競爭」（Laissez faire）主義頑固的維護者。他宣稱，私有企業並無「上帝賜與的憲章」存在。如果爲人民所願意，政府並無不可以把它們排除的理由。

威爾基根據這種精神，想與「TVA」妥協，並在「互相容忍」的基礎上，尋求合作的辦法。由於不信任一切公用公司與一切私有工業的官吏的再三攻擊，威爾基最後與政府談判出售受到影響的財產。

這達到出售協議的鬬爭，引起了國會的辯論，並使威爾基第一次受到人民的注意。與政府衝突既不屈辱又不冒火；而爲了投資於他的公司的男男女女的利益，勇敢地，確信地，有時甚至幽默地鬬爭的實業界領袖，留心這類事情的讀報者是喜歡的。他們喜歡他爲他的公司與爲他自己的信念。他的直爽與在辯論中穩重的態度，他談吐的流利，他的不拘禮節，他的性情溫和，他不做作的吸引力，他像多毛的熊的樣子。像那樣的實業家是不多的。如果這人現在做了總統候選人……

七

而現在他的確是總統候選人。如果大選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就已舉行，他可能當選，因爲那時人民對他的熱中是普遍的，深刻的。但是大選到十一月才舉行，這期間，由於運動選舉者的不力，使本可使他當選的人民熱中冷淡下去了。此外，威爾基的競選演說的吸引力變爲平淡無奇。他的廣播顯然不能與被民主黨推選爲第三度總統候選人的羅斯福比較，他有力的與流利的演說，已不能「打動」無數熱心的聽衆。新聞界並沒有減低對他的宣傳。「像邱吉爾一樣的博學，像布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一樣的品德，像齊奧多爾·羅斯福一樣的有魄力，」一個撰論文的記者這樣地描摹他。但是不滿意他的聲音聽到了，不久他與爲他運動選舉的政客間發生裂痕，也聽到了。

事實上，這裂痕加深着。有些代表在共和黨大會上投威爾基的票，本是由於他們不能分析或了解的一種壓力，所以他們回到家裏，對他們的同志報告經過時，便已後悔了。威爾基終竟是一個攘奪者，一個暴發戶。他究竟爲共和黨盡了什麽義務，使他獲有黨的最高榮譽？在他的競選演說中，他同意民主黨關於經濟集中的阻止與自由企業的限制主張，他又贊成勞資集體談判，最低標準的工資與最高標準的工時，各州間公用事業公司的限制，市場與銀行業的穩定，聯邦政府年金；老年

與失業的救濟。哦，那是羅斯福「那傢伙」或是他「新政」的拍馬屁者的話！然而有什麼希望呢？八年前威爾基不是擁護羅斯福的嗎？因爲他是民主黨員，自然他說話像一個民主黨員！

尤其是，威爾基支持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攻擊羅斯福「誇張其辭與製造恐怖」是的。非難他「祕密干涉歐洲的事情」與「鼓動戰爭」，是的。但是容許，眞正地容許總統的支持英國，同意希特勒是一種威脅，與美國必須準備自衞「我們必須應付一種兇惡的，也許是可怕的事實」威爾基說，「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競爭。」哦，這人與羅斯福是同樣該死的戰爭製造者！

共和黨的政客低聲地喃喃不平，反映了一大部抱孤立派幻想的美人的情緒。抱這種幻想的人認爲美國無求於人，不必參加國際活動。的確，他們人數很多，以致使共和黨的領袖認爲他們是居多數。他們對威爾基抗議，辯駁。只要他不支持羅斯福的外交就好了！宣揚羅斯福是一個支持英國的戰爭製造者！維護和平與「美洲第一」政策！你像那樣地鼓吹戰爭！每個有兒子的母親，每個有愛人的女子，將爲它而痛苦！

威爾基不耐煩聽這類的理論，也不能容忍這些誘人入歧途的人。他以銳利的，明白的話，說明他對世界危機現實的認識抱怎樣的看法，平平淡淡地拒絕將美國分成兩個界限明顯，不共戴天的派別。反之，在一次次的演說裏他「全力支持」羅斯福，不管採取什麼行動，援助盟國並使「美國的國防足以應付危難與防禦」對於和平或戰爭他不作什麼肯定的話。「沒有人能保證維持和平。和平並不是一個國家獨自能造成的東西。」

有四個月，他宣傳在外交與國防問題上兩黨應該一致。那是爲本國與爲全世界爲自由而奮鬬的民族的義務。他的忠於自由是否是使他犧牲了總統的職位，是沒有一個人能回答的問題。但是他的內心沒有想妨礙它。他的支持羅斯福外交政策，無疑使許多黨內工作者的熱中冷淡了。他們只知共和黨是好的，民主黨是壞的，不知爲他們的總統候選人爭取賢明有眼光的人的支持。

他在大選中失敗了，但是他在失敗中，幾乎得一百萬票，較胡佛從前當選時所得的更多。

八

威爾基態度大方，接受失敗。他繼續努力勸導本黨黨員，支持羅斯福的外交政策。他在競選期間，曾攻擊羅斯福，這樣做完全出於眞誠，在失敗後，沒有理由修正他這眞誠的意見。但是在專制與自由的兩端，羅斯福是站在自由的方面的。在大選後不久紐約的一個公共宴會上，當領導一大羣人舉杯祝賀「美國總統健康並幸福」時，威爾基有趣地說他繼續支持羅斯福的自由政策。

相信他祖國的將來，有賴於英國能否擊退德軍給她的陸海空威脅，威爾基攜了美總統給英首相的一封信，飛至英國。他對上等階級與

下等階級發表着談話。他遇到不斷的空襲，訪問災區，對英人隨處表示——也附帶對他們的敵人表示——謂美國大部分人民擁護羅斯福援助英國，反對希特勒所代表的一切。

他匆匆回國，好出席參議院外交政策委員會辯護租借法案。他到特立里達島（Trinidad）時，受到一羣孤立派的參議員的警告，說他援助英國的話，將引起政治上的糾紛。他不睬他們，告訴委員會說，如果英國失敗了，美國在一個月內，就要被拖進戰爭的旋渦裏。顯然「英法是我們反對希特勒的第一道防線。」

在珍珠港事變後，威爾基一次又一次地號召國人採取攻勢，攻擊他自己黨的孤立主義，與政府的消極戰略。「國防公債」是做什麽的？「那使我想到保衛美洲就難過。」他要他的國家「考慮進擊，而不是退怯……採取攻勢，而不是封鎖。」

此外，威爾基領導要求將海軍開放給黑人，設立一個獨立的情報部，將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調出被圍攻的巴丹半島（Bataan），擔任西南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及政府要求敵人作無條件投降。

九

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威爾基乘了一架四引擎的重轟炸機，離開紐約環遊世界，主要任務是訪問盟國各領袖。他是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資格，然而也是以總統非正式特使的資格出行的。戰爭變惡了。在北非，多謀的隆美爾（Rommel）在被蒙哥馬利（Montgomery）大大地追擊後，重整旗鼓，正威脅着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a）與整個的近東。大家嚴肅地談着日德將對印度開始巨大的鉗形攻勢。

威爾基向南飛至南非那脫爾（Natal），向東飛至西非阿克拉（Accra），向東北飛至北非開羅。在艾爾·阿拉敏（El Alamein）戰場上，他與蒙哥馬利將軍談話，聽到他鼓勵的話：「埃及已得救了……現在十分有把握，我最後將擊潰隆美爾。」

在亞力山大里亞，威爾基看到英帝國主義最引人注目的外貌，一羣有經驗的與能幹的行政官吏。他們給予他的是英國作家吉卜甯（Rudyard Kipling）的話，而不是改變世界的認識。他懷疑了，在我們關於東方民族的機構裏如果沒有「新的人與新的思想，」勝利是否會帶來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多的東西呢？

在巴勒斯坦，他感到「溫文而懷疑的」各領袖，不相信西方民族有他們所求的思想。在伊拉克、伊朗及黎巴嫩，他感到一種主要由於一羣羣受了俄國共產主義思想與技術影響，並因現政府難以解決的「不滿、飢餓及憤怒」而激動的、「進步的勇敢的知識青年」所引起的騷擾。在耶路撒冷，威爾基先後接見相衝突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領袖。「告訴我們老人，」他總是這樣地說，接着問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他被各地貧苦的不衛生的狀態所驚駭。有人告訴他說，「這些地方的

人不想改進他們的現狀。」他懷疑了。

在巴格達(Bagdad)，他暇時在商品陳列所或咖啡室裏與沿街對他不斷歡呼的民衆談談。「對於中東半殖民地國家希望解放十分急切，」威爾基是「四大自由」的代表。

威爾基的飛機在裏海上空，越過烏拉爾河(Ural River)赭紅色的多鹽的泥濘的草原，進入蘇境，再溯伏爾加河(Volga River)而抵達古比雪夫(Kuibyshev)。威爾基在蘇境兩星期之間，得知了三件事情。在前線上，在工廠與農村裏，在政府機關與新聞記者裏，他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對每個聽者談話，提出各種質樸的，刺激的及興奮的問題。第一，他知道蘇聯是一個有效率的社會，一個較他原來所想像的更有力，更驕傲，更自信的日益繁榮的組織。它行得通，有永久存在的價值。這一代的蘇人推動着本身有力的蘇聯。他在他自己國家裏有些地方，尤其是西部，也看到同樣的精神。第二，他知道蘇聯是一個可依賴的盟國。它對於納粹主義的憎恨是「眞實的，深刻的及尖銳的。」這戰爭的確是一個「人民的戰爭」。第三，他知道在戰後，爲了維持和平，他的國家應該與蘇聯合作。

他與斯太林長談關於戰爭與戰後，關於斯太林格勒與前線，關於英蘇美三國的關係及其他許多事情。威爾基感到這人作爲一個獨裁者，統治着幾近兩萬萬人的「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認爲那是一個剛直的，也許是殘酷的，但是能幹的並且毫無幻想的人。

「威爾基先生，」斯太林對他說，「你知道我是喬治亞(Georgia)的農民出身。我沒有學過說漂亮的話。我所能說的就是我十分喜歡你。」

美國戰時記者斯托伊(Leland Stowe)，在威爾基訪蘇期間在莫斯科，認爲「沒有一個更辛苦與敏感的研究者」或一個對於事情的什麼、怎樣及爲什麼更富興趣的人曾來過俄羅斯。……他較我所認識的大多數記者更辛苦地工作，……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增加並砥礪他的知識，」然而永沒有失去「人類的同情心。」威爾基想整個地看看戰時與戰後情形的態度，使斯托伊的印象很深。「他不是偏狹的思想者，也不是窄狹的民族主義者。他不相信如果其餘的世界在永久的混亂中，美國人民能永遠保持繁榮」的確，他「最高的一關心，似乎是怎樣世人才可以「在世界上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從莫斯科到雅庫次克(Yakutsk)……西伯利亞……邊疆地方，踐踏着九月的雪……馴鹿是主要的原動力……但是圖書館、博物館、戲院……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受過教育，而在二十五年前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讀能寫……一個人民委員會主席談起話來「像一個加里福尼亞的地產推銷員。」這也是俄羅斯，威爾基沈思了。

俄羅斯……它的廣大幅員，它的解放力量、勇氣、活力，巨大的夢想，不屈不撓的意志！這新近覺醒的民族在戰後將做什麼呢？威爾基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明白的：這樣一種力量，一種國家，一種人民，是

不能被輕視或統治的。他不相信，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任何可能的接觸，民主主義就會沒落下去。

越過阿爾泰山脈的上空，越過這美國旅行家從未見過風景這樣美麗的河漠的上空，到了出產葡萄與哈密瓜的中國西部的新疆省。

又是山脈，沙漠及農地……蘭州……這裏像雅庫次克一樣，酷似美國的西部……人民剛直並且「高談闊論」像他在美國父親一代的人似的。「這新中國的開發，」威爾基後來寫道，「在近代史上只能和我們美國西部的開發比較……當然我們美國人能懂得這預兆。」

重慶……羣衆排列在街頭……每人手裏有一面旗，街頭巷尾放着爆竹……許多臉看着這美國的代表、朋友與同盟者，當做是即將到來的具體援助的徵兆。儘管他努力減低這歡迎的意義，威爾基不能不被它所深深感動。市長也許事先就已集中了這羣人，但是沒有人能事先就已安排了這些臉上的表情。

威爾基感到蔣委員長是「一個態度安詳，談吐溫婉的人，」外表像一個學者，倒不是像一個政治領袖……一個很會聽人談話的人，有着一種熟慮，一種鎮靜，一種尊嚴與泰然自若的態度。

他們談到中國的工業化……大規模的生產，社會的失調……大羣大羣的人口形成一個永久被雇傭的階級……不，美國還沒有找到這一切的答案，但是威爾基知道「把必要的大單位分裂成許多無效的小單位」不是辦法。有六天談了又談——談到印度，整個的亞洲……它的希望，它的目的……怎樣可以把它配合在全世界秩序裏……談到日本……珍珠港……新加坡……及那些失敗在東方各國對西方各國態度上的心理影響……談到在近東各國，蘇聯及中國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與這有使世界各國將來合作的可能。

又是在天空飛行……廣闊的戈壁沙漠……西伯利亞……白令海(Bering Sea)……阿拉斯加(Alaska)……加拿大……明尼亞波里斯(Minneapolis)……美國。七個星期，環遊全世界……受難的人類的全景在他的面前。各國領袖與人民……戰爭，生產，飢餓，抱負……及改進生活的希望。美國人在各處宣傳自由喚醒自由的夢，其本身就是自由的象徵……對於全世界的人民，一種深長的，清晰的自由的召喚……對於美國人民，一個政治家的成長……威爾基時代的到來。

他對羅斯福總統報告，並對他的同胞廣播，告訴他們他所見所聞，各國人民眼睛裏的神色，他們心裏對他們，即美國人民的感情。難道他們沒有覺察到，由於美國的傳教師、教師、醫生、技術家、築路者，及其他方面的先驅者的工作，他們所積蓄起來的善意的寶庫？「這寶庫的存在，是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政治事實。」美國人將怎樣利用它呢？「權宜之計並不會討到便宜的。」美國人將做什麽呢？參加世界的陰謀活動，還是爭取全球各地人民的信任？

他寫了一本書即天下一家(One World)，敍述他所看見的各國領袖與人民給予他的印象，並流利地辯明他的國人有與其他各國

合作的必要。一般人民爭購它。一版版應付不了需要。十萬册，一百萬册，兩百萬册；最後三百萬册。五十年中沒有像這樣的事情。歐洲、南美、全世界購求它。它有各種重要語言的譯本，甚至在納粹統治下的各國也祕密風行。

十

天下一家擴展了無數美國人的眼界，在美國政治思想史上佔據很重要的地位。孤立派却把它認爲是攻擊威爾基的目標。看到這顯著的目標，他們立刻侮辱並攻擊這曾爲他們總統候選人的人。他們不許他參加他曾使之活躍的共和黨委員會，拒絕他參加一九四三年夏討論他所引起的問題的共和黨大會。

以特別風味與不斷增加的勇氣，威爾基奮鬬着。他並不是常常機敏的。他的不恭敬使本可拉到他這方面的人變成敵人；他有時太像一隻粗暴的熊。但是他一月又一月地堅決奮鬬，要使共和黨的各領袖看到將來：現實主義及進步。他要求對目前的經濟問題較從前共和黨陳腐教義所代表的經濟問題，有更深的了解。他要求以公道對待黑人，認爲這是一個國際問題，那在大多數的美國人視爲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在政治領導上看來，自齊奧多爾·羅斯福逝世以後，在共和黨裏還沒有像這樣的事情。但是曾擊敗偉大的齊奧多爾一類的政客，也反對威爾基爲使他的黨再起當政的各種努力。

隨着一九四四年總統選舉的到來，共和黨政客對威爾基的仇視，變得幾乎歇斯底里似的。

他雖然十分知道反對的力量，威爾基宣佈他要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故意選擇反對力量最強的威斯康心州（Wisconsin），試驗有無效力。有兩個星期，他周遊於這州，力求說服選舉者注意國際合作問題。他宣稱，一個政黨必須針對今日的大問題，當世界形勢改變了，各政黨不能靜止不動。頑固，逃避，結果只有破產。他的警告被拒絕了。

他接受這次的失敗，與上次的一樣不在乎。「我生平已有三大滿意的事情，」他告訴一個謁見者說。「總統候選人、書及這次的競選。無論如何，我感到十分驕傲。」

他知道孤立派反對他的勢力太大，便退出競選，專心於毫無個人野心的主義的努力。共和黨的政客注視着他的退出，並感到十分滿意，甚至沒有邀請這四年前曾爲他們總統候選人的人（一個政論家稱他爲「共和黨的良心」）到選舉總統候選人的大會上來致辭。他沒有被徵求關於準備宣佈共和黨政策的意見。他甚至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這是空前的侮辱。

在競選運動方酣時，他自己突然地被迫退出這戰鬬。這使他的「天下一家」思想，在他死後變成偉大，也許較在他生時更偉大吧。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逝世，招來了全國以至全世界的哀悼，然而在哀悼的背後，也可以聽到那些反動人們的歡聲。

歐美各國的社會安全制度

黎國慶節譯

自美國採取社會安全法以來，經過十年期間，社會安全法案業經迅速擴展及於全世界。一九三五年春，美國國會討論該法案時，英國及歐洲方面幾乎每一國家已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社會保險之方案，對於老年、死亡、殘廢、疾病或失業之危險，予以相當保護。在歐洲地帶以外，最明顯的全國性的社會保險制度，係於一九二四年由智利創立。該項制度給予一切手作工人以有效的康健及殘廢保險——包括農業及家庭工業工人在內——與包括在保險內所有文職人員之退休基金。烏拉圭已將老年、殘廢及遺族保險擴展至工商業方面。不列顛聯合國，已有養老及遺族津貼，同時推廣各項工作或救濟方案，作爲對失業人員之緊急救濟方法。然而一般言之，除歐洲外，關於各項永久及顯著的社會保險方案，在法律上仍未受廣泛的承認。

一　歐洲方面的發展

在歐洲方面，英國於一九三五年間已有設立完備的社會保險制度，挪威於一九三六年以法律開始施行全國養老津貼，並於一九三八年採用全國失業保險法。蘇聯一九三六年所成立之憲法中，確定該國公民對於社會安全之權利，並於該時起，確實擴大該國社會安全保險範圍與經費。芬蘭於一九三七年，實施強迫老年及殘廢保險之法規，該項法規對於所有在該國國內居住者均包括在內。羅馬尼亞於一九三八年擴大社會保險之範圍，擴充醫藥受益金，并開始施行退休及遺族保險。匈牙利方面關於農業工人之養老保險自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通過該項法規，以還於一九四〇年開始施行。意大利之制度，於一九三九年間改變增加捐納金及擴大保險範圍，增添遺族保險，提高失業保險之受益金，及擴大產婦保險。西班牙於一九四二年採用強迫健康保險。

戰爭到臨之際，社會保險雖仍繼續存在，但已不再爲歐洲各國家最先顧慮之事。加以許多社會安全之轉變，已成爲社會病態情形之癥候。此種癥候，即係德國及受德國控制的國家內種族上與黨派上之各

種規定。

強烈作戰結束後，若干歐洲國家均致力於大量增強社會保險制度之發展。比利時依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之法令及其後各種實施辦法，已開始施行一般強迫社會保險，對於海員及礦工則另有特別方案。其結果，增加養老津貼及家庭津貼，使健康保險由強迫的代替以志願的。對於一切受益金則規定一單獨的捐納金，並於計劃設立強迫失業保險制度時，支付失業受益金。荷蘭於一九四四年成立失業保險基金，包括受僱於商業及工業之人員在內。

法國依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之法令，對於社會保險之改革，開始辦理。此一改革特別對於養老保險方面增加受僱者及工人之捐納金，以抵消戰時之不足。同時亦使社會保險施行於被輸送至德國受強迫勞役之人員，及在德國或法國放棄工作以逃避強迫勞役之人員。

捷克流亡政府，對於統一以前存在之各種分立的社會保險制度，已有詳盡之計劃。該項計劃，對於整個勞動界，具有廣博保護之目的。

挪威流亡政府，於一九四四年間，計劃提高大多數社會保險受益金之定率，促進較為廣泛的康健保險範圍，規定一般殘廢保險，並擴大利用失業保險方案，以抵消在重建時期短期失業之影響。

瑞士於一九四五年聯邦委員會報告完成後，繼續希望實行全國性之養老及遺族保險制度。

由以上各種發展情形，及歐洲各國代表對國際勞工會議與聯合國組織之各種討論上觀之，可證明歐洲各國政府與人民均有重新組織及擴大其社會保險制度之趨勢。

二　英國

當美國採取社會安全法時，英國已設法改進長期失業之情形，即在一個方案下，將現金公共救助與失業保險聯繫併成一個制度。一九三四年之失業救濟法，已建立基礎。一九三五年新成立的失業救助局，開始調查個人與家庭財源，以便給與認為足以夠用之津貼。

英國於戰時已提高各項保險受益金之金額，但對於社會安全最近所徵納之主要捐納金一事，已載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之貝佛理治報告書。政府之方案，包括承認貝佛理治之假定，即將對全國人民之完全就業，家庭津貼，及醫藥護理與社會保險合併施行。去年六月間施用現金家庭津貼制度，所付之津貼，不問家庭原來之收入，完全就業，曾經在政府政策陳述書中正式承認，惟尚未經立法手續。關於全國人民國家衛生服務之政府計劃，業已公佈，現正進行修正中，並與英國醫藥協會及其他團體合作，使之更為發展完備。全國保險部業經成立，而對於工業傷害保險之政府法案，亦已於去年六月開始施行。

澳洲——澳洲方面，其政府為聯邦制，各省政府保留管理失業受益金、礦工津貼、衛生事業、工人補償與兒童福利事業之權。保險原則已表現於一九三八年之廣泛的全國康健及津貼保險法內，惟此方案尚

未實施。反之，近年來所計劃者，已集中精神於社會保險受益金。全國衛生事業之第一步，爲實施一九四四年之藥物受益法。對所有在聯邦內居位者均規定予以醫藥及藥物。各藥劑師則由政府於全國福利某金項下，予以報酬。

加拿大——加拿大亦已對聯邦制的政府採用各項社會保險方案。其最初的企圖，在於一九三五年之失業保險，就業及社會保險法。該法並無憲法之基礎，由加拿大最高法院及大不列顛樞密院決定成立。其後經加拿大上下議院之請求，英國國會於是修改一九四〇年之英國北美洲法，對於失業保險予自治領政府專有管轄權。同年，加拿大國會遂採用失業保險。根據一九四二年美加兩國間所訂之執行協定，各州之失業補償機構及加拿大保險機關，依照加拿大或美國保險制度，對於具有權利但在其他國家居住之工人，彼此充當付給失業受益金之代表。戰時反常就業之結果，依照協定實際付給的總數，仍屬甚少。

及至今日，失業保險制度，乃加拿大唯一全國性的社會保險制度，完全由聯邦的補貼所支持。并對於七十歲或七十歲以上之老人，經調查收入後，予以津貼。

一九四三年一個廣泛的社會安全計劃，馬殊報告（Marsh Report）已呈送國會。馬殊報告對於家庭津貼之建議，已採納於一九四四年加拿大女子津貼法中。該法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生效，爲世界上最厚惠的家庭津貼之一種。此方案根據年齡每月付給五元至八元與所有加拿大由第一個至第四個兒童之父母或保護人，對於第五個及以後增加的兒童則減少其總數。據估計，大概有一、三〇〇、〇〇〇家庭將獲得大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總值之津貼。

紐西蘭——一九三八年社會安全法，使紐西蘭整個人口之所得獲有保障。此法將若干舊有分散的各方案結合成爲統一的體系。該方案之醫藥護理受益金——包括有關全部醫藥、醫院及檢驗室服務，全體人民均得享受。現金受益，則依照各種特別危險——老年、殘廢、鰥寡或孤獨、疾病及失業——之發生，給與個人所得。爲確定最可能的廣泛保護計，對於無資格領受其他現金受益，而事實上生活艱苦者，均給與緊急受益金。因此，該方案具有類似社會保險及公共救助之種種特點。

紐西蘭之各種社會安全受益金，最初均由各項所得稅補助之。該項所得稅包括工資及薪俸方面所課百分之五，及公司之純淨收入與個人非工資之純淨收入方面所課百分之五。再者，凡年齡超過六十歲之老人，每人須付社會安全登記費。政府方面，則由普通歲入項下撥付輔助金，以補充爲社會安全制度所用之其餘的收入。該項輔助金迄今大約已達支付總數四分之一。

南非洲——南非洲聯邦，於一九三七年已採用失業受益法，惟限於若干區域內主要的在脫蘭斯瓦爾省（Transvaal）之五種工業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之社會安全計劃，對於現金受益及醫藥治療方面，趨向各種廣泛的建議。一九四四年國會社會安全特別委員會，

呼籲立刻施行，社會安全方案規定較高的養老津貼；殘廢津貼；失業受益；並以若干類孤苦兒童之救助給予孀婦與處於相類環境者，及領受養老、失業與其他受益金之兒童。以前所建議之家庭津貼、現金疾病受益與母親津貼之計劃，可能予以延擱。非洲土人而不合其他受益資格者，得領受小額養老、殘疾及瘋癲津貼。

醫藥服務之計劃，一部分由南非醫藥協會（一九四三年）一部分由全國衛生事業政府委員會（一九四四年）加以推廣。該方案應按照地區標準，由政府方面支配，及藉徵收一切有入息者之特別衛生稅補助之，并由普通歲入予以補充。該方案規定成立一全國衛生事業處，供給全國人民醫藥、醫院與預防事業，由四〇〇〇個衛生中心擔負之。

三　拉丁美洲

自一九三五年以還，拉丁美洲各國家，比任何其他同等的國家，大約已實行更多新的社會安全法規。

阿根廷對於專門職業團體——公務員、鐵路工人、銀行行員、新聞從業員及海員——數年來已有各種退休方案。自一九四三年後，政府成立勞工保險部門後，社會保險漸見擴大及統一化。一九四四年，一切社會保險基金之管理權，集中於一新的機構，全國社會保險協會之內。該會以調和受益金及捐納金之規定為最終目的。同年對於商業雇員方面，亦實行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并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生效。一九四四年另一法律，對於依照各種退休制度受保險之工人，增加預防及醫治之醫藥護理。倘遇肺結核、心臟血管脹大與風濕癱瘓等項疾病，均予以體格檢查及繼續領支薪俸之預防休養。

玻利維亞於一九三五年設立工人保險儲蓄基金，以管理強迫儲蓄及工人補償。此種制度嗣又實施於採鑛工業方面。各種儲蓄倘遇死亡殘廢，或延長失業等項情形，均作為總款付還。除一九三八年施行之鐵路與街車工人及新聞從業員退休制度外，普通的社會保險法，亦在討論中。

巴西於一九三五年依照法律，成立全國標準之退職及遺族津貼。包括各種職業團體，如海員（一九三三年）、商業雇員（一九三四年）、銀行工人（一九三四年）及起卸工人（一九三四年）等在內。一九三六年為工業雇員，成立協會。工業工人除無老年保險外，均得享受疾病、殘廢及遺族受益之保護。一九四〇年創立營養服務，規定平價供應受保險人之膳食與糧食，并於一九四四年組織一專門委員會，以辦理社會保險之準備金。

一九四五年五月所頒布稱為巴西社會救濟法之法律，將保險伸展至全體受雇，或有收益而年齡超過十四歲以上之人民。該項制度，由巴西社會服務處負責之。雇員之捐納金，由雇主、工人及各省平均分配。新法對於受益之定義，範圍頗廣，包括保險付給與救助事業。受益中所規定者，為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現金疾病受益工人補償，醫藥與醫院

護理，幷以結婚產前與嬰兒救助之方式，給予家庭及子女援助金。良好的營養衣服及住所，亦均列入社會救助方式中。受益金之總額（包括服務與物資）與所付之捐納金及家庭大小不同有關，但其總額永遠不至少過該地區最低工資百分之七十。

智利自一九二四年起卽有強迫社會保險法，開風氣之先。該法利用國內社會保險基金藉各項方案，如牛奶消毒，平價住宅，衣服及食物等，以提高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同時亦側重社會保險之各種醫藥預防之功能。包括一切手工藝工人，而在智利國內屬於最大社會保險組織之強迫保險基金於一九三六年創立。一九三八年預防治療法，規定所有受保險工人——手工藝工人或文職人員——應有健康檢查，而對於若干失能之嚴重原因——肺結核、梅毒與心臟病——社會保險之方法應予以診斷，包括療養之醫藥治療及在療養期中付給全部工資。

智利對於受私人薪金之雇員之退休制度，於一九三七年因增加失業保險及家庭津貼而加強。一九三七年對商船海員成立特別保險基金，規定健康、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失業受益，及家庭津貼；由此基金所付之現金受益，於一九四四年數已增多。

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之社會保險方案，依照一九四一年之原來法案範圍頗廣。現正在六個主要城市內準備實施健康與產婦受益。對於採行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制度之計劃，亦在討論中。

古巴於一九三四年成立之產婦保險方案，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經修正施行。該項法律使醫藥護理與現金受益，對於除業農者外之女工，均屬有效。適用於爲私人業務服務人員之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制度已擴展至新聞從業員（一九三五年）、銀行雇員（一九三八年）、製糖工業之雇員（一九四一年）及醫生（一九四三年）方面。社會安全廣博之計劃，亦經於一九四四年由勞工部長公布之。

亦道國於一九三五年成立全國保險處，掌管適用於公務員與銀行雇員之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制度。該處成立後，又通過新方案，對受雇於工商業之人員，增加疾病、產婦、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

墨西哥於一九四三年公布一種廣泛的社會保險法。依照該項法律，於一九四四年在聯邦區域內開始在於疾病、產婦及職業傷害方面，規定給予現金及醫藥受益。孤苦無依者，在健康及產婦保險項下得領受醫藥護理。

巴拿馬於一九四一年，對於在巴拿馬各城市與在哥倫（Colón）之工商業工人及全國公務員，採用養老、殘廢、健康及產婦保險。該項法律，業經修正，於一九四三年準備更充足之資金。

巴拉圭於一九四三年制定社會保險法，該法於一九四四年初次施行時，規定工商業工人除對於職業傷害予以現金給付及醫療巡迴外，給與普通疾病及產婦之醫藥護理。

祕魯於一九三六年採用社會保險法規，對手工藝工人，包括農業

工人在內，予以健康受益。該法施行後之結果，已完成許多病院及全科醫院。該項病院及全科醫院，均依照祕魯制度於保險方案引用至各新地區，循序發展。

烏拉圭於一九一九年，對於私人業務人員開始設立養老、殘廢及遺族保險。其後範圍累有擴充，并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三年分別制定法律，將雇主家庭內之僕人，及農業工人包括在內。

委內瑞拉於一九四〇年通過健康及產婦保險方案，與原有職業意外及疾病保護合併，一九四四年將該項制度運行整個聯邦區域，現正計劃擴展至四個增加的省分。

四　國際上之發展情形

社會安全與經濟之重要性，對於全世界人民未來之和平與福利，曾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l），來馬（一九三八年）及墨西哥城（一九四五年）泛美會議（Pan-American Conferences at Lima and Mexico City）之決議案內，國際勞工局在菲列得爾菲亞會議（Philadelphia Conference）所成立之建議案，及在舊金山由聯合國組織所產生之經濟社會顧問會內，一致予以承認。

社會安全根源出於歐洲本土。最初創導社會保險之國際勞工局，於一九三六年在智利聖地牙哥（Santiago）所召集之第一次勞工會議，特別注意西方國家。該次會議，美洲各國均為該局之會員。嗣後，於一九三九年在古巴夏灣拿（Havana）復舉行第二次會議，兩屆會議，對於社會保險均予特別注意，認為此乃「對有資格享受安全之工人足以給與最有效的結果」（聖地哥亞）。

一九四〇年祕魯來馬工人醫院舉行開幕典禮，由十個國家之代表，國際勞工局代表及泛美衞生局代表，組成美洲合衆國社會安全臨時委員會。一九四二年九月在智利之聖地牙哥舉行第一次美洲合衆國社會安全會議，遂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包括半個地球領域的團體——美洲洲際社會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第二次會議。

國際勞工局因戰事影響，由日內瓦流離至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移動之結果，使該局各專家得以就近研究、解釋及促進社會安全之新見解，並在拉丁美洲，英聯合王國，及美國等地，成為輿論之中心。

第二十六屆國際勞工會議，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二日在美國費城舉行，會議所決定關於社會安全之兩主要決議案：第一，為強調一切人民應保證——藉社會保險及公共救助——有充足的收入，以免匱乏與飢饉之虞；第二，一切人民應有充分的醫藥護理。該會議所採納之各項建議中包括指導原則，各國可依此進而達到種種目的。

費城會議同時一致批准若干社會目標——予多數人工作與收入保障——以為締結聯合國和平協定時之用。并在費城憲章中，發表

社會安全各項原則，以指導國際勞工局及其所屬會員國。強調在任何地方發生貧窮，對於各處之繁榮，均足以造成危險威脅。」

五　結論

過去十年來社會安全之觀念及社會上對於社會安全之態度，使最初之社會安全設施發生顯著的與遠大的變化。社會安全藉普通各種社會保險制度之設立得以實現，惟對於被保護者之規定，尙無標準原則。在許多國家內，特別具有長遠社會安全工作歷史者現已採取若干步驟，或發展計劃，以求各種制度之統一及聯合化，以求將各種危險盡形羅列及擴大被保護之人數品類。

近代經濟生活，使依靠工資及由就業而獲得生活者，人數日益增多，故當生活由於疾病、殘廢、養老，或缺乏適當工作以至生活受阻，或中斷期間，對於收入之繼續性，勢將成爲今後社會保險制度之中心問題。在法令上及過去十年來法律上之設計，社會安全計劃業已逐漸被認爲係確保一種全國滿意的最低生活之一種大道。正如在大西洋憲章，與國際勞工會議之議決案，及聯合國世界憲章內所表示者，社會安全已成爲國內政策及國際政策中積極目標之一。

節譯自："Ten Years of 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pp. 11-32, Vol. 8, No. 8, August, 1945, Social Security Board, Washington, D. C.

奧地利對於和約的希望

上月四強外次會議在倫敦舉行，擬訂德奧和約草案。奧地利聯邦政府總統爾納（Dr. Karl Renner）發表談話，聲明奧人對和約之希望：（一）給予充分政治及經濟主權，（二）承認奧國在其鄰國內產業權利，（三）建立奧軍三萬人維持治安，鞏固邊防，（四）恢復一九三七年疆界，（五）德國賠償奪自奧國之產業，（六）准許奧國派遣代表於草訂和約時陳述意見，（七）和約對世界和平應有貢獻。

論柏拉圖之輪迴說

慧軍

一

柏拉圖（Plato, 428-348 B.C.）在他的費陀（Pheado）篇中盡量發揮了他的生與死的道理，他把生看做與死相對待的，正如大之與小，迷之與悟，睡眠之與醒覺，智慧之與愚昧一樣。原來有生即當有死，死與生如影之隨形，生之來卽由於死，而死亦因生而致。這就是說生與死是有着一種連環性的。生之則死卽繼其踵而至；死之則生亦隨其後而起。生死實為一循環之狀；而不如所謂遵循直線式進行發展，也不是一種絕沒有連續的。他說的：

「若天下事物之生也不由相反者互相循環往返而出，乃悉由直線以進，無曲無折，則芸芸萬物，終必歸於一形，趨於一態，而無所謂生息變化矣。」

他又在另一個地方用一種比喻來說明這種生死循環的道理：

「設使睡與醒不相循環往復，則睡神之故事卽成為毫無意義。以一切皆同入睡，此睡與他物之不同又將何以見耶？又設使世間之事物僅有合而無分，則亞拉茇哥拉（Anazagoras）所謂一切皆混沌者行且見矣。由是觀之，若一切有生之物皆同趨於死，而死者永保其死，不復再生，則勢必一切同歸於盡，而靡有孑遺。以生者既不自死而來，而又皆向死而去，則一切物不其終為死所吞歿乎？」

我們讀了柏氏的這兩段話，很顯然可以看出柏氏的生死觀是一種輪迴說。柏氏這種看法在表面上與布達（Buddha）的輪迴學說差不了多遠。不過，布達對生之由死，死而復生中間的連繫說得更為明白。或許說是一種業在維持着這一段時期，或者說是識在連繫着生死的圈圜，或者說是十二緣起在順序流轉，或者說死之後有一中陰身存在；不管這些對於生與死之間的橋梁搭得對不對，總之，他在設法界說生死輪迴這一個圈圜。柏氏對於死後與生前也認為有一靈魂依靠之所。他這樣在費陀篇中寫道：

「因吾確信有復生，其生也卽自死而來，且吾信死者之心靈必爲存在，而於善人之心靈尤然。」

他又作如此證明地寫道：

「人死以後其心靈存在於彼世否乎？據古代傳說，謂心靈自此世而往彼世，卽由死而復生是也，倘此說而確，生既由死而來，則心靈之存在於彼世也必矣；苟不然者則復生之說何由成耶？若能證明生由死而來，則可引爲心靈存於彼之充足證據。」

且再看他怎樣證明心靈之存在於彼世：

「研究此問題而不限於人類，乃兼及動植物幷一切有生之物則易了解，凡物有其相反者，非卽生於其相反者乎？此類相反之事物卽指善與惡，正與邪，以及其他無數之相對者，吾將指示一切相反之事物皆必同樣相生，如任何事物之所以爲大也，必因其先爲小而後始見其爲大也。反之，若其爲小，亦必因其先爲大而後始見其爲小。」

凡物皆由相反而復相生，其相反乃由於數量或性質之不同，而其相生，則乃靠二者間之一種不可毀滅的性質，所以生之與死間必有一種不可毀滅之性質存在，爲生與死間之連繫，這是柏氏用推論來說明靈魂的存在。這種推論，我們雖不能不承認柏氏之推論公式大抵正確，而畢竟還不能把我們心中的疑團完全打破，所以柏氏又用他最聰明的方法來證明靈魂的存在。

柏氏以爲吾人的學習是一種前知之喚起，此卽是說：我們所要學習的知識就是我們先天就帶來的知識，我們之所以要學習是因爲我們經過了一度生死的掙扎便把知識忘記了，然而這種忘記幷不是不能重新憶起，只要我們一接觸相似之點或與先天所知之事物相同的事物，馬上卽將其遺忘之知識喚起來了，此種先天知識之喚起，一方面由於感覺之識別，其次卽抽象概念之類同。例如當我們看到一匹馬，我們卽有此一匹馬之知識，而此一匹馬之知識幷非新知，實乃先天挾與俱來，不過見此特殊個體始頓然喚起先天挾與俱來的知識也。

我們且看看他以下說的話：

「倘吾人未生以前有此知識，而生時挾與俱來，例吾人生前所有而挾與俱來者固不僅此種等同與大小而已。尚有其他抽象概念，以吾今所論本不限於此一種，尚有抽象之善，抽象之美，抽象之公，抽象之敬以及其他凡吾人於辨論時所證爲絕對者，吾人非信其皆爲生前已知之者乎？吾人既得此知識遂一一不忘，是則生也挾此種知識俱來，復終其身而知之，蓋所謂知，卽爲取得知識與夫保留知識勿失；倘吾人於未生以前所得之知識忽遺失於誕生之頃，而日後運用官覺恢復前此之所知，則吾人所謂學識者，非卽此種恢復以前之知識乎？吾人之知一物也，無論出於目見，耳聞，抑或用其他官覺，要不難由此而喚起前所遺忘之另一物，至於此物與彼物之可相同，亦可不相同，有相聯之關係足矣。」

他又這樣直接的說道：

『若宇宙間有絕對之美與絕對之善，以及其他一切抽象者，如頃間所屢言且若此諸抽象者竟得推證其爲存在於吾人未生以前。吾人以官覺與之參比，知此諸抽象者係在生前而既有，則必亦能斷定心靈在生前既已存在，否則吾人論據將失其效矣，吾人其不可作此說乎？且吾人非可斷言若此諸抽象者於吾人未生以前早已存在，則吾人之心靈必亦於生前早已存在，反之，若此諸抽象者而不存在於生，前則心靈亦必不存在於吾人未生以前乎？』

接着他就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於是吾人之論遂結至謂心靈在生前之存在不能與抽象者之存在視爲截然二事，以在我視之，抽象者如所謂美與善以及其他固確實在，故吾意今此推論甚爲充足。』

柏氏又從另一方面來說明心靈在死後的存在，他以爲宇宙間之事物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可見的另一類是不可見的。可見的即是有形的，不可見的即是無形的，所謂可見即凡吾人官覺所能接觸的，不可見即非吾人官覺所能接觸而又實際存在的。肉體是可見的，心靈是不可見的，肉體可見而是實際存在的，而心靈雖不可見而也是實際存在的。我們怎樣知道不可見的心靈是存在的，這一問題，柏氏已在說明知識時回答了一個大概，他以爲心靈之存在，正如其他抽象概念之存在一樣。我們可以看看他這兩段話說得很明顯：

『抽象即義理，亦即吾人辨論時所認爲確有其物者，如所謂等同，所謂美善，以及其他此等義理皆常自不變：』

『然則世上有許多物，如人，如馬，如衣以及其他此稱爲美者，可稱爲等同者，此等物誠無時不變。』

他明明在這兒說有形的事物是變化的，而無形的物則是不變化的，人、馬、衣物等是官覺所接觸者，官覺是有形的，可變的，所以人、馬、衣物等是有形，可變的；雖然人、馬、衣物等個別的東西爲官覺所認識，而義理不爲官覺所得，唯心靈乃能認識，義理或抽象概念是不變的，無形的。所以心靈也是無形的，不變的。如果吾人承認心靈爲無形的，不變的，吾人卽不能不承認心靈是永恆存在的。心靈雖爲永恆存在，而心靈有時又爲肉體所支配。柏氏在此即提出智慧與愚迷二問題，他以爲智慧是心靈的解脫途徑，愚迷則是心靈的束縛，他這樣寫道：

『當心靈用肉體爲知覺之具時，即以視官、聽官或其他器官而取知覺時（所謂藉軀體即爲藉器官也，）則心靈即爲軀體強曳以入常自變化之物中，以致心靈觸境迷離，一若醉漢之但見天旋地轉矣。』

接着他又寫道：

『殆心靈自返而思焉，乃入純皎、永恆、不死、不變之境界，此境本與心靈相近，心靈居於其中得自在無礙，不爲謬妄所惑，亦永不變，而與不變者共處，心靈而處於如此之境界即名之曰智慧。』

最後柏氏很明白爲心靈與肉體加一界說：

『心靈近於神，近於不滅，近於常一，近於不散不變，而具有智；肉體則屬於凡，屬於可滅，屬於雜多，屬於易散與善變而且不具有智。』

在這裏我們可以把柏氏的生死輪迴思想與佛家的輪迴思想互相簡略地比較一下，佛學亦認爲有生卽有死，死是肉體的消滅，在死之後仍有一業或者一識存在，此業或識待其因緣成熟又要重生，如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循環不絕。佛家亦認爲肉體屬於有形的，變化的，心靈或識是無形的，不變化的，心靈或識原來具有智慧之所以不顯發者，是因爲心靈或識付於肉體，肉體接觸外界存在之各種形形色色，爲各種形形色色所蒙蔽。人之知識，佛家亦認爲是先天具有，所謂禪宗之開悟，悟從何來，我們可以說那就是悟到先天之知識。所謂夙根夙慧，似卽指先天之知識，不過佛家以爲往往有上根利智的人對於先天之知識在其生時亦不會忘記。其生時卽了然胸中，不與外界接觸自能喚起。有人說，柏氏思想是受東方佛家思想之影響，大概是從柏氏的輪迴觀與佛家輪迴觀上來理解，其實柏氏是否受佛家思想影響此是一大問題，佛家的輪迴學說其實也是原來印度的古代宗教思想，并非佛家的剏造。而且佛家的輪迴不是柏氏所說的那樣簡單，我們在這裏的對比，只不過就其與柏氏相同的說一說；其他不同之義，皆不能罄述。以佛家之四諦十二因緣，完全是說明輪迴生死之義，甚且我們可以說，佛學之大旨，

大抵卽說明輪迴生死之義。我們知道佛家之人生觀卽建立於其人死觀上，人何以有生，卽因爲人有死，人何以有死，卽因爲人有生，然而生也何由而起，死也何致而然，此諸問題之解決，是爲佛家學說之根本要務。

柏氏爲了解決我們對心靈之是否永恆存在這一疑難，他又主張心靈是主宰身體的。我們姑試思之，若人死果尙有一心靈永恆存在，其如何爲吾人知之，此一問題柏氏雖以爲無形之心靈必永久存在。因其無形，故無變化，以其無變化，故永久存在。又以爲知識之獲得實乃先天知識之喚起，因知識起於先天，故先天必有一物存在，此物亦不隨有形之物而變化，此不變而永存之物卽是心靈。此諸理論依其推論而言，我們不能不承認其說有眞理在，然而我們試深審之，此畢竟爲理論而尙缺乏事實之證明。且吾人尙可舉一譬喻以說明柏氏前所主張之理論并不十分眞確，我們知道琴之聲，是琴之撥動而聲始發，且琴一停止，聲卽須臾渺然，此卽說明聲是無形，聲離有形而便不存在。由此我們就可推到，心靈是無形，心靈雖有形而亦必不存在，對此問題若不加以有力之證明，則柏氏以前諸旨卽全爲之推翻。所以柏氏在這裏費盡工夫來說明這一問題。

我們且看他怎樣答覆：

『試再問，構成一人之各部分舍心靈外，尤在聰明之心靈，尙有能主宰者乎？且心靈與身體之所欲其依乎抑違乎？以例言之，當身體熱而渴時，心靈非阻其飲乎？當其飢時，心靈非阻其食乎？心靈

反抗身體之事，何止千百，此特一二例耳。吾儕豈非既已承認心靈而爲一和諧必於其構成之部分止能隨從而不能統率，正猶不能發一音而違乎琴絃各部之張弛振動也乎？今則吾儕豈不見心靈之所爲立與此相反耶？於所由以構成之各部分實爲心靈統率之，且於一生中幾無事不反抗之，強迫之，甚者如練體操與服苦藥，則施以苦楚，有時復稍寬和。總之，其於情慾畏懼加以斥抑與脅迫一若非其自己然者，正如荷馬（Homer）之於奧德賽（Odyssey）中述奧德修斯（Odysseus）之言：彼撫其胸而自責其心曰吾心乎，其忍之，汝已忍至於此者。誠思荷馬寫此句時，其亦出於以爲心靈爲一和諧，正能爲身體所統率乎？抑寧出於以爲心靈能統率身體與主宰身體者，較和諧更爲神靈者乎？』

他又說道：

『美物之所以致美是分沾絕對美也，大物之所以爲大，亦爲分沾絕對之大，小物之所以爲小亦爲分沾絕對小之義理，凡物之成於二者即分沾乎此概念之二，物之成於一亦由於分沾此義理之一；不可謂爲加與分及其他細故。』

他又說道：

『不僅抽象概念常有權以保其名於永久，抑且往往具體事物具此概念之形式者亦常襲取其名，如奇數非通常即名曰奇乎？此種雖非同於奇而仍於本名外以奇名之（以其性質不能與奇相離故也）者，僅此一物乎抑尚有他物乎？例如數目之三，尚有他種例甚多，即以三而言，豈非常稱以本名而又呼之曰奇，而奇與三固非盡同也乎？不僅三爲然，即五亦然，且每一相間數莫不皆然，凡此皆名之曰奇，而固未可與奇之概念視爲同一也。反之，如二如四，以及其每一相間數皆爲偶，亦未可即謂爲偶之概念也。』

隨着他就這樣結論道：

『致肉體於生者，爲心靈也，無論何物爲心靈挾有者，即爲其賦以生矣，故生之相對者死也，由此即知與死不相容之義即不死，正如正與樂之不相容義爲不正與非樂然，是故心靈永久存在』。

柏氏此說法，我們若一回憶以前其所提出之個體與普遍之觀念，似無甚差別，然而柏氏在此處特別說明普遍概念與特殊事物之關係，且說明普遍概念之性質實互不相容，如奇之不容於偶，而偶亦不容於奇，奇之爲奇，以其數奇也，偶之爲偶，以其爲偶也。謂偶數忽因奇數之侵入而變爲奇數，此偶數之概念仍然爲偶數，當奇數侵入時唯其偶數之依據變奇，而非偶數之概念亦變爲奇也。所謂特殊之事全爲普遍概念之一部分義理，故特殊事物與普遍概念之關係僅在於特殊事物之佔有普遍概念之義理而已。所以特殊事物無論如何改變，普遍概念則仍然如是。肉體與心靈正如普遍概念之與特殊事物，肉體之毀滅並不即心靈之毀滅；特殊事物爲普遍概念之分沾，肉體亦爲心靈之分沾，普遍概念存在於個別事物之先，心靈故亦存在於肉體之先，柏氏此說亦與

佛家相近，佛家以爲心或識之不死而永恆存在者，是因爲法性是常住不變的，惟以肉體爲心識所變，此則與柏氏之說稍異其趣。

二

柏氏以爲死是心靈與肉體分離，心靈離開肉體，心靈卽得到解放，此卽是說死卽是心靈脫離肉體而獨存，肉體亦脫離心靈而獨存。心靈離肉體旣爲得到解放，所以我們不能不視死如歸。死不特完全與我們無害，且與我們有益。我們在前面曾敍述過柏氏以爲肉體爲心靈之拘束，心靈付於肉體卽迷妄重重，不能超脫物質界而與精神界合而爲一。原來眞正哲人卽在於求得心靈處於至善，至善之域非肉體所能至者，故要求達至善之域，不能不拋棄肉體，使肉體與心靈異處，質言之，我們要求解脫苦痛而得到眞正之快樂境界，不能不拋棄肉體。所謂拋棄肉體并不必須自戕，唯順之以時卽可也，所以大智者不眷於肉體，亦不企求物質快樂之享受，因爲物質的快樂是與苦痛對稱的快樂之生，苦痛亦隨之而生，所以物質之快樂不特爲時短暫且能引生大苦。而欲求得絕對之快樂，必須我們盡力追求眞理或追求知識，此知識之獲得，卽智慧之產生，智慧之產生，卽心靈之解放，亦卽至善境界之到達。我們且看柏氏對這些問題怎樣分析：

「所謂死卽爲心靈與肉體之分離，亦卽爲心靈脫離肉體而獨存，肉體亦脫離心靈而獨存，是故哲人不應顧念飲食之樂，亦不應顧念男女之樂，應於生活必需品求得之外，其所有一切衣服飲食之盈餘皆當賤視之，勿斤斤追求，應於心靈方面注重，不應於肉體方面注重。哲人之所以異於衆人者，哲人就在力求心靈與肉體脫離，衆人則反是，以衆人不明肉體之樂者雖生猶死也。」

又說：

「是故吾人於獲取知識時，肉體實爲一大障礙，吾意蓋謂人之視聽，就中果有眞乎？抑如詩人所常稱，於視聽中皆未能有確知乎？使視聽而尚爲不確切，則其他官目較耳目尤爲勞者，又將如何？」

接着他就引入心靈之達到眞的問題上來了：

「然則心靈其何時始能達其眞乎？以心靈與肉體相伴而觀物，乃常爲肉體所蒙蔽也。然則果有眞乎？非惟於思索得之乎？思索最佳時非卽心神自凝，絕不能爲視聽苦樂所擾之時，其時可謂心神與肉體斷其關係，或絕少關係，而惟眞是求。是則哲人乃賤視肉體而常欲其心神得超於肉體而求有以自在也。」

絕對之眞絕對之善絕對之美以及其他絕對之「大」「健」「強」等，柏氏都以爲惟於冥思默察始能近之，而絕非五官之所能認知也。所以他以爲得知識最純全者，乃人各專用心智，不使視聽及其他官覺雜於其間，而惟以心智之眞光燭照事物之所以然。至此彼卽作一結論曰：

「吾人一日生存於肉體之中，一日心靈爲肉體之惡所染，則

吾人之希望即永不能得——求眞之希望——，蓋肉體時需飮食，使吾人煩擾不休，若有疾病，更阻吾人研求眞知。且肉體賦吾人以慾也，情也，恐懼也，幻想也，種種癡念，誠如人言，在在不能使吾人靜思：試問戰爭與黨派非起於肉慾乎？蓋戰爭起於貪財，而求財則又爲放縱肉體故也。人之一生既爲此等事所纏，尚有何暇以從事於研求哲理乎？使吾人有暇，欲從事於哲理之研究，而身體必常擾亂吾人之運思，淆混吾人之潛究。足見身體爲阻礙吾人之得眞知，是以吾人於任何事物，欲見其眞者，必越絕身體而獨任心靈，始得直窺眞際，由是觀之，吾人而所愛好之知識，其得之也不在生時，而反在死後。以依此說，心靈與身體相合時，既不能得純正知識，其結果殆不外乎兩途：苟不欲得知識則已矣，否則惟於死後；誠以不死則心靈斷不能離身體而獨立。其於在生時，吾亦以爲若能絕少顧念於肉體，始能於知識有所趨近，且勿沉淪物慾，而常自保純皎，以迨神命解脫之時，既能脫免於肉體之愚妄，則吾人自即純皎，且必能與純皎者同處，遂於凡純皎者無所不知，如此即可謂有得於眞際矣。」

我們讀了柏氏這幾段話，我們知道柏氏以爲死是不可畏懼的，因爲死就是心靈的解放；要知亦需脫離肉體，因爲肉體爲吾人求得眞知之障礙，所以哲學家不但不畏懼死，而且還希望如何早點拋棄肉體，俾早得眞正之知識，與眞正之快樂相合。我們再看他以下的一段話：

『眞之哲人既以死態爲常課，則死之於彼，必不若常人之視爲可懼也。試更思之，此輩哲人生時無不與生爲仇，冀心靈得獨立自由，乃一朝如願而償，如竟不欣然以赴其終身景仰之所（於此獲取眞知幷脫仇困）而轉引以爲憂慼，寧非矛盾乎？世人尙有以妻子之愛而願追隨於地下者，顧謂眞愛智之人既知惟於彼間始有眞獲，寧復臨死而悲，不欣然以赴之乎？且苟臨死而悲者，足證其非愛智者，是故勇敢爲哲人獨具之品德，且有克制者，其義即爲遏制情慾而克勝之，此衆人所公認也。然此亦非惟耽於哲理而賤視肉體者之特長乎？』

柏氏此說與佛家大不相同。佛家以爲求得眞知，幷不必要拋棄肉體，且須借肉體爲我們獲得眞知之因緣，不過佛家亦主張禁止吾人之物質慾望，以此等慾望是煩擾吾人之心者，如物質慾多，其心即無有寧靜時，心無有靜時，自然知識即不能獲得，以其獲得知識之方法乃禪定也。禪定即靜，要吾人心地清淨，智慧乃生，所以要求智慧之獲得，必須禁慾，慾盡然後智慧即隨淸淨之後而生。

三

柏氏亦有地獄天堂之說，他以爲上升天堂者唯有善人乃可，入於地獄者皆生前放縱沉迷之人。所謂天堂，彼謂爲神所居之處，凡沉迷放縱之人，死後不能與神同居處，因神不願與此等人共住。當沉迷之人死

後若至神所居處，諸神見之即遠避他處，不屑與居，於是其沉迷之人之心靈即歸於地獄。當生前修潔自振者，其死後即一定至諸神居處，諸神皆歡迎之，並與之研究眞正之知識。我們且看柏氏以下的一段議論：

「吾意彼通神者之寓言，不爲無見，其謂生前沉迷放縱者，死後墮入泥坑，生前修潔自振者，死後與神同居，殆有深義。且有隱語曰：持杖者固多，通神者則少，吾意所謂通神者即眞之哲人也。吾嘗窮吾一生盡力以求躋於哲人之列。至於吾所努力者，其途徑是否正當，其結果是否成功，則吾一入彼世，定可知之，此吾敢自信也。」

從這一段話當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柏氏對於正當與乎邪行，尙無一定的看法，然而佛家於此一問題，卻提出四個原則，即與自己無益與他人有益之事，作之即爲善，與自己有益與他人亦有益之事，作之亦即爲善；相反，與他人無益與自己有益之事，作爲惡，與他人與自己都無益而有損者，作之亦爲惡。從此四原則上看，似已盡意。若苛求之，亦不免有不盡然處，我們再引柏氏一段話在下面：

「另一世界之情形大率如此，當死者隨司命神引導而抵於一處也，首先受審，訊其生時正直與敬奉與否。其生前無善無惡者，則遣赴悲河，自覓渡輪，以往悲湖，而僦居焉。用以自滌其濁行，凡生前有惡加於人者，至此受其罰，其善施於人者亦獲其報，各依其功過焉。至於因罪惡重大而爲不可救藥者，如屢犯凟神殺人之罪，則遝投於陰獄中爲相當之報應，而永不能復出。其犯罪雖大而情有可原者，如激於一時情感而對父母有所忤逆，其後乃終身懺悔者，又如逞一時之怒而殺人，後復悔之，凡此亦投於陰獄中，限以受苦一年，滿後則隨波而湧出。惟殺人者取道悲河，弒父母則取道於火河，以流赴悲湖，既將抵焉，則大聲哀呼以乞憐於其生前所開罪之人，俾得原宥，而許其入湖。倘蒙允諾，則從此出焉，脫離苦痛；苟不能，則復入陰獄，又飄流於河，以迄得有被害者之惠宥始止，此則其審判者所定之讞也。至於生時以品行高潔著名者，則脫離此種塵世束縛，猶如解獄，而上升至淸潔之所以居焉。其中有生時以哲人自勉者，則更可從此拋脫肉體，赴居妙域，殆非言語所能形容。有識之人固不盡謂吾所狀之心靈情形與其居處爲眞確，即吾亦不敢謂絕確，惟關於心靈及所居處則類此之說要不失爲正當，以心靈既證其爲不死，則人正不妨作此想，以如此初非不當，亦非無價値，此想足以增上，人當以此種描述時時自告，用爲自勵。此即吾所以不憚演此寓言之故也。是以吾謂人應善獲其心靈，於生時先屏絕肉體之娛樂與享受，以爲此種物慾之於己有害而無益，而專心於求智，使其心靈除其固有之克制、公正、勇敢、自由、眞誠以外別無裝飾，欣然以待命運所召而赴彼世。」

我們從費陀篇中來看柏氏之思想，略可得其思想之一面，其於生之主張，惟盡力於克制、公正、勇敢、自由、眞誠，其於死之主張謂命運之所使，不能不隨之，蓋死後之命運決定於生前之行爲。

禹與夏有無關係的審查意見書

岑仲勉

一　導言

本篇取名審查意見書，不過文章題目之游戲，筆者手無斧柯，又並非欲大過其委員會的癮，此點應先向讀者鄭重聲明。

民二十一、二間，僻居鄉邨，對古史絕無所見，故時賢論古之作，甚少寓目。唯聞人言，顧頡剛氏依說文謂禹爲蟲，心頗非之；尤其是日氛漸熾，而晚近辨僞再起，實發動於東人意存侵略，我國歷史縮短二千年，斯彼以四千年歷史自豪者益可雄長東亞，卽吾人確有所見，不如其暫已也。自是而後，經驗略富，漸覺我國許多問題，非先理淸民族源流後，無法解決，欲理民族源流，更非致力上古史不可。本此鄙見，別取新途，知二千年之縮短非爲盡謬，顧氏自取消其禹蟲之說，未免多此一舉，特均須附加補充耳。諱疾忌醫，識者不爲，我國內地確無四千年歷史，而仍欲保留以自驕，其勢必至誤族誤國，利害相衡，寧取其輕，坦然無私以爲世界倡，或終有招致和平大同之一日歟！

自此以前，美國人對於我國社會、歷史或政治，均比歐洲各強國爲隔膜，故彼所是者未必是，彼所非者未必非，吾人處今日，祇須問我國有歷史之確據，究爲若干年，彼之歷史長短，彼之評論如何，應完全撇開，庶不至挾持我見。

二　論辨僞幷及井田

本文剛欲成篇，承友人示以李季氏古史辨的解毒劑，（註一）文內如「認僞書中有眞材料而眞書中也有僞材料」等處，頗能道著辨僞之流弊。原來所謂「僞書，」界線已難確立，例如山海經或云禹作，我如證爲非禹所作，則山經自是「僞書；」然禹、益所作，乃後世一家之言，篇首並無此題識，我不信爲禹、益手筆，則山經又不是僞書。職是之故，可入於僞書之列者（如今本愼子能確證爲明愼懋賞所編撰），數固極少。

李氏謂辨僞言論二十年來毫無成績，似未免言之過火。茲守「凡一切無謂的攻擊或漫罵均須避免」之約，（見求眞雜誌創辦宗旨）

祇就純學術的方面略致其商榷。

(1)材料之選擇　僞書或非僞書，既難嚴立界限，次所當注重者爲寫書時代之問題。此類工作，可藉文體以行辨察，何定生氏等嘗屢試之；蓋時愈向上，對於上古之情形，平均（非必然）較眞，自是合理之論。甲文從地底掘出（除極少數出土後僞雕外），價值尤鉅，但講到利用甲文材料，應注意處乃在技術問題；例如李引董氏說「王固曰俞」以證大禹、皐陶、益、稷、謨等傳來之古，但檢甲骨文編八卅未收入「俞」字，是甲文有無「俞」字，尚成問題。換言之，甲文現在所謂已認識之字，許多仍是靠不住，如隨便取以相質，則二五一十，仍未達於求眞之的。

次說到井田問題：按周禮一書，余認爲夾雜若干實制而參以理想的著作。（註二）李引郭沫若氏（甲骨文字研究）釋番生段「王令耤司公族，」謂「其字从北从井，北井者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也，」然𡨥嗣連文，金文屢見，應是動詞（別有字說），絕不見得與井田有關，所以同人後來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已不復寫作「耤嗣」而寫作耤嗣，最近雖承認井田，亦不復引此爲證。況井仁安鐘之「井」，說者均釋作「邢」，則𡨥字內所藏之「井」，未必定是井田之「井」。李氏又引散氏盤而系以說曰「這是指田界講的，竟兩次提到井邑，井邑是什麼，這不是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嗎？何況第一句的井邑下面緊接着一個田字，還能說這不是指田講嗎？」按散氏盤文，于省吾氏吉金文選上三釋作「眉邢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以東一封，」認是「邢」字（與井仁安鐘之「井」同）。眞義究爲「邢」爲「井」，尚待討論。縱舍此不計，然古多以邑爲氏，穆天子傳有大夫井利，「井邑田」猶今云井邑之田（前期金文罕用之字作領格）。「井邑之田」（邑有專名，如𨙸比盨「競、楙在三邑，州、瀘二邑」）與「井田」意義迥異，豈能比傅。抑克鼎有云：

「錫女田于埜，錫女田于渒，錫女井家𠦪田于𩥅，以氒臣妾，錫女田于康，錫女田于匽，錫女田于陴原，錫女田于寒山，錫女史小臣、霝龠、鼓鐘，錫女井𢓊𠦪人𡨥，錫女井人奔于量。」（註三）

如果井邑田可釋作井田，克鼎之井字，寧不可釋作井田，但何以井字或用或不用而用者祇少數？

郭氏近主張古有井田，更乘便討論一下；其言云：「孟子所說的那八家共井的所謂井田制，雖然無法證實，而規整劃分的公田制，卻是應該存在過的。周代金文裏面的錫土田，或以土田爲貿易賠償的紀錄，其實就是證明了。……（中略，內引卯段一田、𥃝鼎七田、不𡨥段十田、格伯段卅田、敔段五十田等）……如上五例，均西周中葉時器，而均以一田爲單位，可知田有一定的大小，這便可以認爲井田制的例證。田有一定的大小，固不必一定是方田。……但在古代農業生產還未十分發達的時候，選擇平衍肥沃的土地作方格的等分，是可能的事。」（註四）一則曰「無法證實，」再則曰「不必一定是方田，」三則曰「是可能的事，」立論何等圓滑。但國史所傳及後人信奉之井田，是孟子「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家皆私百畝」的井田，郭氏之說，充其量祇能證明「郭氏意想修正的井田制，」絕未嘗證明——反之仍在致疑——孟子的井田制，一也。

郭氏引召卣：「賞畢土方五十里，」釋爲五十里見方，似矣。但方田僅能施於平衍地方，山麓水涯，率爲畸形，如欲求大小一定，則須涉想於當日技術的問題，九章算術，從各方面觀察，未易肯定爲初周遺著，二也。

後世計事物之數，在數與事物之間，恆用一名詞隔離之，如一件或一宗事，一畝、一段或一丘田（粤俗呼一段爲一丘，但大小無定）是也。金文之「一田」「五田」等中間定插入名詞，是上古語法，由是推想，「一田」「五田」等或許是「一段田」「五段田」之省略，「五」「五十」等未必含等量之意義。（註五）抑叔弓鎛「其縣三百，」綸鎛：「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依郭氏舉例，吾人是否可確斷邑有一定的大小？三也。

寮蔖鼎：「王命寮蔖省北田四品，」于省吾氏云：「省猶言視察也，品爲類別，」田之類別如何？是否有大小？此亦爲吾人所應顧及者。總之，「七田」「十田」等，吾人可想其大小相差不至甚鉅，但不能謂其大小一定。召卣言「土方五十里」而不言井，更見舊傳的井田制無法證實。「郭氏意想的井田制，」不特不能對「正統井田制」加以支持，且再施以一重打擊。申言之，吾人所疑，並非疑周無分田或公田制（逐層分土，係突厥族古俗），而疑周無齊齊整整之孟子井田制，故證明周有分田或公田，仍未能解決此問題之焦點，不能含混言之曰「有」。

（2）辨證之缺憾　我國上古之帝王，是人而神化，抑神而人化，此種辯論，有許多即到天荒地老，仍是毫無結果。但我相信其中若干，總可求出證據，說是神而人化（容別文專論）。

小松茂等化驗商銅器中有人工滲入的鐵和砒素，李氏據此，謂商爲鐵器時代。但從有銘文者研究，可確斷屬商代的僅及十器，而且殷墟是漸廢之遺址，則埋在土中之器，許有遞入周代的。所謂人工滲入，亦許是自然滲透。化驗之精，是近數十年間事，鑄固開天闢地時已經存在，而發見則遲至十九紀末年，假如吾人獲一古器，化分出極微之鑄，吾人能否信古代爲鑄器時代。左僖十八，「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見得春秋前半期，青銅尚是鑄兵之重要原料。（註六）蓋人類生存，雖說遠在三四十萬年，而眞正歷史時代不過四五千年，或且至今尚未進入歷史時代，其進步之緩及極不平均，可以想見，然爲何西元四五千年前，任何國總無歷史，吾人亦正欲反問。如舉「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爲說，固可彌此缺憾，但彼時未有文字，是否如魯濱孫飄流，刻畫記數？而且千以上的數目，荒古人尚未把握得到，試問如何綜計？

文化的比較，應量與質兼顧。甲文無金或从金之字，（註七）正見青銅鑄術係從西方輸入。復次，心部之字，代表哲學思想，甲文無心字，更無从心之字。傳達意志，端賴語言，甲文祇有「言」字，但無从言之字。普通

用字如「山」（有𡴀字一見，或釋爲喦，殊可疑。）又如重祭之「郊」均未之見。故認商代文化爲高度發展，應有再行考慮之餘地。蓋商、周間之青銅冶鑄，是乍然從西方輸入，唯然而（一）甲文無金字，（二）可確認爲商器者與出土之總量比較，其數極微，（三）我國發見之青銅器，有精鑄，無粗鑄，種種矛盾之點，始能解釋。

古伊、印文之 dyav 天也，相當於希臘之 Zeus，拉丁之 Jupiter，條頓之 Tius，已經學者證明，然其文固發音各異。今設有兩個不同種族，徙入我國，各挾其所奉之神或神化人以行，傳之既久，斯我國便可留下兩個名異而質同之神帝。然異名同質，唯近世比較語言學發達，乃得溝通，古人囿於環境，未易做到。及編年史作，學者必欲序次其先後，於是異名同質之兩神帝，遂變爲時代不同的人物，我國或外國古史中均確有此等現象；亦即古史層累造成之一事，唯顧頡剛氏等說明及示例，不無予人以隙，又當別論。

余因要確立禹與夏無關之斷論，以樹立近眞的古史之基礎，對於問題有關之辨證，遂不能不效豐干饒舌。顧氏雖早承無力建設，究屬無以自解；辨僞所用方法，分當改弦更張，李文要不失爲諍友也。

三 禹與夏確無關係

民二十八旅昆明，成「禹與洪水」，爲余對古史研究之處女作，其後略有修正，且有更擴大之必要，全稿遂不復發表，本節即其中一節，今之所見，無以異於七年前也。

禹與夏無關，古史辨一言之綦詳，張蔭麟氏拈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爲主腦力斷其非，說甚雄辯，（註八）拙雅弗願爲左右祖之論，然前提未立，後說無根，如矢在弦，用參管見。

余嘗謂歷史研究，充其量祇可構定大綱數條，並無一成的方法。往日讀經濟家推論變化結果之文，每插「處同樣情狀下」(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一句，其表若甚嚴切，其實則類虛文，良以同樣情狀之事，千百中無一，猶諸求風力、水力之合率，兩者盈朒之間，數可至於無窮，歷史研究，即社會情狀之研究，變化又遠視實物爲繁縟也。抑余此言非無法之謂，夫固謂法無窮盡，即等於無法，法律不可以多例，例太多則無律，等量觀矣。即如色諾波氏默證應用，曾附但書兩條，色氏所舉，果足以盡社會變化之狀而概無遺漏歟？果無斟酌變通之餘地歟？余滋疑之。

張氏論信南山、文王有聲、韓奕三篇「維禹」曰：

「夫詩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時同地之文，而各篇作者之屬詞，造語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謂作者之語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 今於三百篇中取數首相同之語調以例其他，則必須假定各個作者之語調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

余固不敢假定各作者之語言必如一，然此三個「維禹，」竟何以不約而如一也？昔之詩即各地歌謠，固無一定字數，一定句法，後世之詩莫盛於唐，唐詩聲律猶至開元十五年而始備（見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古之歌謠，能盡以聲調（euphony）音節（metre）繩之乎？張氏又云：

「詩、書中九篇說禹，六篇說夏，其中有十三篇無說明禹與夏之關係之可能，……其餘亦無說明禹與夏之關係之必要。」

夫曰無必要，非不可能也，何以作者之語言不約而如一也？今就稍後之屈原楚辭觀之，曾言夏桀，未言夏禹，又屢言堯、舜，而

湯、禹儼而知敬兮。（離騷）

湯、禹嚴而求合兮。（同上）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抽思）

將通常堯、舜、禹、湯、文、武之順序，倒爲湯、禹，此處殊不能以聲調、音節解倒顚之故，頗耐尋味。復如山海經之一部分，斷述自戰國以前，今說夏后或夏者有：

「夏后啟於此儛九代。」（海外西經）

「三身國在夏后啟北。」（同上）

「夏后啟之神曰孟涂。」（海內南經）

「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大荒西經）

「名曰夏后開。」（同上）

說禹者有：

「禹父之所化。」（中山經）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三。」（同上）

「禹殺相柳，……禹厥之。」（海外北經）

「禹所積石之山」（同上）

「一曰禹令豎亥。」（海外東經）

「入禹所導積石山。」（海內西經）

「禹攻雲雨。」（大荒南經）

「有禹攻共工國山。」（大荒西經）

「名曰禹所積石。」（大荒北經）

「禹生均國。」（同上）

「禹湮洪水，……禹湮之。」（同上）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海內經）

「鯀復生禹。」（同上）

兩兩比觀，如此纍纍者，皆能以「不可能」或「無必要」爲解乎？張氏之言曰：

「試問詩、書（除堯典、皐陶謨）是否當時歷史觀念之總記錄，是否當時記載唐、虞事蹟之有系統的歷史。」

是矣。然禹既夏帝，在前期記載中應有稱夏禹或夏后禹之可能，以統計學決疑率（probability）衡之，豈其稱者均在遺佚之中，不稱者皆幸而傳於今世耶？余滋疑之。張氏又引色諾波氏之說曰：

「欲使此（默證）推論不悖於理，必須所有事實，均經見聞，均經記錄，而所有記錄，均經保全未失而後可。雖然，古事泰半失載，載矣而多湮滅，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默證不能有效，必根於其所涵之條件

悉具時，始可適用之。」

由前之說（均經記錄及記錄完全未失）不特在古史，即在今史，亦絕對無適用默證之餘地。由後之說，則色氏所條舉未必涵括無遺，吾人固得而斟酌應用。張氏蓋爲德儒似是而非之「科學方法」所誤矣。

當余未讀古史辨時，對於禹之有無一問，亦曾抱類乎張氏之意見，——即有反證無直證——顧氏不能明確證出禹之來源以明「夏禹」之非，類乎無直證者也。張氏不能舉出前期及可信詩、書中之「夏禹」，以明其是，爲憾等也。未之見而斷其非，謂之默證，則未之見而斷其是，當名「彊證」。根乎前文所說，余是以仍主張禹與夏無關。

古史上初期所見之禹，古史辨一計採九條：

(1)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信南山）

(2)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文王有聲）

(3)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同前韓奕）

(4)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魯頌閟宮）

(5)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詩商頌長發）

(6)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同前殷武）

(7)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于洪範九疇。（書洪範）

(8)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書立政）

(9)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書呂刑）

九條中殷武，古史辨一謂作於春秋，則九條皆周時人所述。又金文可考者，如：

(10)鼏宅禹賚。（秦公𣪘）

(11)𡨄𡨄成唐，……處禹之堵。（齊侯鎛鐘）

亦不出周物，而甲骨文尚未確聞。（註九）商人尚鬼而好祭，縱使失國之夏桀，不入祀典，何以蕩平洪水功績赫赫之禹，亦未之見？事必有因，如果主張禹爲夏帝，分應提出確切可信之解釋。抑詩言夏代者二，尚書乃四十餘，何以「作者之語言」均偏偏單說夏桀，偏偏無「夏禹」之結合，其故何也？（註一〇）

抑今人盛譚地質、人類、語言及物理、化學，然茲數種科學之理論，有時且軼乎默證之上而近於玄虛者。地質以萬年爲單位，布算之根據略異，即結果逈然不同。「北京人」之出現，或說距今百萬年，或說五十萬年，其差如是之距。印度語言近於歐洲，而又與伊蘭相通，說者因謂印度人初與歐人西徙，後復東還，近伊蘭人而住，以爲非如是不足以解釋現象也。然實際是如此否？誰作保證？此等玄妙，猶可諉諸難以實測，若物理資以解釋之「以太」，則虛渺多於實際。原質不變，爲清末吾人入校時教師所授定律之一，曾未數載，又說原質可變，眼見信奉已久之定律，亦被打破。夫日日可以實驗者，變化不測尚如此，則無法實驗者可想。顧今之人引科學家言曰「若干萬年」，一似絲毫不可增減，獨於雖屬默證但前期信史中確無反證之「禹」「夏」關係，必曰斷不可信，無乃成見在胸，所謂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者乎？

四　餘論

楊寬氏言：「殷商與夏代密接，殷墟卜辭歷年發得數萬片，又絕未見夏代之蹤跡；」李氏駁之云：「他這裏又是以卜辭不言夏代，卽不知夏代，因而證明沒有夏代，這種幼稚而荒謬的公式，如果可以到處應用的話，我們更可以說鑿井而飲，爲古代人的普遍現象，殷墟卜辭歷年發得數萬片，絕未見井字之蹤跡，可證商代是沒有吸水井的，可以這樣說嗎？」此種論辯，似太偏於主觀，毫未顧及客觀方面。第一點，就是「鑿井而飲，」的擊壤歌一個典故，出現極晚。第二點，就是堯爲神格（問題牽涉太廣，此處不能討論），商代非由堯一派傳下。第三點，李芳圃文字篇五收「井」字三文，葉玉森曾釋爲井水之井，甲骨文編五所收更多，但有「𡥉乳爲丼，」「𡥉乳爲邢」等附注。今且勿論其是否井水之「井」，但我國內地無井之地方尚不少。蓋鑿井與環境及工藝技術密切相關，近溪河者率吸食溪河水，現下猶到處皆是，近山者或不近山者又可挖塘貯山水、雨水，上古未有井以前，此當是解決飲料問題的方法。故假如商人文化甚低，無井並不算奇事。北方高亢之地，鑿井不易，故北平多苦水井。卽就南方卑濕者言，吾鄉歷史不能上溯於唐，大約中世紀始由淤澱構成，然鄉人所掘之井，或腐臭不可食。廣州貢院（卽今中山大學）、科舉時代入場者萬餘人，淸末曾用機器採鑿，深入十餘丈，迄未得水，可見直到現在科學時代，鑿井仍非易事。漢書六一李廣利傳：「廣利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大宛當日絕非文化落後的國家，然西元前一紀時，猶未知穿井，再推上一千餘年，假想商人未知穿井，亦非不可能。

假使甲文之「井，」非井泉之井，吾人固可設想商代未知穿井，既如上辨；然則甲文無夏，吾人可設想商代與夏無直接關係，並不悖乎論理。換言之，吾人不特信禹與夏無關，且更進一步信商與夏之非直接承繼，但不得謂「沒有夏代」耳。商不承夏，除甲文已暗示外，尙可從別方面求得信證，惟涉上項研究之若干前提，尙未揭出，故玆不便向前推論。

總之，辨僞者謂「禹」與「夏」無關，根本並未有錯，然禹與夏何以連合，事必有因，顧氏等對此一點，祇能提出空洞之意想，益無以間執他人之口，余將於別篇詳之。

（註一）求眞雜誌一卷一期二六——三六頁。

（註二）圖書季刊新五卷四期二〇頁拙著。

（註三）廣州北數十里，如番禺、花縣所屬，溪流不多，卽常於田中穿井以資灌漑，但當與井田之得名無關。

（註四）靑銅時代九六——七頁。

（註五）曶鼎：「凡用卽曶田七田，」不𡢁段：「錫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又敔段：「錫田于敆五十田，于早五十田，」徐同柏釋不𡢁段云：下田字田邑，于省吾從之。按「田十田」與「臣五家」對舉，則上「田」字顯指田畝之田，卽普通名詞，下「田」字當於「家」，卽系數名詞，猶後世言「段，」徐、于釋爲「田邑，」說似未諦。

（註六）參本誌四一卷六號拙著周鑄靑銅器所用金屬。

（註七）本誌四一卷五號五五頁拙著。

（註八）古史辨二册二七一——八八頁。

（註九）禹貢六卷六期禹生石紐考舉出甲文中五箇「禹」字（四七頁），董作賓先生云，皆不信。

（註一〇）涉獸證之應用，參本誌四一卷二十一號三五頁拙著。

暹國王敢木丁之文治武功

陳禮頌

一　敍言

敢木丁(K'un Ram Kamheng 藍摩堪亨)(註一)暹國戌可太皇朝(Suk'otai Dynasty)第三代君，(註二)戌可太皇朝始祖坤寶利膺沙羅鐵(K'un Sri Int'arat'iya)(註三)之第三子。(註四)即位於一二七五年，一三一七年頃去世，(註五)統治四十三年。其時強鄰有眞臘(Cambodia)、緬甸、蘭那泰(Kingdom of Lannat'ai)、帕堯(Principality of P'ayao)諸國，而暹國卒能周旋於各強鄰之間，屹然特立，蔚成大國，而爲戌可太皇朝全盛時代者，敢木丁之治績致之也。因此，暹羅史家因尊敢木丁爲歷代諸大帝之一焉。(註六)

二　敢木丁之文治

敢木丁大帝之文治可分三方面而言，一曰內政，二曰外交，三曰文化。

內政——關於敢木丁時代之內政，史料極少，惟敢木丁既係戌可太皇朝之全盛時代，則其政治制度必已臻確定無疑。史家謂皇曾命懸鐘於戌可太城，俾含冤者之敲鳴，求皇之聖斷焉。皇每聞鐘聲，必親往鞫訊。故凡向此偉大君皇申訴之民，沉冤未有不獲伸雪者，往古聖王之治，不外此也。

外交——考敢木丁之外交路線有二：一爲與北部泰族邦國之修睦；次爲與中國元朝之通好。敢木丁得以高枕無憂，發揚文化，永享昇平者，殆以此乎？

(一)與北部泰族邦國之修睦——其時暹國北部泰族邦國中之稱盛者有二：一爲蘭那泰(即百萬稻田國)，其次即係爲國最小而實可畏之帕堯侯國(Principality of P'ayao)。敢木丁之世，與此二國之睦誼迄無間斷。其所以然者殆有因：一則此二國當時亦均出有賢君，蘭那泰有孟萊皇(King Mangrai)，(註七)帕堯有坤昂孟(K'un Ngam Müang)，是以三雄鼎立，仍成相安之局；二則爲應付當日情勢，

不得不聯成一氣以禦非泰族國家。

此三泰族君皇睦誼之篤得於孟萊皇營建景邁城時見之。史稱景邁奠基之前，孟萊皇曾邀敢木丁皇，與帕堯皇子坤昂孟，共商選擇適宜之城址。時敢木丁及坤昂孟均稱曾聞有一靈地，謂其地有白鬣鹿及白鳴麂各二，尚有白鼠一，暨小白鼠五云。孟萊果信二皇之言，遂決就其地營建景邁城，定都其地，（註八）時一二九六年。此三地元首間之友誼，必甚眞摯，蓋如是始克以禦劇烈之外族壓力也。

三地之君，其相互間之往還，必甚頻仍。史稱景邁建立之前數年，敢木丁聘問坤昂孟皇子於帕堯。坤昂孟有妃某天質豔麗，敢木丁一見生情，後與私通。事聞於坤昂孟。坤昂孟大怒，執敢木丁，初欲處以罪殺之，旋乃轉念決意邀孟萊皇爲調人，以息其事。孟萊皇應約立至帕堯，坤昂孟趨迎之，并傾吐敢木丁所犯醜事，及其衷曲於孟萊皇。孟萊皇乃陳其利害於坤昂孟，并力勸其切毋輕舉妄動，以傷泰族國間手足之情。後敢木丁自承其過，遂依孟萊皇意負荊向坤昂孟謝罪，并納賠款九十九萬海貝，（註九）予坤昂孟。自是以後，三泰族元首間友情之篤，較前益爲增進不渝。（註一〇）

（二）與中國元朝之通好——元朝與暹國之關係，當以何子志使暹爲嚆矢。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紀九云：『己亥（至元十九年六月，時西歷一二八二年）命何子志爲管軍萬戶使暹國。』自茲以往，暹國敢木丁時代遂與元代頻通使節。（註一一）吳迪暹羅史根據暹羅史家之言，且謂敢木丁曾二次躬親入朝。按元史僅載遣使來朝，而無言及敢木丁躬親朝覲也。惟暹羅史家言之鑿鑿，似可補元史之闕。按暹史家稱首次爲一二九四年，即至元三十一年四月也。其時敢木丁親至元廷，并覲見元成宗鐵木耳。（註一二）迨一三〇〇年，成宗大德四年六月，敢木丁二次詣元廷，（註一三）兩國邦交益密。

文化——敢木丁對於暹羅文化上之貢獻，可括爲二：一爲暹文之創造，次爲中國文化之傳入。

（一）暹文之創造——暹人原無文字，以前通行於各地者均係數種眞臘文字之運用耳。日後之暹文，即敢木丁所創立也。按敢木丁時代碑銘云：『昔無文字，大曆一二〇五年末，敢木丁乃決心創立暹文。…………』碑係佛曆一八二八年（公元一二八五年）所立，則暹文之流行當於此年之前也。（註一四）吳迪不明白指稱此種文字首次應用於一二八三年。（註一五）敢木丁改造暹文，乃係就其時流行之眞臘文字，按三大原則，蛻化而成者。三原則者何？即（一）就眞臘字體而改善之。舉凡眞臘文字筆劃之多彎曲者，加以修勻；（二）凡屬二同樣之文母并列，而須重寫二字時，改爲一字；（三）發明暹文之四聲并創四種音符以表之。自暹文創立之後，各地風行，景邁侯地亦用之。而今日之暹文，已歷經遞嬗變化，非復本來面目矣。若朗勃剌邦（Luang P'rabang）字母，始爲敢木丁所創之字體也。暹文創立之後，暹國乃始脫離草昧時代而入於有史時代，即此一端，敢木丁對於促進暹國文化之功，豈可以常言衡

量哉？

（二）中國文化之傳入——暹羅史家咸謂敢木丁二次（公元一三〇〇年，卽大德四年）入朝之後，歸程且攜同中國巧匠以歸。遂開創馳名於時之宋加祿（Sawankalok）陶器業焉。（註一六）此次敢木丁所帶同入暹之中國巧匠，斷不止於陶匠一項，最明顯者如造船術似亦於其時傳入。（註一七）總之，舉凡今日暹羅社會所能見之典型中國文化模式，必尚有不少係於此時傳入者。溝通中暹文化，當以敢木丁爲先河也。

三　敢木丁之武功

敢木丁之父寶利膺沙羅鐵在位之時，業已廣闢疆土，歷爲眞臘之患，曾敗眞臘之君，幷滅西隣諸地矣。迨敢木丁未卽帝位之前，業已隨父四出征戰，嶄露頭角。吳迪書中謂由碑銘，得以詳知其曾跨象獨戰陰圖佔奪達城（Tak）之佐德皇子（Prince of Chot，名湄速 Mesort）。敢木丁皇子年少氣盛，大破之，佐德皇子落荒而遁。（註一八）是役也，敢木丁威名大著。迨登位之後，國勢日盛。終皇之世，乃戍可太皇朝全盛之時也，奄有卑利（Phre）、喃（Nan）、朗勃剌邦（Luang P'rabang）、彭世洛（P'itsanulok）、羅摩薩克（Lomsak）、萬象（Wieng Chan）、那突素旺（Nakorn Sawan）、素旺蒲迷（Suwanp'umi，卽素攀）、叻丕（Ratburi）、碧巫里（P'etchaburi）、那空是貪瑪叻（Nakorn Sri T'ammarat，卽六坤，歐人又稱 Ligor）、拉亭（Raheng）、湄速（Mesot）、廷那撒琳（Tenasserim，卽古之頓遜）、土瓦（T'avoy）、馬都八（Martaban）、東吁（Taungu）、白古（Pegu），以至於孟加拉灣等地。

關於敢木丁得勢於白古之史實，至饒興趣，吳迪書中頗有敍及，其文曰：「初馬都八之緬甸大守阿梨摩（Alienma）者，抗命緬甸皇多盧驃彌（Tarek Pye Min），遂見逐於緬人，奔暹國，幷矢忠於敢木丁，以是皇遂得重樹其勢力於馬都八。會其時主掌緬甸政治者尙屬漫無組織之政府，故對此事幷無進行干涉。前此有撣族探險家名摩瞿多（Magado）者，卜居戍可太城，後極得暹國君皇之寵幸，暹國君皇且曾受其所進之白象。據稱，此卽史上所載之第一頭白象云。

「後値敢木丁出征眞臘之時，摩瞿多偕公主（敢木丁之女）私奔，逃至馬都八。蓋摩瞿多乃本地知名之士，昔曾居此爲商賈故也。嗣後叛阿梨摩，刺殺之，幷自立爲馬都八太守。後與白古帝爭雄，敗之，遂自立爲皇，仍矢忠於曩日恩人敢木丁，表示臣服，兼以自固。迨一二八六年，暹國君皇幷封之爲昭華勒亞（Chao Fa Rua）。」

綜上以觀，則敢木丁之明睿多智，勇於改過，堅守信義，創文字，立法度，結強隣以禦敵，慕華風而入朝，加以武功赫赫，而卒能登暹國於衽席之上，功業長垂於萬世，彪炳乎史籍，東方君皇之中實亦不易多得。

（註一）元史所稱暹國者卽戍可太皇朝。嗣後戍可太衰微，暹國遂爲南部羅斛所併，以有「暹羅斛國」之名。明史卷三二四暹羅條云：「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時暹常入貢。其後羅斛強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國。」至於暹羅之正式稱號則應始於明太祖之冊封，明史卷三二四暹羅條云：「十年（洪武十年，西曆

一三七七年）昭祿羣膺承其父(?)命來朝，帝喜命禮部員外郎王恆等齎詔及印賜之，文曰「暹羅國王之印。」并賜世子衣幣及道里費。自是其國遵命始稱暹羅。

（註二）泰族酋長有坤邦克覽刀 (K'un Bang Klang T'ao) 者，轉戰各地，四據戍可太城，自立為君，號曰室利膺沙羅鐵 (Sri Int'arat'iya)，為戍可太皇朝之始祖。皇長子早夭，後傳位皇次子，號曰坤曼孟 (K'un Ban Müang)，在位不久，以一二七五年薨，所遺皇位遂傳由皇弟敢木丁繼承。

（註三）泰族人咸視坤室利膺沙羅鐵具有傳奇式英雄帕鑾 (P'ra Ruang) 之神祕性。吳迪暹羅史許之『為暹羅之第一英明君主，廣闢國土，曾敗眞臘之君，并滅西鄰諸地。』（見原書頁五二）

（註四）元史卷十八，世祖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及成宗本紀，均作「敢木丁。」按敢木丁者即 K'un Ram Kamheng 音之轉也。五省官書局版本則作「甘珠爾丹，」依發音而論，「敢木丁」當較「甘珠爾丹」為正確。惟「珠」字當為「沬」書之訛，作「甘沬爾丹」譯音亦尙近。

（註五）據暹羅當代名史家丹隆親王 (Prince Damrong Rajanubhab) 考定之年代。參見吳迪暹羅史第三章泰族建國於暹羅——初期之泰國史，頁五八。

（註六）按暹史家所指之歷代三大帝，除敢木丁外，尚有阿瑜陀耶皇朝(Ayut'ia Dynasty)第十八代君納黎萱大帝 (Somdet P'ra Naresuen Maha Raja, 1590-1605)及卻克里皇朝 (Chakri Dynasty, 即當今之曼谷皇朝也）之拉瑪五世皇朱拉隆功(P'ra Chula Chom Klao, 簡稱為 King Chula Longkorn, 1868-1910)。實則鄭王（信）助暹羅平緬復國，功不可沒，亦應居於大帝之列。

（註七）吳迪暹羅史第三章頁五五—六云：『孟萊皇產於景線，其時適値暹羅皇朝建立於戍可太(一二三八年)。稗史所載，孟萊皇係於神奇環境中誕生者，生而賦有神力，具半神之性質云。總之，皇必係一非凡之人物。初年締造景邁城，歷治數載。一二八一年襲喃奔 (Lamp'un) 古城，陷之後，似曾為蒙族皇朝 (Mohn Dynasty)所統治，後更名為訶里奔闍 (Harip'unjai)，淪為眞臘皇之屬國。喃奔因未具為都之條件，故未能稱皇意，遂於一二九〇年別營萬甘嚒干城 (Wieng Kumkan)……焉。』

（註八）見吳迪暹邏史第三章頁五六。

（註九）古代暹國以海貝為貨幣。明史卷三二四暹羅條載：『交易用海貝，是年不用貝，則國必大疫。』又馬歡瀛涯勝覽云：『買賣以海貝當錢使用。』

（註一〇）其事見吳迪暹羅史第三章，頁五六—五七。

（註一一）按元史所記暹國與元代使臣往還事，除上所引者外，尙有如下數則：

（一）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紀云：『甲辰（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公元一二九二年）信合納帖音國遣使入覲，廣東道宣慰司遣人以暹國主所上金冊詣京師』（二）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紀云：『甲寅(至元三十年四月，公元一二九三年)詔遣使招諭暹國；』（三）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云：『庚寅（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即公元一二九四年）必察不里(P'etchaburi) 城敢木丁遣使來貢。』

（註一二）吳迪暹羅史書中（頁五五）誤稱所覲見者為元世祖忽必烈。按元史所記暹使（或暹君）於至元三十一年四至京，而元世祖已崩殂於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矣，且元成宗於初繼位之時，年號一仍舊稱，翌年（一二九五年）乃改元貞元年也。由此可見暹使（或暹君）所覲見者係元成宗鐵木耳，而非元世祖忽必烈也。鐵木耳者忽必烈之孫也。

（註一三）按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紀大德四年六月(公元一三〇〇年)云：『爪哇、暹國、蘸八（占婆?）等國二十二人來朝。賜衣遣之。』元史此段亦無旨及敢木丁躬親朝覲之事，而暹邏史家則言之鑿鑿，并謂敢木丁於此次入朝之後，歸程且攜同中國匠人以歸云。

（註一四）參閱蔡文星敢木丁與中國的關係（文史雜誌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

（註一五）見所著暹羅史第三章，頁五七。

（註一六）關於宋加祿陶器業傳自華人之說，當代居留暹羅之歐籍考古家如 Graham, Sebastien, Le May 諸大家，以至於暹羅當代名史家丹隆親王，對此均無異議。吳迪書中亦引斯說。獨已故暹羅陶器鑑別專家披耶那空帕羅摩 P'ya Nakorn P'ra Ram) 曾於其所著暹羅陶器的研究一文（陳毓泰譯文見暹京中

原月刊第五期，三十年五月三十日）推翻前說。謂另有所謂嘉隆窰者位於宋加祿及戍可太城之北部，其地并無水道可使宋加祿及戍可太二城之華籍陶工北上。乃斷定所謂「宋加祿陶器」係原始泰族由原居地帶取道陸路南遷而下先在嘉隆城立窰燒製、嗣後製陶業始流傳於南方，時爲敢木丁仍未帶同華籍陶工來暹之前云云。惟其說爲丹隆親王所弗取。

（註一七）參見蔡文星敢木丁與中國的關係。

（註一八）吳迪濹羅史第三章頁五四—五五。

全國金融機構統計

據中央銀行稽核處發表，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國各省市金融機構總計爲五千四百十一家。內中總機構爲一三五五家，分支機構爲三五五三家，銀行計三千六百四十四家，內國營計八百五十二家，省營計一〇八九家，縣市營計五三一家，商營計一一七二家，銀號計四五八家，錢莊計四五四家，信託公司計二十九家，保險公司計四九二家，合作金庫計三六四家。以區域分，南京一一五家，上海五六四家，北平一二八家，天津二一九家，重慶二一二家，廣州一六〇家，漢口一四七家，成都一〇二家，昆明六六家，貴陽二六家，西安一〇五家，蘭州三四家，江蘇一九三家，浙江四四九家，安徽一〇三家，江西一九四家，湖北九九家，湖南一七二家，四川八一四家，西康四六家，福建一八二家，廣東一七四家，廣西一二七家，雲南一〇二家，貴州七二家，河北六六一家，河南一六三家，山東一二〇家，山西五五家，陝西一六六家，甘肅一二〇家，青海五家，寧夏一二家，熱河一家，察哈爾一家，綏遠一三家，新疆三三家，東北三三家，臺灣十六家。

戲劇定律

陳瘦竹

戲劇是演員在舞臺上對觀衆表演的一段故事。但是，戲劇中的故事，究與詩中小說中的故事有何區別；或換言之，究以何種故事最能入戲，最有戲劇性(the dramatic)？這個問題，殊難一言解答。蓋自古希臘以迄今日二千五百年來，戲劇藝術之發展與演變因時因地而殊，各有風格，各極其妙，難以尋出一條原則，概括一切。近代戲劇批評家對此問題雖研討不遺餘力，且各有獨到處，然皆不能概括而無例外，故尙不能謂已有定論。但是其中最有權威而且影響最大的學說，則爲法國布雨納丹(Ferdinand Brunetière)的意志衝突說。

布雨納丹（一八四九——一九〇六）爲法國十九世紀後期著名批評家，師承泰納(Taine)力主文學進化論。蓋自達爾文首創生物進化論以來，一般學者均將此新學說應用於文學藝術，將作品當作生物一樣來研究來解釋，在批評方面另闢蹊徑。泰納在其名著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érature Anglaise)中，即宣言凡一切文學藝術品，均可藉種族環境與時代(la race, le milieu et le moment)三大因素得到解釋，且從而窺見其進化的痕跡。布雨納丹約於二十歲時在巴黎遇見泰納，在一般文學觀念上，深受他的影響，亦認爲凡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genres)的演化，均與生物的演化一樣，逐漸由簡而繁，且因環境的關係而變。當時正值左拉(Zola)高唱自然主義，根據科學的精密分析與觀察，表現醜惡絕望的人生現象。布雨納丹的文學觀是守舊的古典的，而他的人生觀卻是積極的前進的，所以對於自然主義之不重藝術形式以及帶有宿命論的傾向，深表不滿，抨擊甚力。布雨納丹博學多才，對於文學哲學歷史語言無所不通，曾任兩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主筆，後被選入法國學會。他的名著有論自然主義小說(Le Roman naturaliste)，文學體裁之進化(L'Evolution des genres)，法國古典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érature française Classique)，法國戲劇新時代(Les Epoques de Théâtre français)及戲劇定律(La loi du Theatre)等。

布雨納丹的戲劇見解，具見於上述最末兩部著作中。法國戲劇新

時代是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間他在奥德翁(Odeon)的演講集，戲劇定律則是他爲友人諾厄爾 (Noël) 與史篤爾 (Stoullg) 合著戲劇音樂年表 (Les Annales de théâtre et la musique, 1893) 所作的長篇序文而兩者之中以戲劇定律最爲精闢扼要。美國馬修士教授 (Brander Mathews) 對於布雨納丹的戲劇理論，推崇備至，並於戲劇定律一文的英譯本中，加上評語道：『布雨納丹的理論雖然脫胎於黑格爾(Hegel)所首創，許雷格爾 (Schlegel) 與柯律芝 (Coleridge) 所師承的悲劇衝突說，但是經他融會貫通之後，自成一家之言。悲劇必須表現某種鬭爭這種觀念由來已久，亞里士多德卽主此說。……但布雨納丹駕凌黑格爾與亞里士多德而上之。他將鬭爭的觀念隸屬於意志力的觀念之下。他着重意志，遂使這種學說可以無所不包，不僅悲劇，舉凡各種戲劇形式均能適用。』

亞里士多德曾謂悲劇爲一嚴肅壯重，首尾完整，且有相當限度的動作之模倣（表現）。何謂動作？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並無詳盡說明。蒲乞爾博士 (S. H. Butcher) 在其名著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與美術原理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中說：『我們早已看到，亞里士多德所謂動作，並非專指純粹外表的行爲而言，而是向外發展的一種內心的過程，一種合乎理性的人格的表現。』又說：『動作不僅包含行爲，事蹟，情境，而亦包含內心過程以及潛伏在外表事實之下或由外表事實所產生的各種動機。凡此各種動力，向一確定目標進行者，簡稱之爲動作。』(Chap. IX) 馬修士教授則更進一步，將動作釋作鬭爭。他在戲劇發展史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 第一章戲劇家之藝術中，說道：『我們細察這位希臘大批評家之意，不妨將動作釋爲鬭爭，這種鬭爭，意思就是劇中主角認淸他要某種東西，拚命想要那個東西，並且竭全力去得到那個東西。在此鬭爭中，他或許會被某種勢不可當的敵人所挫敗，或被他自己心靈中的某種本身缺限所摧毀；然而劇本的氣魄以及觀衆的興趣所在，則爲鬭爭力量的勢均力敵與平衡。』(p. 20)

德國哲人黑格爾雖然不像亞里士多德一樣，專門研究戲劇，但是他的辯證法 (dialektik) 及其悲劇衝突原則，對於近代戲劇理論影響甚大。黑格爾以動力來解釋世界現象以及內心過程。他認爲凡百現象，並非固定不移，一乘不變，而是繼續在活動，生長與衰亡。所謂現象，乃是一種不穩定的均勢狀態，這種均勢狀態既不穩定，便有一種動力打破均勢，產生新的均勢，而此新的均勢，繼而又被打破。故黑格爾說：『矛盾實爲推動一切事物的力量。』人類之所以進化，全憑各種動力之繼續矛盾與衝突。人世間事，無不根據辯證法則而存在而進展。辯證法指三種過程，一爲正 (Thesis)，二是反 (Anti-thesis)，三爲合 (Synthesis)：「正」是原來的平衡狀態，或傾向，「反」是平衡狀態的相反傾向，或破壞，「合」是正反雙方衝突之後所產生的平衡狀態。黑格爾將其辯證法應用到歷史與美學的研究上去，都有極大貢獻。他深信『矛盾實

爲推動一切事物的力量』，於是提出悲劇衝突原則作爲戲劇動作的動力。蓋在戲劇中表現的無非是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因爲雙方不可能維持永恆的均勢互相衝突，於是產生戲劇動作。可惜黑格爾對於美學的興趣是一般的而非特殊的，所以沒有更進一步去分析戲劇的技巧要素。

德國批評家許雷格爾師承黑格爾，論及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時，曾謂：『何謂動作？……就其高超與正確的命意而言，動作實爲附屬於人類意志的一種活動。動作的統一，在於趨向於某一單純目標；動作的完整，則指凡自初次下定決心以至行動業已實現之間的一切過程而言。』他根據這個觀點，解釋古代悲劇中的統一性說：『以肯定自由意志爲絕對的起始，以承認定數爲絕對的終結。』英國批評家柯律芝亦謂內在自由意志與外在定數的鬬爭衝突，才是悲劇家的眞正題材。

布雨納丹一方面基於他的文學進化論，一方面接受黑格爾等的暗示，一方面根據數十年出入巴黎劇場的經驗，首創意志的鬬爭說，以此爲戲劇藝術的最根本的法則。他在法國文學史評論研究集（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中，曾給劇場與戲劇下一明確定義。他說：『所謂劇場，乃是發揮人類意志的地方，宿命氣數或環境常與人類意志對立，造成各種障礙，人類意志便向此障礙進擊。』又說：『戲劇是人類意志與限制我們輕視我們的神祕力或自然力發生衝突的表現；戲劇就是將我們中間的一個人活生生的丟到舞臺上去，對天命，對社會律，對他的同胞，甚至必要時還對他自己，對他周圍的人羣的野心，權益，偏見，愚昧以及惡意，實行鬬爭。』

以上兩段是布雨納丹的戲劇理論的中心，但在戲劇定律一文中，發揮得更爲詳盡。茲將該文要旨，略述如左。

一　規則與定律

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直至十九世紀初葉，模仿古典作品，成爲一時風尙。在戲劇方面，除英國依列薩伯時代以及西班牙黃金時代戲劇外，均不脫古典窠臼。一般戲劇理論，大都從形式上着手，找出各種特點，訂定各種規則，以爲創作或批評的準繩。十九世紀初葉，法國新古典派劇詩人雷梅西爾（Nepomucéne Lemercier）作文學課程詳解（Cours de littérature analytique），集規則之大成，風行一時。其實這類戲劇規則，都是各時各地因受舞臺演員觀衆三大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各別技巧，實與戲劇本質無關。例如悲劇應否照羅馬批評家霍瑞思（Horace）所說限於五幕？劇作家是否應該完全遵守三一律？悲劇喜劇是否不容混雜以相調濟？又如情節與人物孰輕孰重？我們應否像郭乃意那樣，首先創造情境而後安插人物，或照拉辛那樣，首先研究人物性格，而後鋪張情節？布雨納丹對於諸如此類的瑣屑規則，毫不容情的加以批判道：『凡是這些規則，祇能構成或表明戲劇的最膚淺的特色而已。這些非但毫不神祕，而且毫不深刻。無論我們遵守規則與否，戲劇之爲

戲劇，實與有無規則無關。這些規則祇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隨時可被其他規則取而代之。此中變化，全視題材作者以及觀衆而定。』

布雨納丹要找出戲劇的基本要素，便從分析法國名劇入手。在郭乃意的西德（Le Cid）中，女主角施曼娜（Chiméne）立志要爲父報仇，但是因爲她熱愛仇人羅狄克（Rodigue）使她不能實行她的意志。或換言之，她的意志因爲遭遇到比她更強的一種意志障礙太大，不能克服而致失敗。又如莫利哀的妻子學校（École des femmes），其中亞爾諾夫（Arnophe）立志要娶養女亞妮絲（Agnès）爲妻，想盡方法，將她禁閉，但是當他要實現他的意志時，卻遭遇到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因爲不知人事的亞妮絲竟與青年俄哈斯（Horace）相愛，意志堅決，亞爾諾夫只好退讓。布雨納丹在分析此外幾種名劇之後，得到一個結論，亦即是他的戲劇定律。他說：『無論在嚴肅戲劇或在滑稽戲劇中，我們所要求於劇場者，乃是將人類意志向着某種目標努力追求，且有意識的運用各種手段去追求的形形色色，表演給我們看。』

二　小說與戲劇

布雨納丹既已找到戲劇的基本要素——意志，使進而研究戲劇與其他作品的區別。戲劇與詩歌的區別比較顯著，而小說與戲劇，則每易混同。布雨納丹說：『戲劇與小說並非一物，甚至互相對立。』他分析十八世紀兩大名著，以證實他的理論。一是勒沙日（Le Sage）的小說吉爾布拉（Gil Blas），一是包馬晒（Beaumarchais）的費嘉樂的結婚（Mariage de Figaro）。這兩部名著都取材於西班牙故事，而費嘉樂的結婚即以吉爾布拉爲藍本。吉爾布拉爲一部沒有嚴密結構沒有性格描寫的傳奇小說，描寫平民子弟吉爾布拉一生的奇異遭遇。他離家去上大學，路中被匪徒所刧，僥倖逃出，此後嘗遍人生各種滋味。他曾經做過江湖醫生的助手，江湖醫生，演員，著作家，以及西班牙首相的祕書，其間曾經一度顚覆，最後急流勇退，安樂終身。費嘉樂的結婚描寫伯爵的僕人費嘉樂欲與伯爵夫人的婢女蘇姍娜（Susanne）結婚，但伯爵對蘇姍娜有意，欲利用他的「貴族特權」，等他們結婚之後，好讓費嘉樂的妻子做他的情婦。費嘉樂蘇姍娜想盡各種方法，甚至請伯爵夫人出來幫忙，終使伯爵不得不取消那種特權，一對情人終成眷屬。吉爾布拉一生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布雨納丹說他『遷就環境，不想支配環境。他不主動，而是被動。』布雨納丹根據這部小說的特色，認爲『小說之正當目的，在於表現外界事物給予我們的影響。』

至於費嘉樂則反是，他立志要與蘇姍娜結婚，立志要使伯爵放棄貴族特權，他利用各種手段，雖然一再失敗，但是決不灰心，繼續想出新的方法，有志竟成，終得如願以償。布雨納丹在費嘉樂的身上看出「意志」。何謂意志？布雨納丹說：『樹立目標，對準目標努力達到目標，便是意志。』有意志才有動作。他說：『活動是否就是動作？當然不是：只有具有自覺意識，且有意識的運用各種手段去追求某種目標的意志之動作，

才是眞正動作；此外各種動作，祇不過是模仿假造或摹擬而已。』

小說與戲劇的題材雖可相同，但處理方法則相逕庭，故布雨納丹主張：『除本身早已具有戲劇性，且其人物確屬自作自受的小說』而外，一般小說實在不能隨便搬上舞臺。他說：『劇場中的一般法則，第一要義就是給我們一種精確方法，認清某種題材究竟適宜於小說，或適宜於戲劇。這層道理，一般人尙不甚明瞭；法國自然主義派的最大錯誤，就是將這兩種作品不分涇渭，混爲一談。』

三　戲劇的種類

布雨納丹發現人類意志及其障礙的鬭爭，卽爲戲劇的本質，故凡一切戲劇作品，都可用這條定律來解釋。戲劇的種類，視障礙的性質而定。第一，悲劇。他說：『假如這些障礙被公認爲不可克服，或被推想爲如此，例如古希臘人心目中的命運的告示，基督教徒心目中的上帝的命令，或如近代人心目中的自然律，或如費特兒（Phaedra）霍克桑(Roxane) 哈姆雷特或與賽羅等人的情欲，激烈而至瘋狂程度，結果變成內在的致命傷——這便是悲劇。其情節每令人恐怖，結局總是悲慘，因爲在人與命運的鬭爭中，事先他已被征服，所以必須滅亡。』第二，浪漫劇。『假定他有一可操勝算的機會，那就是在他本身仍然具有一種力量足以克服他的情欲；或假定說，他所要克服的障礙，係由他的同胞所造成，如偏見或社會習俗等，因此使他得以克服那種障礙——這便是嚴肅戲劇，正確言之，卽是浪漫劇或稱社會劇，歐那尼（Hernani）安東尼（Antony）私生子（Fils Naturel）卡維爾夫人（Madame Caverlet）卽屬此類。』第三，喜劇。『試將障礙的性質稍加變化，至少在表面上使得鬭爭的狀態成爲勢均力敵，彼此平等，而將兩種敵對的意志聯結起來，例如亞爾諾夫與亞妮絲，費嘉樂與伯爵，這便是喜劇。』第四，滑稽劇。『但是，假如我們不將障礙加在具有自覺意識而且自作自受的敵對意志身上，亦不加在社會習俗或無可倖免的命運身上，而在人生氣運之反覆無常，或在偏見之可笑情形，或在手段與目標之不相符合之中加上障礙——這便是滑稽劇。』

布雨納丹雖給戲劇分類，但並不像新古典主義派一樣，過分偏重形式。他說：『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上，所謂類型，亦像在自然界一樣，僅是一種理想而已，因此結果變成一種限制。』男女兩性，並非同類，試問有何男女，絕對具備男性或女性的特質？『因此，喜劇與滑稽劇相混，悲劇與浪漫劇相雜，庸有何妨。然而嚴密區分類別，亦復有益；倘此定律能教作家不用滑稽劇的技巧去處理喜劇的題材，亦就不無小補。具有自覺意識的意志之動作，足以說明劇場的一般定律；而此意志所遭遇的障礙之性質，足以區別戲劇的種類。』

意志之動作，不僅爲戲劇的基本要素，且各類戲劇的優劣，亦由此而定。布雨納丹說：『智力統治着思考的世界；而意志則主宰着動作的世界，結果就是主宰着歷史。意志產生力量，而這力量，除非遭遇失敗或

弛懈，決不消失。所以大家認爲意志的發展（不論其目的何在）實較任何事物更壯觀更偉大而悲劇之所以高出其他戲劇形式，亦以此故。』蓋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悲劇表現壯重嚴肅之動作，其中主角，大都具有堅強的意志，無論遭遇何種困難，總是百折不回，奮鬬到底，此種激昂慷慨痛快淋漓的意志的發展，誠爲人間一大壯觀。而喜劇與滑稽劇之優劣，亦以此分別。嚴格說來，在一般引入發笑的滑稽劇中，並無眞的障礙，故亦無意志的奮鬬可言。『其目標祇是一個誘餌，其動作亦僅爲一游戲而已。故我們可得一結論，各種戲劇之優劣，全視其中意志努力之強弱以及必然性與偶然性之多寡而定。』

四　戲劇與民族

戲劇既爲人類意志的表現，則一部戲劇史殆不啻一部人類生活史。戲劇的盛衰，繫乎民族意志的消長。這種見解，乃是布雨納丹的理論的必然發展；於此我們更可窺見他的理論的普遍性與獨創性。他說：『按諸史實，每逢某一國家的勢力最強盛，亦卽某一民族的意志最發皇的時期，其戲劇藝術亦必登峯造極，而產生出不朽傑作。』布雨納丹繼而列舉史實以爲佐證。『希臘悲劇，適與波斯戰爭同時。愛斯基羅斯曾與梅地亞人奮勇作戰；據傳攸里匹德斯，誕生於希臘大敗波斯水師於薩拉密斯之日。傳說雖不如歷史眞實，然較歷史更有深意。再就西班牙戲劇而論：塞文提斯，洛普德維迦，卡德龍諸大名家，無不躬逢盛世，生於西班牙民族意志力擴張至全歐洲甚至新大陸之時，或換言之，假如在武功全盛時期並未立刻產生這些文學鉅子，則在盛世之後，文人必相繼輩出。再看十七世紀法國！十六世紀末年，在亨利四世，呂舍留及瑪薩倫當權之時，我們的祖先，正爲法國的統一，對內對外從事最激烈的爭鬬。然不久之後，法國戲劇卽蓬勃發展。我固然承認此事亦有例外，卽在民族意志高度發展之後，戲劇未必隨之復興，一如十八世紀的英國與今日的德國；但是戲劇的復興，未有不藉意志之進展與勃興而始吐露曙光。我們想起萊森席勒與哥德的戲劇，必然要回憶到數年前腓得力大帝的一番功業；他曾使十八世紀德國自我覺醒並發揮其民族天才，而在當時他或許還不知道呢。』

布雨納丹據此立論，進而說明小說與民族的關係。凡屬強盛的民族，必能產生偉大的戲劇；而小說之產生，必在民族意志比較消沉之時。他說：『東方民族有小說而無戲劇，因爲他們都是宿命論者或定數論者；至於希臘，正當戲劇發達之時，小說卽行絕跡；此處所謂小說，意指史詩而言，當時已不復產生與德賽一類作品。』

五　自由意志論

布雨納丹是個進化論者，自然決不相信消極的悲觀的宿命論。戲劇既爲人類意志努力向前奮鬬的表現，則人類倘無自由意志，自無戲劇可言。故布雨納丹的戲劇觀，實以自由意志爲中心。他說：『我們相信

人類具有自由這種信念，在我們對於妨害我們達到目標的各種障礙從事爭鬪時，實有莫大助力。我亦承認，我們如欲克服自然或是改造社會，事先並不需要自信確有那種力量。蓋人類本身，往往天生具有當時情勢所需要的某種潛力以補救個人努力之不足。然而那亦未始沒有價值，因爲一個人對於不可能之事決不會去嘗試。自由意志之信仰與意志力之發揮，實有連帶關係，而這連帶關係，正好說明何以在某些時代，一般人特別提倡那種以表現意志力爲其主要任務的藝術。這是一個適應環境的問題。相信宿命論，有利於小說之發展；相信自由意志，有利於戲劇藝術之發展。凡屬有作爲有功業的人，如呂舍留首相，康狄將軍，腓得力大帝及拿破倫等，無不愛好戲劇。』

布雨納丹對於當時（一八九四年）衰落的法國劇壇，曾評論道：

『當代戲劇遠遜於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前的戲劇，這件事實，我實在難以否認。另一方面，許多哲學家甚至觀察家，都一致埋怨說，我們的意志力日漸衰頹弛懈，委靡不振。他們說，一般人不知道如何發揮他們的意志力；我怕他們的話倒是很有道理。正如詩人所說，我們正在呻哈喘息。我們正在自暴自棄。我們正在隨波逐流。』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末的世界物價波動

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出版之國際勞工月刊，刊載世界各國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間物價波動的倍數如左：

國名	增加倍數	國名	增加倍數
加拿大	26%	巴西	125%
英國	32%	墨西哥	300%
南非聯邦	38%	法國	900%
美國	48%	意大利	1900%
瑞典	50%	安南	2000%
諾威	65%	中國	2300%
荷蘭	82%	日本	4800%

以上未列匈牙利在內，因據該局言，因該國通貨膨脹，統計表格無法容納此類天文數字。（按匈京一九四六年五月物價指數較一九三九年八月高出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倍。）

嶺南詩人黃晦聞評傳

梁國冠

一　緒論

卒讀桑柔十六章，廢書三日尚彷徨。
驚心事事無今古、貪亂人人有肺腸。
吾亦作歌哀不及、國猶靡止去何鄉？
始知騷賦追三百，輕舉游仙乃變常。

此晦聞先生桑柔之作也。先生詩文高淡幽秀有深致，尤以詩鳴於世。先生國事身謀，以及出處之道，一一寓之於詩，而家國之憂，華夷之辨，時露於字裏行間，感慨悲憤，老而彌甚。其辭之淒婉，有如屈子，其用心之悲苦，有如放翁。然放翁晚節失身韓侂胄，貽譏清議，而先生則亮節高風，始終白璧，尤難能可貴也。先生生當清季多事之秋，國事日非，革命潮湧，乃於清末走滬上，與章炳麟等創國學保存會，並與南社諸君子遊，以文字鼓吹革命。所著黃史一書，對於民族主義，鼓吹最爲熱烈。觀其送革命巨子趙伯先（聲）詩：

「寂寞江村遍落楓，浮雲萬里掩長空。
黃花瘦盡冬前雪，棉絮飄殘文後風。
半壁山河悲獸跡，一林寒月泣鵑紅。
請君猛着先鞭去，遲我他年戎幕中。」

足見先生對於民族革命不僅以文字鼓吹，抑欲見之行動也。故先生固爲現代有數詩人，亦足稱爲愛國詩人，革命詩人。是不可以不傳。

二　晦聞先生之一生

先生名節，字晦聞，廣東順德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生十月喪父，賴母撫育長成。八歲受書，母督之嚴。二十六歲，母又見背。對於此先生在詩中常常道及。如題篝燈紡讀圖：

「我生十月孤，廿六母見背。與君生略同，披圖淚先墜！八歲我受書，夜篝燭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程課樂有餘，縱性皆不貸。孤兒今日身，母心當日碎。……」

又如題秋庭晨課圖爲汪季辛：

「我亦人間失母人，秋庭題畫更酸辛。……」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先生二十三歲，受業於簡竹居之門，在簡岸草

堂問道二年。丁酉，去簡岸草堂，獨居雲林僧寺讀書。嘗師事袁季九，時與論文，袁以國士待之。先生在讌集桃李花下與言邊患夜分不寐詩附註云：

「節是歲（乙未）著籍簡岸草堂，初以此詩謁簡岸先生。下二篇皆乙未丙申在草堂時作。丁酉去草堂，獨居僧寺讀書無暇爲詩，遂曠十年無詩。今錄存少作，以此數篇曾呈簡岸先生並經先生評定者，不敢遺置也。」

在丙申至乙巳十年中，曾兩過朱仙鎮，並應壬寅年童子試。後以外患頻仍，國勢日蹙，乃於光緒乙巳（？）北走滬上，與章炳麟、劉光漢、黃賓虹、鄧實諸人創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並參加南社，以詩文鼓吹革命。丁未四月南歸，甫抵家門，次子綬華殤，傷感無已：

「鶺鴒失和祇增傷，往復吟成鬢漸霜。
歷覽死生元可了，豈知人世未能忘！
荒畦野竹新添筍，落日僧寮已爇香。
平日尋常經眼事，今朝惟有斷人腸！」

丁未秋又赴滬，冬又南歸。戊申二月，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弔馬頭嶺鑄兵殘灶，詩以弔之。是年七月赴滬，旋遊杭州西湖，謁張蒼水墓，弔岳墳。中秋前歸香港。己酉返羊石，創南武公學會，與崔劭南、任子貞等詩酒唱酬。辛亥，梁節庵等重開南園詩社，先生與焉。癸丑（民國二年）四月乃離粵赴北京，先生有詩紀之：

「分攜各有中年感，欲別仍留到海隈。
一水乍明初日上，晚春纔了早荷開。
故園風物尋常過，別夢江湖取次回。
攬轡不須期孟博，試論天下可無哀！
——四月十二日登舟北發同里諸子還送江干留別」

抵京後，與梁卓如、羅癭公、張孟劬等遊，鬱鬱不得志。時與癭公等徵歌狎妓，詩酒唱酬。甲寅二月南歸，寒食日又赴京，旋任北京大學文史教授。當是時項城陰謀稱帝，名士趨之若鶩，先生獨狷潔自守，避之若浼。蓋袁氏「司馬昭之心」先生早已洞燭之矣。張爾田序蒹葭樓詩有云：

「君既以詩鳴海內，居京師十年，窮且餓。當項城稱帝時，名士趨之若坑谷焉，而君獨翛然南歸，又有浼之出者，亦堅臥不一應。」

而先生在丙辰歲暮吟詩中亦表示當時之憤慨：

「閉戶十年壯乃出，一別雲林老僧室。三年訂史江上樓，五稔南歸譚學術。栖遲以迄辛亥秋，作始攘胡至是畢。風雲廿載一過眼，世變如宮志則律。甘陵部黨同時興，坐視貪璫若滂咥。舉國寒心賈生奮，西行解禍虞不疾。爾來遂客宣武南，由癸數今已踰乙。傷心賁育豈無勇，逆覩莽誅不終日。時流百變害亦隨，我輩遂爲天下失。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憂來聽歌暮復朝，勝與俗子相此暱！……強年借此足自聊，漸解不調到琴瑟……」

又丁巳生朝詩（是年四十五歲）云：

「武侯二十七，陳策干江東；幼安三十餘，度海稱潛龍。吾年皆過之，偃蹇此賁春……老大不自悲，顧天生奇雄！如吾癸酉降，知非甕所鍾。五年作北客，志潔寧嗟窮！區區說名節，豈與王霸功……」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世途荊棘，一籌莫展；「傷心賁育豈無勇，逆覩莽誅不終日！」「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老大不自悲，顧天生奇雄，」先生之遇嗇矣，而先生之心彌苦矣。

項城死後，黎段齮齕，張勛復辟，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孫傳芳吳佩

孚等軍閥，割地割據內亂未已。在此期間先生仍在京講學，憂亂傷離，日以詩酒或遊覽自遣。顧屈子繁憂，淚痕滿紙。如再答瘦公：

「萬慮嬰心強自持，別尋歌哭恣吾思。
他年恐似秦淮海，博得微雲一抹詞。」

又如題王椒畦繪文選樓圖：

「遺書勝說揅經室，攬古虛尋文選樓。
天下殫殘何所極，畫中模想已無由。
承平一老嗟才盡，著作當時與世休。
最憶越台秋祭日，瓣香吾獨泝賢流。」

又如和栽甫見寄韻：

「避世無能學孔賓，復憐錄錄或因人！
一從去里長為客，猶是深居日飲醇。
大海潛鱗初過子，下風喬木各存身。
閉門索句終何補？未若稱詩到小旻。」

又如滬江重晤秋枚：

「國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
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栖栖在亂離。」

回首前塵，有不勝其悽感者矣。

戊午夏歸滬，重遊西湖，又與黃賓虹視曼殊殯。是年秋回京。庚申十月及癸亥冬歸粵小住，旋又赴京。直至戊辰春始再行南歸。在此十年中間，先生日惟治詩講學，潔身自守「閔馬識時惟說學，史雲於世殆無親。」（和瘦公自在一首韻）而國事之蜩螗，鄉關之離亂，親友之參商死亡，以及自身之出處問題，均於詩中寄其傷感及憤慨。如都門遇何劍吳：

「五年北客傷時語，一日逢君語更深。
叢菊晚華秋欲盡，九城寒氣雨初沉。
可憐赤手屠龍學，祇付黃金買醉吟。
莫問歸期且言別，依依玄鳥向陽心。」

又如答胡夔文贈韻：

「坐聞世論日驕譁，倦客哀時信路遙。
獨對古人稱後死，豈知亡國在官邪！
蕭條徐酒君安往？愷悌東南各有家！
解說贈詩沉痛意，未甘長此託看花。」

又如歲暮懷劉栽甫：

「……方今逐利遍士夫，拜金豪率為之奴。世事人才不足問，憂在風俗誰能扶！如子狷介吾狂孤，乃獨揮金尋麗姝……吾儕所志豈燕雀？寧沒蒿萊死溝壑！天下大義即在茲，子能不愧吾不怍。旁人笑謂腐且迂，獨與佳人共清酌……」

又如春風城南花為嚴雲作：

「……世事十年間，滄海幾回異。且如改革初，豈謂帝議貳！再造失紀綱，大權落將帥。是非賞罰間，顛倒混淆備。賢豪窘心力，士夫自貪肆……」

又如十月南歸過北園茗柯置酒話舊留題一首：

「故園兵火七年間，夢裏常懸北郭山。
壩蕖欲依雲自遠，溪堂重過水猶潺。
與言野叟疑非世，已倦林鳥識始還。
可奈栖栖復行役，暫憑樽酒慰時艱。」

又如中秋：

「雲意深陰失月明，始知兵氣滿秋城！
十年北客惟傷亂，雙柝南街不斷聲。
嬌女別期方細數，故園安問更無程。
可憐萬里清輝夜，不見良時鼓樂生！」

異鄉倦客，離亂傷懷，觸目興感，亦人情之常，而況情感豐富如先生，幽憂沉痛，蓋有不能自已者。而其表現當時心境最明晰之篇什，莫如丙寅歲暮吟：

「朔風吹雪天欲雨，秋孃老去丁沽路；不知聽歌人更老，題句瘦庵已丘墓！亂從丁巳召強藩，徐泗連兵入天府。羣帥如羆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晉。黃河北來日相殺，矧復兵饟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吳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覷。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焉祚！北客爾來十五年，戊壬我南止松滬。越庚及癸再言歸，嬌女已長弱妻嫗。先墓蕭蕭闕灑掃，深山林密盜無數。……簡岸我師卅年別，展謁汾江親請語。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由癸溯今星四周，走鄉山川更修阻。坐視羣兒戲北郭，一若雄雞戴金距。日以同類傷爪觜，不如獵狗逐郊兔！我獨治詩遠思古，陳王隱公謝鮑句，上及樂府詩三百，發為文章用箋注。……可憐人共嘆飢寒，羣兒又作魚龍舞！」

此詩「人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亂始於邪說橫行，換言之，即如欲遏止禍亂，必須遏止邪說。雖是敍述簡岸先生之語，實亦即先生之「撥亂」理想。此理想，在其他詩篇中屢屢提及。如雜詩：「道喪世益下，陸陵見平溺。」又如登粵秀山：「文教滅亡何有地？」又如題漢豐戴君厚記吳孝女事遺墨：「邪說至今大，家國滅何詎！」皆明白表示此種理想。

戊辰（民國十七年）春回粵，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以挽回士風為己任。下車之後，即下令省內各中等學校男女分校，然時論不諒，頗加非議。又嘗於全省運動會中與同僚組隊賽跑，為多士倡；各報章又紛加諷刺。先生恚甚，頓有厭倦之意。其送劉栽甫去官之申江，經將此意流露：

「古有飢驅樂去官，人生得性孰云難？
西湖江國元無異，夜雪梅花一以寒。
衆裏偶然隨墮落，萬方何處告平安？
我懷莫遺家鄉計，苦欲從君黃浦灘。」

旋於己巳春夏之交，離職赴奧門閒居。秋間赴北平，仍回北大講學，闡明詩教，倡導士風。對於任粵教育廳長事後似有悔意，可於守意一章見之：

「未能守意況治情，只為人間有此生。
眼見白蓮污濁露，心哀明月轉周瀛。
名山尚富金銀氣，環堵猶聞雅頌聲。
自笑平時憂樂大，至今纔是百無成！」

辛未九月，「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四省，相繼淪陷。翌年一月，又有「一二八」之役。外侮愈見急迫。先生目覩時艱，悲憤之情，一一訴之於詩。如書憤：

「慷慨秦風對策言，襄陽揮淚我卿恩。
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
過陳不式為無人，誰解尼山語痛辛！
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始傷神！」

又如殘蟬：

「不向遼東着樹鳴，燕南秋老盡哀聲。
及天別鶴吁長嘆，入塞飢鴻指故城。
如夢大人猶發嘯，其亡一國共無生！
等閒又似題詩客，戛戛裁箋寫斷情。」

癸酉（二十二年）冬，將前此詩篇編爲蒹葭樓詩，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未（二十四年），先生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三。

三　晦聞先生之詩文

（甲）著作統計

先生著述頗多，計有黃史、中國文學史、周秦諸子學、詩旨、詩學、詩律及蒹葭樓詩等，而蒹葭樓詩實集先生一生詩篇之精粹。其餘散見各雜誌及甲戌以後至先生逝世前之篇什，未收入集中者，尚屬不少。收入蒹葭樓詩中者，都四百二十七首：乙未三首，丙午六首，丁未十九首，戊申十三首，己酉四首，庚戌六首，辛亥九首，壬子十三首，癸丑十三首，甲寅九首，乙卯五十首，丙辰二十五首，丁巳十三首，戊午二十一首，己未十三首，庚申十二首，辛酉二十一首，壬戌十八首，癸亥十二首，甲子九首，乙丑七首，丙寅二十三首，丁卯二十七首，戊辰十四首，己巳二十七首，庚午十六首，辛未十九首，壬申五首，癸酉五首。

張爾田序蒹葭樓詩有云：「戊辰春，寫成一厚册，命爲蒹葭樓詩。過滬，抵余曰：『生平之志與業略具於是，子其爲我序之。』」則蒹葭樓詩，確爲先生手定無疑。而中華書局出版之中外人名辭典黃節一條下有云：「後人又輯其詩文刊蒹葭樓遺集。」顧蒹葭樓遺集余至今尚未購得，曾否出版，未敢臆斷。

（乙）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之詩文

先生生當清季鴉片戰爭之後，天津條約、伊犂條約，相繼與英俄簽訂。帝國主義之侵略，日甚一日；而朝政腐敗，士夫貪肆，更引起人民之憤怨。民族革命思想，遂因之萌芽、滋長。孫中山先生領導之興中會乃應運而生。先生蒿目時艱，深知欲救中國，必須完成民族革命，乃與廖平子、盧信等時投稿於中國日報，鼓吹民族主義。馮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之革命詩人廖平子一章云：

「壬寅癸卯間，與王軍演、黃晦聞、盧信等同鼓吹民族主義。時投稿於革命機關之香港中國日報，抨擊清廷暴政，不遺餘力。」

旋北走滬上，與章太炎等創刊國粹學報，並參加由熱心革命之知識份子所組合之文學團體南社，以詩文鼓吹革命。革命逸史之劉光漢事略補述有云：

「同時（按卽乙巳年），粵人鄧實（秋枚）黃節（晦聞）倡設國粹學報於上海，劉申叔（師培）與太炎均任撰述」。

同書章太炎事略：

「癸卯，蘇人劉師培、粵人鄧實等創設國粹學報於上海，太炎與黃節分任撰述，倡導民族主義，異常透闢。」

此二條關於國粹學報創刊之年份，一則曰「乙巳」，一則曰「癸卯」，

二者相差二年之久，似屬自相矛盾。據先生讌集桃李花下與言邊患夜分不寐詩自註云「丁酉去草堂，獨居僧寺讀書，遂曠十年無詩。」又丙辰歲暮吟云：「閉戶十年壯乃出，一別雲林老僧室。」則先生離粵赴滬，其距丁酉雖未必恰爲十年，亦必相差不遠。由癸卯上朔丁酉，祇有七年，與十年數相差三年之久，故癸卯年應未至滬。而乙巳上朔丁酉，已足九年，與十年數祇差一年，故先生之至滬，以乙巳爲近是，則國粹學報創刊之年，亦應以乙巳爲近是。丙辰歲暮吟又云：「三年訂史江上樓，」此云「江上樓，」卽先生在滬時與曼殊同居之江上藏書樓。先生係於丁未冬南歸，戊申「七月初六日赴滬」（蒹葭樓詩第七頁有詩），旋遊杭州西湖。中秋步月用丁未海上韻詩自註云：「丙午丁未中秋在海上，戊申客香江，」足證戊申中秋以前，已由滬返香江，亦足證是年留滬之爲時甚暫矣。此甚暫之時間（爲時不過月餘），除游湖外，已無多餘時間，何足以云「訂史」？因此，「三年訂史江上樓，」戊申應不計在「三年」之內；如不計戊申，除丙午丁未外，必須兼計乙巳，乃足「三年」之數。以意度之，初次赴滬，蓋在乙巳中秋之後，故是年中秋，不在海上。且「三年」句下又云：「五稔南歸譚學術。」按先生丁未冬南歸，丁未應不計在「五稔」之內；而癸丑春末赴京，癸丑亦應不計在「五稔」之內。由戊申至壬子，恰足「五稔」，此又足證戊申應不計在「三年」之內，因而又足證初次赴滬及國粹學報創設之年份，以「乙巳」爲較可靠也。至於南社之史跡，據錢基博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云：

「南社創始於清光緒己酉，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雖衡政好言革命，然文學依然篤古……其尤著者……黃晦聞諸貞壯潘蘭史以詩……始發起者，陳去病柳棄疾高天梅等，柳棄疾連被推爲社長。春秋佳日，必爲文酒之會，其地以上海之愚園爲多。……南社叢刊出至二十餘集，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也。」

先生著作中，其鼓吹民族主義最熱烈者，厥爲黃史一書。該書係取古來富有民族革命思想之豪傑志士之史跡，編次成書，欲藉此宣傳民族革命。玆節錄其中鄭思肖傳一篇，以見一班：

「鄭思肖，字憶翁，又字所南，閩之連江縣人也。初名某，宋亡，乃改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云……女弟爲比丘尼，名普西。所南太學生，舉博學鴻詞科。侍父游吳，爲寓公。元兵南下，叩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道，不報。宋社既墟，適意緇黃，稱三外野人，終身不娶。而其眷眷君父愛國懷同種之志，一形之於詩。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皆沉痛可以看見其志。善畫蘭，宋亡，爲蘭不着土根，無所憑藉。或叩其故，則曰：『地已爲番人奪去，汝猶未知耶？』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聞此語必掩耳疾走。坐臥不北向。嗚呼，其種族之痛，蓋無往而不寓焉。可哀已！……當是時，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以宋宗室而受元官，痛絕之。子昂數往請見不可得……疾亟，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爲書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所南心史曰：『××行中國事，譬如××一旦忽能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童子見之，必曰××之妖，不敢稱之曰人！』黃史氏曰：讀所南心史者而哀焉！……」

此文鼓吹民族革命，至爲顯露。惟在詩篇中，則較爲隱晦、含蓄。如題鄭所南詩集後：

「交游著作都應絕，惟有傷心鄭憶翁！
早悟此身原是累，孰知吾道不能同？
孤懷痛在滄桑外，世事眞隨江海東！

零落一編亦何補？感人終古是聞風。」

比之鄭思肖傳，卽稍爲隱約不露。顧屈子離騷，雖託之美人香草，而在有心人讀之，却能尋繹其深意所在也。茲再錄富有民族思想之篇什如下：

風雨茅龍落筆奇，文章萬古在南陲，荒崖莽莽三忠廟，奇石陰陰一字碑！（奇石在崖山之北，有「張弘範滅宋於此」數字，先生爲冠一宋字於其首。更於石陰題詩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我已汎瀾頻掩卷，不堪零落未收辭！休論三百年來事，野馬游塵滿絹絲。

——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

正是霜寒鐘更哀，摩挲琴影墨生苔。暘潛此日仍修夜，爨下能餘是刼灰！故國山川客靜對，一時風雨與俱來。天南法物飄零盡，不獨南風絲綺台。

——題陳雲淙霜鐘琴搨本

式閭過里獨彷徨，盡日追尋到此鄉。一族義聲存殘灶；孤臣詞賦痛浮湘。更誰眞意紬詩外？不滅春陰過文陽。我愧長沙能作賦，攝衣來拜道援堂。

——二月十二日過新汀風翁山先生故里

斜日南屏泝岸行，疏疏隄柳不勝情。一湖山色分明好；兩姓碑題俯仰生。（全謝山所爲神道碑，題曰：「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乾隆間，海寧陳鱣爲先生立墓碑，題曰：「皇清賜謚忠烈前明尚書張煌言墓。」則與謝山異矣。）酒氣浹墳秋暖祭，燭光搖樹鳥悲鳴。彷徨一再臨風拜，爲告冰槎集刊成。

——南屏謁張蒼水墓

故國之思，溢於言表。其稱小，其指大。託物比興，微而顯，隱而章。藉此以寫其悲憤，亦卽藉此以寫其民族革命思想。如「奇石陰陰一字碑」，「兩姓碑題俯仰生」等語，華夷之辨，至爲明顯。又如上文所述送趙伯先詩，其對於革命事業之嚮往，更赤裸自白於人。至滬重晤秋枚詩：「國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殆將當年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往事，自行敘述，陳柱中國散文史中有曰：「其不入宗派，而鼓吹民族主義最熱烈者有黃節。」此論其散文，亦可移之於其詩。

(丙)記述遊覽之篇什

先生平日於講學之外，時作漫遊。足跡所至，多有題詠。其記述遊覽流連光景之作，或寫懷抱，或傷世變，或含哲理，或感事懷人，皆涵意深刻，與普通描頭畫脚之遊覽篇什不同。早年曾兩遊朱仙鎮，謁岳王廟，均有詩，惟蒹葭樓詩未收入。戊申遊杭州，宿三潭曉起望湖詩云：

「照眼西湖今始過，曉鐘眞奈不眠何，斷虹帶雨生初日，森柳排山覆晚荷。淺水蓬蒿行再見，兩堤菱芡已無多。平時夢想江山處，不獨傷心喚渡河！」

岳墳：

「中原十載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蒼。大漢天聲垂斷絕，萬方兵氣此潛藏。雙墳晚蟬鳴烏石，一市秋茶說岳王。獨有匹夫懸吊去，從來忠墳使人傷！」

題孤山放鶴亭：

「欲尋岡阜更威夷，一水周堂梅萬枝。天與湖山納遺句，死無封禪美清時。青黃漫憎溝中斷，丹臒爭憐湖上祠。等是茂陵身後態，愧君臨命一題詩！」

過靈隱寺見洪楊刼後遺跡：

「一峯迎日滿清暉，綠瓦紅牆委斷扉。去刦百年猶未復，爛泥諸佛竟誰皈？古無叛業殘文教，水欲分湖湧翠微。曾爲敕題金碧版，空山無罪亦招非。」

此皆意境深刻，感喟無限，非尋常流連光景者可比。

庚戌歸廣州。十二月十七日，偕崔劭南任子貞出東郊，過息鞭亭小飲：

「殘年郊外少游人，獨愛梅花水石濱。漉酒知寒成一醉，積陰爲雨計兼旬。生涯舉國愁窮蹙，風物漫出得早春。只有吾徒消領盡，寂寥天地似今晨。」

壬子，「十二月望後雨中過羅崗洞採梅有寄：」

「連朝晴日報梅開，一雨郊原晚又催。湖上記曾攜手處，袖間誰爲忍寒來？殘年不抵花先落，萬徑相尋水更迴。江國正愁吹欲盡，却留春在海南隈。」

癸丑赴北京講學，留京時間最長，常遊北海，登江亭，集社園，遊天壽山明陵，詩酒唱酬，藉以自遣。癸丑秋，與羅癭公羅敷庵遊靜業湖普濟寺，賦詩三首，錄其一：

「十年重語淒迷事，半日相尋寂寞游。賸遣孤蘆江上客，來看風葉薊門秋。」

又每年必遊崇效寺看牡丹，均有詩記之，寄託遙深，茲錄其一首：

「四年北客及花時，不負春明賴有詩。獨往也隨傾國後，正開寧嘆折枝遲？匆匆著意終何寄？恝恝爲驩亦自知。遺世未能吾似汝，蝶闌華晚更猶疑！」

戊辰歸粵，長教廳。鄉國兵燹之餘，瘡痍滿目，觸景傷懷，其遊覽諸作，有無限滄桑之感。觀其三月十七日登粵秀山：

「去鄉廿載闕登臨，未盡紅棉此日心。文教滅亡何有地？江山蕪亂又成林！馬行石磴三君篆，鳥轉蒼崖百步陰。猶許老夫來弔望，舊蹤無意更追尋。」

足見一斑。蓋其憂時傷亂之心，老而彌苦，隨時觸發，不覺形之篇什間也。

（丁）題跋之篇什

先生尋常題跋之篇什，亦未嘗苟作，皆有寄託，耐人尋繹。觀觀上述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及題陳雲淙霜鐘琴搨本等作，已嘗鼎一臠矣。茲再擇錄數首：

「本是臨安刼後灰，斷楠何意更新栽！百年人物全非舊，一紙滄桑已再來。往事叢殘爭入眼，水聰明瑟共銜杯。爲君題句非緣物，側理烏闌豈是才？」

——爲黃詔平題緗角箋

「寂寂寒鴉欲暝天，就中人物定誰賢。繽紛落木行俱盡，憔悴殘秋強自妍。一葉枯榮覘天下，滿樓風雨憶江邊。吟詩且遣平生志，兩地披圖共惘然！」

——題黃葉樓報劉三爲予題蒹葭圖之作

「欲艤扁舟藏壑去，却從滄海見塵飛。盈盈一水經秋別，落落斯堂與世違。鳥獸同羣知有託，江湖滿地竟安歸？買山吾已輸君早，何獨傷心柳十圍？」

——甲寅二月南歸過鄧爾雅爲題水周堂圖

「別來汝亦去西湖，相阻南歸又歲除。貧戴已爲今世恥，賃舂曾似彼傭居。一官鞅掌知能免，諸子儒書日並疏。爲我寄言每相憶，不須還問近何如！」

——題胡生伯孝湖濱偕隱圖

（戊）詩篇之宗主及評價

先生詩篇不富，而意境最高。其鼓吹民族革命之篇什，尤爲可貴。憂亂傷時，感事懷人，均寓之於詩。而涵意深刻，寫情眞切，可與杜子美陸放翁元遺山之作，後先競爽。有歷史性之篇什雖不多，然如歲暮吟等作，却不失爲極佳之史詩。至其詩之風格，源出江西派，洗盡鉛華，瘦勁深婉，間有流於生硬晦澀，此則江西派共通之流弊，山谷已然，不獨先生也。張爾田序其詩：

「粵故多詩人，梁文忠以下，曾剛甫潘弱海羅掞東諸子，皆與余交；其所爲詩，余又皆取而偏嗜之矣，如啖荔枝，如劊新橙，最後讀君詩，味兼酸辣，乃如檸檬樹果。」

陳三立則云：

「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闢羣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之神人，肌膚若凝雪，綽約若處子；又杜陵稱『一洗萬古凡馬空』，詩境似之。」

陳三立又云：

「卷中七律疑尤勝。」

舊體詩在表現方面，本嫌近於束縛，而律詩尤甚。而先生詩集中，七律最佔多數，却無事不能寫，無意不能達，發揮隨意，舒卷自如，毫不見有束縛之苦。觀其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懷曼殊：

「四載離悰感索居，憶君東渡又年餘。未遂縱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

又如送王秋湄：

「南禽代馬各依依，豈謂歸鄉客又歸！少爲井閒談往刼，再沽魚蟹試初肥。冬來不減方秋味，江合無如一鳥飛。祇此去留還莫共，有人能說不能違。」

又如寒食晚飯聊園爲譚篆青題聊園塡詞圖：

「看花倏過廿年期，珍重今年北客詩。咫尺關山成絕國；清明楊柳似平時。聊園舊主腸空斷；寒食春城酒莫悲。容易野塘花落盡，明朝還續稼軒詞。」

足以證明矣。陳三立又云：

「效古而莫尋轍跡，必欲比類，於後山爲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

而先生懷貞壯却寄：「差比后山憶淮海，強如子美夢青蓮。」此則以后山少陵自況。寒夜讀白石道人集題後：「布衣同有后山才，祇汝高吟未至哀。」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曾爲后山逝日設祭法源寺。又欲爲后山編年譜，答羅敷庵詩云：「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爲晚。后山有是言，所志故甚遠。何期涷死日，五十且不滿！寒華萎高枝，良材老溝斷！恥同世俯仰，一任歲修短。嗟哉生平詩，詎視位業損！……無己天下士，竟未挂世眼。吾意豈爲詩，高才恥恆鮮！」此寫后山，亦以自道。足見對后山之如何崇拜，抑亦足見先生之抱負。題賓虹寄畫云：「邇來我爲詩，視子尤辛艱：朝扣少陵扉，夕抗昌黎顏。」蓋先生詩早年宗江西派，尤瓣香后山，而由后山直探昌黎少陵，與宋代江西派諸人由山谷上探少陵彭澤相似。顧吾以爲先生之詩，風格固雅近后山，而氣息實近屈子離騷。其淒婉深幽之意趣，捨離騷外，實難其比，以神不以貌也。故諸宗元題蒹葭樓詩：

「使我破除殘夜睡，讀君別後五年詩。縱橫著語成唐律，窈窕爲音近楚詞。老去江湖當自惜，求之流輩已難知。樓扉閉雨過鐙坐，如夢鈞天合樂時。」

先生詩既以江西派爲宗主，故江西派之習尙，先生亦神明運用之。江西派律古並重，山谷集中律古各半，而放翁且以七律見長。先生詩集中七律佔三分之二，亦以七律爲尤勝，一也。江西派辭意並重，而先生詩亦於立意修辭，冥搜鍛鍊，毫無軒輊。正如陳三立所謂：「造意鑄語，冥闢羣界，自成孤詣。」二也。江西派有所謂脫胎換骨法，先生亦間用之。山谷登快閣詩「落木千山天遠天」，先生九日同春坡道人登高詩則曰：「千峯落木天爲遠。」后山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詩：「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而先生自題蒹葭圖寄黃賓虹索畫詩：「遺世尙多今日意，懷人空有百年心。」此卽脫胎換骨法，三也。山谷好用奇事奇字，專好補綴奇字，並搜求古人一二未使之事而成詩。先生詩採用奇字頗多，奇事亦間用之，四也。至江西派所喜用之「拗律」，先生却極少用之，蓋后山律詩亦少「拗律」耳。

四　晦聞先生之師友

先生早年師事簡竹居、袁季九，上文業經述及。至其平日過從之友

人：在廣州時，與陳樹人、陳洵、劉栽甫、梁節庵、崔劭南等遊，而對梁節庵最禮敬，節庵對先生亦甚器重，謂相見恨晚。先生與節庵相見，蓋在辛亥南園詩社重開之時。校梁節庵先生詩既竟，追呈一首之「一言恨晚見公詩」句自註云：

「辛亥南園詩社重開，公語某君云『予識晦聞已晚』。丁巳野園看菊答節詩『黃花多恨今方見』，猶昔日之言也。」

是則先生與節庵相見，如非在南園詩社重開之時，亦必在南園詩社重開不久之前也。

廣州友人中先生與陳樹人、陳洵、劉栽甫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壬子，陳樹人往日本，是年中秋寄以詩云：

「去年今夕譚詩地，明月高樓世已遙。萬影接天惟自俯，一舟臨水不堪招。故人顏色疑秋夢，往事淒迷有落潮。臘欲緘愁寄東海，露深回雁正蕭蕭。」

後赴北京，猶常以詩寄陳樹人、陳洵、劉栽甫。其社園送栽甫南歸：

「近事今朝足動心，不為傷別却成吟。亂離未廢論詩志，徙倚惟看過午陰。與子杯觴宜各盡，異時江海可相尋。野荷自占方池曲，距抵臨流一往深。」

足見其私交之篤。

遊滬時期，與鄧秋枚、黃賓虹、劉三、蘇曼殊、諸貞壯等遊，而與曼殊、貞壯、秋枚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且曾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故懷曼殊詩有「回首江樓却不如」之語。又戊午歸滬視曼殊殯，詩以吊之云：

「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所哀塵露步兵詩。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祇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啁悲！」

在京講學時期，與羅癭公、唐天如、胡夔文、王秋湄、王靜安等遊，而與癭公、秋湄等過從最密，唱酬最多。後秋湄南歸，先生常有詩贈寄。

先生狷介重名節，嘗慕管幼安之為人，故擇友相當嚴格；與友人相處，一以道義名節相勗勉。觀其答陳樹人日本：

「湖舫舊跡尋常泝，老去爭憐百未成。汝尚清勤猶昨日，近勞書問說平生。心知達患寧能遠？志不隨人祇獨行。何事三年終作客，此懷兼為告元瑛。」

又簡癭公：

「文章不朽關風節，士行從來乃國維。老輩主持原有責，時流薄弱豈能知？君於名德都交遍，事或非人莫強為！賈郭誼高猶見鄙，萊蕪雖激可追思。」

足見先生對友人之真摯，而時以道義名節相勗勉也。

五　結論

晦聞先生好學博聞，詩文高妙，而其風節之高，出處之謹，擇友之嚴，鼓吹民族主義之熱烈，在當代詩人中，殆難其匹。抑且對事對人，一毫不苟且，一毫不敷衍。蓋在詩篇之外，更有令人敬慕之處，洵夐乎遠矣。茲以張爾田序蒹葭樓詩之語，結束本文。

「曩嘗評君內蘊耿介，外造雋澹。今去之數年，覆誦君詩，猶前日也。此集古今體詩三百餘篇，異日君所造就，或不只此；然即此三百餘篇，固足以傳君。而余獨悲亮節慷慨如君，乃僅僅以詩傳耶！則又不能不使人歸夫世已！」

現代史料

和平談判流產

自國民大會閉幕以後，政府除與參加國大之各黨派積極商洽政府改組工作外，對於恢復國共和平談判一事，亦在試探進行中。一月九日下午中宣部長彭學沛發表談話，稱：『自國大圓滿閉幕以後，制憲工作業已完成，建國大計卽可依照國大所議決之程序，積極進行，政府還政於民之宿志亦可以如願以償。故政府對於停止衝突及改組政府等問題，具體辦法，甚願與中共竭誠商談，以期和平統一，早日實現。』十日立法院長孫科在上海亦發表書面談話，建議『最好於不久的將來各黨派負責代表（自然連共產黨代表在內）再來舉行一次圓桌會議。』官方有此表示以後，京滬各報便盛傳政府已決定派遣大員前赴延安折衝，可能人物為張羣邵力子或張治中諸氏。十三日晚孫科張羣雷震等氏曾向蔣主席請示，次日諸氏並舉行會議決定和談方式，以及提交中共之和談方案之原則。

十六日政府決定派張治中氏攜和談新方案，前赴延安，此項決定由政府委請美國駐華司徒大使轉行通知延安，延安之覆電於十七日夜到京，堅持國大期間所提兩條件，卽解散國大（國大閉幕後改為不承認國大通過之憲法）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如政府能接受兩項條件，和談卽可在京恢復，否則張治中來延亦無補大局。』於是盛傳一時的和平談判，因中共答覆的強硬又告流產。

一月二十日下午中宣部發表政府對於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之說明，全文如左：

『國民政府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為最大目標，故於國家之和平統一，殆無時無刻不在蘄求之中。遠在抗戰初期，為團結全國力量起見，乃羅致各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成立國民參政會，至對中共問題，政府始終認為是一政治問題，故國民黨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中全會及三十二年九月十一中全會皆一致主張用政治方法速謀解決。三十三年五月以後，政府與中共代表間之不斷商談，卽在企求獲得政治解決之方案。三十四年三月憲政實施協進會開會時，蔣主席曾再三說明中共問題必須從速和平解決，並提出憲政實施之步驟，良以中共問題

懸而不決，實爲國家統一及一切建設之重大障礙。迨抗戰勝利以後，蔣主席電邀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來渝商談，卒於同年十月十日雙方簽定雙十會談紀要，並表示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以求得圓滿之結果。自去年初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政府與中共關於軍事與交通等各種問題商談諸階段中，更承盟邦美國馬歇爾將軍多方努力促成各種協議，中外一致企待中共問題從此獲得政治解決也。

政治協商會議原爲雙十會談紀要中重要決定，於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召開於陪都之重慶。所有各項協議，政府歷次宣示與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都願以最大的誠意與各黨派及社會人士精誠相與，協力一致，以促其實行。然一年以來，政協決議多未能見諸實行者，實由下列事實有以致之：

（一）東北九省政權，依照中蘇協定，原應由國民政府接收。當蘇軍開始撤退政府派軍進駐東北之時，中共軍隊多方阻撓，且於三月中旬佔領政府所已接收之遼北各地，並進攻四平街、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政府爲實行條約義務，維持接收主權計，始有三月二十七日東北調處之協議。後疊經調處，仍無結果，東北問題至今猶不能順利解決，而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之五月五日召開之國民大會亦且因之延期。

（二）上年五月政府還都南京以後，以東北衝突有加無已，華北交通破壞如故，特自六月七日起，與中共雙方下令停戰十五天，對於完全停止東北衝突，恢復國內交通，實施整軍方案三事幾已得到協議，不意停戰命令雖經三次展限，而中共又在停戰期內侵佔德州、泰安等地，並圍攻大同及濟南與青島外圍，以此雙方所擬定之協議，仍未能爲有效之解決。

（三）十一月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鑒於國內局勢之擾攘不安，以及全國人民渴望和平之迫切，更感於各黨派無黨派人士所表示期望及早停止衝突之肫誠，復於十月十六日向中共提出八項諒解，以便下令停戰，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雖經第三方面人士奔走斡旋，提出折衷方案，政府一再表示願意讓步，不意又爲中共堅定反對該折衷方案，並要求停開國大而停頓。

國民大會閉幕以後，政府以憲政實施有期，亟欲恢復和談，並經美國司徒大使轉達中共，告以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繼續進行商談，乃中共之答覆仍以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及取消國民大會所制定之憲法爲先決條件。殊不知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因越時經年，彼此位置變更甚大，而且政府已經收復之地區如一經撤退，則該區人民之生命財產卽無所依託。恢復秩序，保護人民，乃爲政府之職責所在，何忍使人民再遭仇殺之慘禍？如中共果有和平之誠意，儘可依照三人會議所已成立之整軍與統編各方案實施，則一時之軍事位置自無爭執之必要。至於取消憲法，則此次制憲國民大會乃由全國各民族各省市各職業代表所組成，而且政協決議早已規定，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亦皆共同參加，決非如中共所稱係爲國民黨一黨包辦者，況其所通過之憲法亦卽根據共產黨與各黨派共同參加之政協所協議之原則及憲草審議會根據該項原則所制成之憲法草案，中共實無理由可以反對。

根據以上各種事實，可知政府爲國家和平與統一計，已不惜委曲求全，以冀中共之反省。良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爲政治協商會議共同信守之目標，中共果能眞誠實踐，似不應固執成見，有所疑慮，總之，抗戰勝利已逾一年，和平統一不容再緩，深盼中共體諒政府相忍爲國，力求政治解決之苦心，捐除成見，繼續協商，政府仍願以最大之忍讓，竭誠相與，虛懷接納，特再提繫恢復和平方案，以爲繼續和談與改組政府之依據，表案如左：

（一）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或請中共派員來京繼續進行商談，或舉行圓桌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

（二）政府與中共雙方立卽下令就現地停戰，並協議關於停戰之有效辦法。

（三）整編軍隊及恢復交通，政府仍願根據三人會議過去協議之原則，繼續商談軍隊駐地整編程序，以及恢復交通之實施辦法。

（四）在憲法實施以前，對於有爭執區域之地方政權，政府願意與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決辦法。』

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先聲

自從馬歇爾元帥膺新命還國以後，國內外人士對於今後美國對華政策的有無變更，

都抱關注的態度。在美國方面首先發言的，爲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巨頭范登堡(Senator Vandenberg)。

一月十一日范登堡在世界問題協會中發表演說，主張美國應該改變對華政策，鼓勵共產黨以外各黨組織聯合政府。范氏的發言，雖向不足表示爲美國正式卽將正式改變政策，但由於范氏所占地位之重要，其言論自然極堪注意。茲將其演詞中關於中國部分錄次：

「中國爲一廣大而且友善之民國，富於容智，未來之民主希望亦極光大，歷史上素與吾人以善意相處。自一九一一年孫逸仙博士以新的展望給與中國以還，中國卽艱苦奮鬪，向光明之前途邁進。吾人除承認蔣主席主持下之國民政府外，並經馬歇爾將軍一年來之工作，以不偏不倚之立場敦促國民政府與武裝之反對黨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在蔣主席堅毅領導之下，國民大會近已產生一新憲法，政府亦在與非共產黨之各黨派聯合下實行改組。吾人認爲新憲法及定於本年耶誕節日前舉行之首次大選，可望促使中國成爲強盛而有爲之國家。就余個人見解而言，吾人自身之遠東政策，目前卽應轉移其重心。吾人力主團結之餘，對堅決走向團結途徑之人應予以鼓勵，而不鼓勵阻礙團結大道之人士。吾人之海軍陸戰隊已完成彼等之工作，且在返國途中。惟中國之命運，仍將與美國及健全之世界發生密切關係，片刻不能分離。」

四強外次會議開幕

對德戰爭的結束迄今已逾一年半，惟關於對德奧和約，遲至一月十四日四強外長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始開始草訂工作。會議於一月十四日舉行，出席代表爲奧國問題美代表克拉克 (General Mark Clark) 及德國問題美代表繆斐 (Murphy)，法代表繆維爾 (Couve de Murville)，蘇聯代表古塞夫 (Fedor Gusev) 英代表斯特朗 (Sir William Strang)。會議舉行前，並邀請十八個小國表示意見，和約對手之德奧亦曾希望能列席陳述意見，但對此問題，四強在當時未曾取得一致同意。

會議由英國外長貝文揭幕，次日卽討論程序問題，決定一、邀請波蘭、荷蘭、南斯拉夫、澳洲、南非及加拿大六國代表列席陳述對德奧和約之意見，但日期待後商定；二、規定上午討論奧地利問題，下午討論德國問題。在十六日會議中，由美國代表建議准予奧地利推派代表列席參加協商，當經會議通過，並同意對奧和約應稱爲『重建獨立與民主奧地利之條約。』此後卽當討論對奧和約之具體內容，由於與會列強對奧地利都抱同情態度，比較容易折衷成立最後方案。

關於對德和約之草擬，於十七日會議中開始討論，但因問題的重大複雜，恐怕非經周密的檢討，而尤其是四強非各別有所讓步，不易迅速有所決定。

英法進行締結聯盟

一月十五日倫敦發表官報，宣稱英法領袖討論兩國聯盟問題，雙方卽將進行談判締結同盟之詳細節目。這個說明證實了存在已久的傳說。

早在一月十一日，倫敦泰姆士報訪員即報導英政府曾向法國建議締結關稅協定與同盟條約的消息，但官方加以否認。兩日以後（十三日）法國內閣總理勃魯姆由巴黎飛抵倫敦，與英國艾德禮首相進行諮商。諮商定十四，十五兩日，至十五日英國首相官邸對諮商內容發表公報，全文如左：

『法總理勃魯姆此次前來倫敦，使有關英法兩國共同利益之各項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獲得共同審查及交換意見之機會。英法曾徹底審查對德政策，雙方於審查之際，承認為兩國利益計，宜採取有效步驟，以防止德國經濟復興，致再度威脅世界之和平。兩國更承認法國經濟復興有賴於輸入更多之煤斤，而魯爾區煤斤之增產實為歐洲復興之主要因素。但為確保魯爾煤礦之善後措施，以及逐漸增加德國之出口起見，魯爾區必須保留適當數量之煤斤，因此該區煤斤輸出量一時不能增加。所幸魯爾煤產目前已有增加，德境當局預料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底，魯爾輸出之煤斤，即可恢復去年十一月核減以前之數量。此一初步結果完成後，當再設法逐漸增加煤產量及輸出量，俾[illegible]國及其他缺乏煤斤諸國之需要。兩國在討論之際，並承認英法曾於二十五年內，兩次遭德國之攻擊，雙方對於自衛以抵抗德國今後之侵略，實具同等之利益，職是之故，雙方同意在聯合國憲草第五十三條之範圍內，儘早締結同盟條約，以防止德國今後之侵略，並確保和平與安全。兩國政府復認此一盟約之訂立，對於依照互相諒解之精神，以解決兩國間一切問題，將有不少之便利。此外，由於兩國在工業及商業方面均有密切連繫，兩國同意指令英法經濟委員會中之兩國代表，從速審查兩國之復興及革新計畫，以免有互相衝突之處，該委員會日內即將在巴黎開會，使法國蒙奈計畫（Monnet Plan）之完全實施問題，獲得一討論之機會。再俟英政府經濟白皮書經提付國會辯論之後，英法當儘速再度舉行會談。』

至會議的進行，因勃魯姆內閣的辭職，恐須隨之延緩。

對於締結同盟之舉，英國方面一致稱道，倫敦政界人士認為英國的政策可望以新的姿態出現，惟法國的報紙方面，雖然歡迎實現英法同盟之任何步驟，但因勃魯姆未能由魯爾煤區獲得更多之煤觔，反應就較為冷淡。美國方面的觀感，似乎保持中立，美國政界人士對於英法的締結同盟條約，認為可以補法蘇協定之不足，並以英法對德國問題既獲有協議在前，則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中可能發生之困難可望減少。蘇聯迄今仍保持靜觀的態度，也許在英法對聯盟的詳細節目沒有公布以前，不至有正式的評論。

蘇聯諾威談判斯島聯防

蘇聯向諾威政府要求在斯匹茨伯琴（Spitsbergen）設置基地傳說，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起即已盛行。依照政治地理的觀點，這種要求的動機可能為一、維持與美國在格林蘭（Greenland）與冰島（Iceland）利益之均勢；二、如在斯匹茨伯琴設置基地，可使蘇聯聯接茂曼斯克（Murmansk）與西伯利亞濱北冰洋暨遠東各港之海運路線，獲得側面之掩護；三、因越北極區空運之發展，蘇聯對美國及加拿大之距離，為之縮短，斯匹茨伯琴航空基地之重要性因而增加；四、設置基地可以保護其在該島戰時曾受盟軍轟炸之煤礦權利。但這個傳說後來又漸歸寂滅。

至本年一月上旬，蘇聯要求在斯匹茨伯

琴設防之說，再度盛傳。一月十日諾威政府外交部正式發表聲明，謂：

『蘇聯從未要求在斯匹茨伯琴群島取得軍事基地，英、美、法、諾威、瑞典、丹麥、加拿大、澳洲、南非聯邦、紐西蘭、日本、義大利及蘇聯，均爲一九二〇年斯匹茨伯琴條約之簽約國，惟諾威與蘇聯卽將舉行談判，重新予以考慮，則爲事實。蘇聯政府遠在一九四四年，卽向諾威政府提出斯匹茨伯琴問題，兩國政府在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四五年春之間，曾舉行會談，加以討論，諾威堅主此項條約，若未徵得其他簽約國之同意，不能予以修正，惟曾對盟國作戰之簽約國除外。當時並曾同意此一問題須俟至諾威政府遷回本國，議會恢復活動之後，始能加以解決。諾威議會現正考慮此一問題，並得蘇聯之同意，已將此事通知英、美、法三國。』

緊接這個聲明以後，十四日蘇聯塔斯社根據『權威方面人士的所告，』報道談判經過情形如左：

『一九四四年底和一九四五年初蘇聯政府與諾威政府，曾就斯匹茨伯琴群島問題舉行談判，當時蘇聯方面提出關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在巴黎締結的斯匹茨伯琴條約必須修正的問題，因這個條約會根本變更了斯匹茨伯琴群島的地位，直到那時爲止，一向認爲該群島是無人之地，而形成斯匹茨伯琴群島之一部分的美得維什伊島，實際上是俄羅斯國土，該條約的簽字，蘇聯竟未與聞，也沒有蘇聯參加。因爲曾在該條約上簽字的列強之中，既然有了已對同盟強國作戰的國家，這個條約自然不能繼續生效了。

這個條約完全無視蘇聯在北方的安全利益，並無視蘇聯的重要的經濟利益。

考慮到蘇聯的安全問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已特別淸楚地證明了的，位於通往大洋去的西方出路門口的斯匹茨伯琴群島，對於蘇聯在北方的安全，實具有異常的重要性。

至於斯匹茨伯琴群島對於蘇聯的經濟上重要性，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得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的北方地區，以及北方的蘇聯船舶，都是用蘇聯團體在斯匹茨伯琴群島上開採的煤炭供應的，每年約達四十萬噸，而斯匹茨伯琴群島上煤炭的全年總產量，是六十萬到六十五萬噸。

在上述蘇諾談判期間，已就斯匹茨伯琴群島實行共同防衛的必要性商得了默契，並已商定向有關的各同盟國政府磋商修改一九二〇年條約事宜，惟當時談判尙未完畢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諾威外交部長蘭琪（Halvard Lange），曾於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會期間，基於以前談判的精神，就同一問題交換過意見。』

十七日的蘇聯消息報更著論中述稱：

一九二〇年條約（卽協約國最高委員會決定以斯島撥歸諾威所訂結之條約）第九條規定在國際聯盟約束之下，斯島不得設防；此項約束已因國聯之解體而不復存在。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因事先未有充分之堡壘，蘇聯在保衛北部邊境戰事，遭受嚴重之損害；蘇聯願與盟邦協商，修改一九二〇年巴黎條約；蘇聯遵行國際合作原則，不欲出於片面之行動。

諾威政府的立場，可以從十六日外交部發表的官報中見之。官報說明國會現正考慮蘇聯近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所提出之要求，卽恢復談判，討論在防務及經濟上聯合管理斯匹茨伯琴島一事，諾威對此，倘美英法丹麥荷蘭及其他有關各國表示贊同，自願與蘇聯簽訂關於斯島軍事基地之協定。諾威政府似乎正在等待其他國家的反應。

在談判的過程中，英美的態度自然有極大的重要性。關於英國方面的觀感，十五日外交部發言人在倫敦宣稱，蘇聯應該受國際條約的拘束，不得擅自變更。蘇聯十四日所稱條約未經蘇聯在場一層，不能援以作爲違約之理由，因蘇聯業於一九二五年對該約曾作事實上之承認，一九三五年又作法律上之承認。至海軍界人以斯匹茨伯琴爲北冰洋路線上

之重要軍略基地，對於局勢的任何發展，自有嚴重的關注。美國方面迄今尚未有正式的表示，而且海陸軍部與國務院之間，步調似乎並不完全一致。軍界人士認為，斯島設立基地以後，蘇聯空軍利用該島機場，行程極易到達美國中西部之工業區及紐約港區。消極則使美國在冰島之基地失其效用。反之國務院雖然對斯島設防抱有同樣的關心，但在美國本身亦擬在距國境數千里外成立國防系統之時，在邏輯上自難斬截反對蘇聯提出之要求。但美國正式態度，須俟諾威正式向美提出諮詢時，始能公曉。

法國新政府成立

法國國民議會於一月十四日啓幕，國民議會會長由社會黨之奧里沃(M. Vincent Auriol) 當選，參議員議長由人民共和黨之前任議長列倍 (Champetier de Ribes) 當選。十六日兩院在凡爾賽宮舉行聯席會議，舉行總統選舉，候選第四共和國總統人數雖在三十人以上，六十二歲高齡之奧里沃終以四百五十二票之絕對多數當選，較兩院聯席會議所需之絕對多數多十票。根據憲法，在新總統選出以後，勃魯姆 (Leon Blum) 之社會黨即須辭職。新總統於十七日在挽留勃魯姆連任無效後，即任命前糧食部長社會黨領袖賴馬迪 (Paul Ramadier) 為內閣總理，負責組織新閣，組閣工作於二十二日完成，新閣仍屬聯合內閣性質，包括社會黨員九人，共產黨員五人，人民共和黨五人，急進社會黨與獨立派各三人，社會民主同盟一人，閣員名單如左：

內閣總理：賴馬迪（社會黨）；副總理（兩人）：陶雷士 (Maurice Thorez)（共產黨），戴項 (Pierre H. Tietgen)（人民共和黨）。

國務部長（三人）：古盎 (Felix Gouin)（社會黨），台爾博斯 (Yvon Delbos)（急進社會黨），羅克洛 (Marcel Roclore)（獨立派）。

外交部長：皮杜爾 (Georges Bidault)（人民共和黨）。

國防部長：畢盧 (Francois Billoux)（共產黨）。

陸軍部長：弗羅 (Paul C. Floret)（人民共和黨）。

海軍部長：饒蓋諾 (Louis Jacjuinot)（獨立派）。

航空部長：馬羅賽利 (Andre Maroselli)（急進社會黨）。

內政部長：台普婁 (Edouard Depreux)（社會黨）。

財政部長：許曼 (Robert Schumann)（人民共和黨）。

司法部長：馬里埃 (Andre Marie)（急進社會黨）。

殖民部長：繆戴 (Marius Moutet)（社會黨）。

商務部長：勒都納 (Jean Latourneau)（人民共和黨）。

青年部長鮈登(Pierre Boirdan)(社會民主同盟)。

國民經濟部長菲利浦(Andre Philip)(社會黨)。

公共工程部長莫許(Jules Moch)(社會黨)。

工業生產部長賴高斯特(Tanguy-Prigent)(社會黨)。

農業部長普利杏(Pierre)(社會黨)。

國民教育部長南越倫(Marcel Naegelen)(社會黨)。

勞工部長克羅薩(Ambrois Croizat)(共產黨)。

公共衛生部長馬朗納(Georges Marrane)(共產黨)。

建設部長鐵隆(Charles Tillon)(共產黨)。

恩俸部長米特朗(Francoise Mitterand)(獨立派)。

對西外交關係

聯合國大會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建議會員國召回駐西班牙之使節後，聯合國機構卽請五十五個會員國報告其根據該項決議而採之行動，迄今未提報告者尙有十二國。其餘四十三國之報告，顯示：(一)英國里比利亞及荷蘭，業已召回其駐西班牙之外交代表。(二)阿富汗，澳大利亞，玻利維亞，加拿大，中國，阿比西尼亞，危地馬拉，海地，印度，伊拉克，黎巴嫩，盧森堡，紐西蘭，伊朗，沙地阿剌伯，南非，烏克蘭，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等國與西班牙並無外交關係。(三)當聯合國大會通過召回使節之決議時，巴西，比利時，希臘，智利，哥斯特黎加，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巴拉圭，瑞典，美國，丹麥，諾威及土耳其並無大使或公使駐在西班牙。(四)哥倫比亞，巴拿馬及烏拉圭僅承認接獲聯合國機構之通知。(五)聖薩爾凡多聲明保留。(六)多明尼干共和國聲明將在適當時期內對聯合國機構之通知予以考慮。

此外，阿根廷新任駐西班牙大使則甫於星期一向弗朗哥遞國書。

文藝

彷徨的一夜(上)

張契渠

崔星將璧霞送回城內專員公館的時候，大街上的店舖已全關上了排門。雖然在一刻鐘之前，夕陽還爬在對岸中條山上，探頭向這邊望着，看許多驚惶失措的老百姓，將大包小包的財產裝上大車，催車夫使勁拉着牲口向南山溝裏，或者更遠一點的崗上遷移。現在，它好像不願和東邊剛出現的月亮見面似的，已深深的浸沒在山脊後面韜光晦影，不再露面，大地在月光隱映下，更顯得似大禍臨頭的淒清。

是的！時局緊張，誰也不能否認。連一向沉着堅毅的馮專員也下了緊急命令，限令城內和南關車站附近的老百姓，今晚十二點以前無論如何須疏散完畢。敵人已佔領了北岸，明天清早，中條山上的砲彈準會掉到城裏和南關來。

砲彈，顯然比炸彈更可怕。因爲炸彈之來，還有警報，還可以看到飛機飛行的方向，事前有趨吉避凶的餘地。砲彈則不然。祇要他射程所及，不論白晝黑夜，他都有光臨的可能。人們住在家裏，無異蹲在屠夫的案板上，隨時隨地可能粉身碎骨。這怎麼能叫人不着急呢？你別笑他們胆子太小，你要遇到那種場合，也難免心神不寧呢！除非你爲其他更重要的事故，轉移了你全付注意力，像崔星那樣，一早便陪着璧霞，以躲警報爲名，到東關外五里舖呆了半天，根本把整個戰事忘記了，把世界的存在也忽略了，那才算幸福。然而當他黃昏時回到報館裏時，仍不免恐慌不安。原來今天一下午，總務部已把整個編輯部和經理部搬空了。僅剩些十分笨重而不急需用的會議桌、長條櫈、以及殘破的報夾子，不成套的廢報紙、破信封、禿筆桿、菓殼、乾墨水瓶之類，狼籍滿地。每間屋子都是冷清清陰沉沉的，像幾百年沒有人烟的古廟。他想上樓去看看自己的房間，又怕樓梯上遇到什麼鬼怪。正躊躇間，瞥見門房老趙的屋子裏還有一星鬼火似的亮光。於是他推門進去，老趙雖然不在屋裏，但看裏面還有被服，足證老趙還沒有搬去。猜想也許在後院中做飯，於是摸索着轉到後院，果然看見老趙在煤火上烤蒸餅。看到崔星，以爲他從溝裏來，問他溝裏住下住不下？及至崔星反問遷移的情形，才知道他還沒有去三里溝疏散區。於是老趙告訴了他方向、路線，最後勸他趕快去，那一段

在車站南邊的山溝裏天晚了不很方便。至於他房間裏的東西，早由段助理給打成包裹送到溝裏去了。

於是他忽忽出來走到前院，在破報紙堆裏檢了一片報夾當作手杖，以便走到車站南面經過那段冷僻地帶時，當作防身之器。這時，他才懊悔剛才應該留在報館裏幫同段助理他們一起搬家。而今不僅予人以不負責的印象，還叨了段助理的情。尤其現在一個人摸着黑，走上那條陌生而又冷僻的山路，萬一遇到個歹人，那才是自作自受呢！現在還有什麼話說，惟有加速向南關前進。早一刻當然好一點。

從報館到南關是下坡路，走着很不費力，不多久，便出了南城門走上了二里長的澗河大橋。

澗河兩岸一片月光，空曠幽靜，如入畫裏。河身雖濶，流水處僅祇二三丈寬，但水流很急，泊泊作聲，卵石阻水，時常激起飛湍，在月光下翻作銀鱗似的閃爍。

左岸一排新栽的楊柳，光禿禿的樹枝還沒有發芽，像一列步兵，蜿蜒地沿着澗河直到瞧不清的地方，隱沒在隄岸彎曲之處。右邊，澗河的下游，越遠越濶，直望到平沙無垠的太陽渡頭，跟黃河啣接在一起。河對岸的平陸城內的燈火，本來是很清楚的。今天卻因爲月色太明，雖然房屋樹木還可以隱約辨認，點點燈火的平陸卻反而找不到在什麼地方了。

他獨自在橋上走着，因爲橋是那麼長，天地是那麼寬，月光又那麼明，更顯得自己渺小得如滄海之一粟。

這時，他又想起了剛才分手的璧霞。早知道這裏的風景如此可愛，爲什麼不跟她到這裏來散步一回呢？反正達夫晚上還要去河防大隊部，現在回去跟隔一回回去有什麼分別？而且她也有意再多繞幾個彎子，都是自己不知怎麼個死心眼，想趕回報館去。其實趕到報館時，他們還不是老早搬下溝去了。早趕回遲趕回有什麼兩樣？

他一面走，一面把手中的報夾劃着橋上的欄干，發出劈劈拍拍機關槍似的聲音。走到橋心，下面的流水呼呼拉拉便像騎兵過隙，更像在戰場上厮殺，充滿了豪邁之氣。他想，假使有一天，他當了軍長，和敵人爭奪這座橋——他揮着手中的報夾，當他是一把指揮刀——指揮着他的部隊向車站進攻，多麼緊張，多麼痛快呀！這思想，璧霞當然是不贊成的。然而假使跟浦玲在一起，你瞧她會對我起什麼感想吧！一個少女跟一個少婦在思想上不同，在希望上也不同。浦玲畢竟還是天眞，她熱烈，衝動，崇拜英雄，主張澈底。要獲得這種女孩子的心，祇要能下功夫，肯幹，敢露臉，並不是難事。倒是璧霞那樣的女人，世故多，經驗多，要她對誰拿出眞心來，反倒不易。

想起浦玲，又想到今晚最後一次的渡河機會又失掉了。要不然此刻到了北岸，找到了她，正好在這多事關頭，幹幾下給她瞧瞧，她要不死心塌地的愛我才怪呢！

他想着想着，恨起來使勁用報夾在欄干上一括，祇聽得拍拍拍一

陣響過之後，右邊似乎有一陣回響，劈劈拍拍響個不停。他覺得奇怪起來。仔細細聽，卻被水聲攪擾着聽不清楚。站停了聽，也聽不準是什麽聲音。四面望望，左邊上游，蜿蜒如帶，寧靜得像古墓。右邊黄河中的水聲更加宏亮，更難分辨。再望望大橋兩端，南關不僅沒有燈光，便是路燈也沒有一盞。橋上很遠的前面似乎有一個人擔着一付擔子在走着；後面連一個鬼影也沒有。他突然覺得好像一頭失落在沙漠中的駝鳥，四面找不到依傍，不覺一陣寒噤，混身毛骨悚然。急忙前進，像逃出一座虎豹出沒的野人山，惶急而又不敢奔跑。祇是一面走，一面張望着北岸。他推測，這聲音一定是對岸傳來的。因為通過了奔騰的黄河的水流聲，所以隱約不易分明了。

是的，他猜得很對，現在可以瞧見了！我的天呀！方才怎麽沒有看到，原來整個平陸城已戴上了一頂冲天的黑烟構成的高帽子。這帽子的下端卻鑲了一塊血紅發亮的嵌心。顯然的，敵人已經把對岸佔領了。如今我可以望見他們，他們有望遠鏡，不是更容易望見我嗎？

他又想奔跑，但立刻又想到奔跑時的目標更顯著。還不如像老鼠似的沿着橋欄，偷偷的摸摸到了南境再說。幸喜離南境不過二三丈遠了。雖然腿軟得很，可也不得不支持着溜了過去。

他感謝上帝保佑，逃脫了這危險的虎口；同時祈禱着這黑暗無光的南關別叫也像報館那樣都搬空了找不到一個人影。要真是這樣，他才不知道如何通過這冷酷地獄呢！

幸喜關裏雖然沒有路燈，月光卻已照到半街。店舖雖已全部關門，卻還有人在搬箱子裝大車。店堂也有油燈閃着微光。雖然是微光，雖然是不相識的店夥，雖然不交一句言語，但在崔星心中這是春煦似的溫暖。像他鄉遊子聽到了鄉音，像海洋中的孤帆瞥見了葦葉。

通過二馬路，走到三馬路時，情形便不同了。那裏是除了月光之外，看不到一點燈光。不過這並不奇怪。因為平時這裏在上燈之後便很少行人。這一帶住的全是妓女、戲子、和唱大鼓書的姑娘。很少商舖。雖然院子裏笙歌相聞，大門外照例祇點一支半明半暗的標燈。今天不過連那支標燈也取消了。原來不相識者在這種時光雖有標燈也不會來光顧。熟客們則雖無標燈，也會找到問津之徑的。不信前面便有三個客人在碰一家姑娘的門。大門開處，裏面胡琴聲清晰可聞。你道她們商女不知亡國恨，其實她們又有什麽辦法呢？正像蒸饝店一樣，即使警報從清早便拉起，拉到天黑，躲警報的從野外回來了，他們還是照常開門應市。何況姑娘們的生意本來在晚上。白天躲警報，於晚上營業毫無妨礙。連敵人也奈何她不得呢！

從三馬路盡頭拐彎，直到南關車站。

車站，一直是敵人的轟炸目標。新坑舊創，滿目皆是。站旁的燒餅舖，牛肉麵館，高陞店，蒸饝攤，都是些茅舍蓆棚。曾經幾次炸毀或震毀。毀了搭，搭了再毀，毀了又搭。所幸本輕利重，構造方便。也有毀過好幾次的，灰心不願再蓋了，便在附近土岩間挖了個窰洞。衣於斯，食於斯，另外製了

一付圓盤大擔子，擔到站上趕兵車賣五香牛肉茶葉蛋。尤其是午夜那班從東面開來的七十一次快車經過的時候，車站上的蒸饝擔子，鹹牛肉獨輪車香烟茶葉蛋籃子，開水壺子等等最多。每人身旁一盞小油燈，遠望去像一簇簇星座。今晚，也許因爲知道北岸緊張，大家擔着擔子逃到溝裏去了；也許因爲知道今天下午站口的鐵軌已被敵機炸壞，快車到不了哩，所以那些繁星好像吹了一陣罡風，僅祇一二顆在似憑吊似留連地徘徊其間外，其餘已杳無影踪了。

票房雖然沒有炸中，可是門戶洞開，除了必要的設備之外，好像站上的工作人員已全部撤退了。連有小偷扒𢱢嫌疑的人物也不見一個。

月台上狼籍着不少破布角，蘆席片，想必是被炸彈從別處吸來的。似乎還有幾片血跡在上面。

走過水塔，更加荒涼。炸彈坑一個連一個。有些地方，插着一塊像土匪槍斃後豎在棺材前的新置的白片木牌，上前借着月光仔細一看，原來是警察局置的警告行人，下面埋有未曾爆發的炸彈。急忙蹑手蹑脚的走開，心頭還是別別的跳着。遙望路南，土峯壁立。凹處黑黝黝的，像藏着許多鬼怪；凸處，被月光照着白茫茫的一片悽涼。岩下路軌，綿長地躺着，直到瞧不見的岩角。好像一篇講不完的可怕的故事。三里溝，還須沿鐵道走一里，折向南進溝，在溝裏走，又有二里無人烟的小道，然後才能看到專員公署新闢的疏散區窰洞。這簡直是鬼門關。萬一在黑溝裏踩上一脚未爆的炸彈，豈不寃枉？可是不走又怎麽辦呢？最好有人也要上溝去，做個伴，也好壯壯胆。可是偏偏沒有！

正在躊躇，忽聽得背後一聲犬吠，他急忙把手中的報夾握緊了，既而一想，狗最恨棒。誰有棒在手中，準向誰咬。於是他又急忙把報夾丟了，還不敢邁步，卻見一支燈光，從水塔那邊過來，狗是坡下窰戶人家的，跟在燈光後面吠着，一回兒，附近的狗都應和起來，吠成一片。那支燈卻從從容容的全不理會。逕向崔星這邊走來。漸走漸近，才看淸是賣茶葉蛋的。那羣狗看到此人並無反應，也便失了喧嚷的興趣，除了最遠的那條還在挑唆是非似的遙遙的吆喝幾聲之外，其餘的都管自回到窰門口打盹兒去了。

崔星私冀這賣茶葉蛋的也向溝裏去，仍好跟他打夥伴。可是人家憑什麽往溝裏去呢？溝裏雖然新打了許多窰洞，多半是白天去避警報的。晚上搬去住的還不多，便是住在那裏，也早早的睡了，誰還買五香茶葉蛋吃。他是經過車站，到南關去的。

眼看着這惟一的朋友，快要離開他了，是抱定決心，不顧一切的進溝去呢？還是抓住這一個夜行的夥伴，跟他走回南關去呢？

決心祇在幾十秒鐘之間。他終於拾起了舊報夾，裝作才從溝裏出來，回城去的行路人，忽忽地跟着那支孤燈回來了。

那小販走出車站，便吆喝起來。一直吆喝到一家店門口，推門進去。崔星抬頭一看，並無照牌，祇有一支白紙糊成的方燈。四面寫着四行書法不很純熟的字。燈中雖未燃燭，月光下卻看得很淸楚。一面是「未晚

先投宿」一面是「鷄鳴早看天」另兩面是「近悅遠來」和「蔣家老店」八字。原來是一家舊式客店。他想反正回到關裏也得找旅館，此地既有客店，嚐嚐水滸傳上的滋味也好。於是他跟了那小販進去。

店堂中雖也點着一盞半明半暗的菜油燈，卻反不如外面月光清白。朦朧間似乎在門旁櫃檯後面有一只板舖，舖上的被捲，爆竹似的一捲，滾圓的像一個被拋棄的石滾柱。崔星正想上前把他叫醒，恰好裏面走出一個像煤炭店中走出來的十四五歲的小夥計，一手擎着一盞油汚淋漓的壁燈，一手提着一把水壺。看見崔星站在店堂中，不覺怔了一下。這是關裏大旅館的顧客，怎麼會光降到小店裏來呢？而且今天火車不是炸斷了嗎？呵！也許是北岸逃來的落難公子；也許是失了業的公務員，想搭火車回家，沒錢住大旅館了，淪落至此；也許是外碼頭逃來的土匪頭子，不敢往關裏住大旅館；也許是，也許是，呵！也許是縣政府派來調查我們疏散情形的。今天保長不是說過嗎？都得走！夜晚十二點以前，什麼傢私都得往溝裏搬。可是咱們掌櫃的不叫搬，說是咱們開店的，靠屋子做買賣，有什麼好搬的？現在縣政府派人來查了，咱小夥計可當不了家。趕快把掌櫃的叫起來。

他想避免崔星的詰問，故意不去看他，低着頭，打算沿墻走近掌櫃的板舖去，不意卻被崔星攔住了問道：

「有房間沒有？」

小夥計聽說要房間，放了心，連忙說：「有！有！」馬上把水壺放在半桌上，抬着他的小黑手當着燭光，向崔星道：

「跟我來吧！」

於是崔星跟着他走進了後院。

後院是個正方形院落。同一式樣的單扇木板門，同一式樣的小方木格窗密密的排列着。每排大約有六七間。整個院子大約有二十多號房間，可是窗子裏透着燈光的祇有三四間。其餘都像「丙舍」似的冰冷地顯着無人過問的寂寞。

小夥計把崔星領到第二號房間前面，用一隻手熟練地把門上的鎖打開了，接着把鐵鈕脫開，順手一推，那矮矮的木門便似快要倒塌般的戰戰兢兢惶惶張張地讓出一個黑窟隆。小夥計掌燈前導。崔星比起盟軍來固然矮得多，但比起小夥計，還是高一點。走進這矮門仍然不得不低頭。低頭也有好處，因為屋內是泥地，高低不平，仔細點兒也好免得踏空。

小夥計把油燈放在沿窗一張小條桌上，把燈芯撚大一點，然後向四週看，問崔星滿意不滿意？崔星也向四週望望，祇見小條桌下面便是一塊三尺寬的舖有一條席子的舖板，兩頭頂着墻。這舖佔據了全房間的二分之一地位。此外，舖前還有一只木櫈，別無其他設備了。

「沒有舖蓋嗎？」崔星想反正度過這一夜，談不上什麼好歹。祇是沒有被服枕頭，卻是問題。

「有有！」小夥計見他並無不滿意的表示，便連說有有，轉身出去

了。一回兒，抱了兩條薄棉被和一個枕頭進來。崔星過去翻翻那被子的表裏，小夥計不等他開口先自解釋道：「干淨得很，我們這裏都是新的，一點不髒，一點不髒！」說着，不管客人同意與否，三下兩下給舖好了。馬上又出去，一手拿着一隻銅臉盆，盆中放着一塊毛巾，毛巾上壓着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壺；一手握着一本「川流不息」的旅客登記簿，簿子上有一塊缺了角的硯台，一錠受了潮而裂紋的墨，一枝筆尖和筆根一般粗的筆，一起放在條桌上。先把茶壺從臉盆中取出，在條桌底下找出茶杯，禮貌地給崔星斟了一杯茶，然後，請客人自己在登記簿上留下大名，預付房金。手續清楚，小夥計給他帶上房門，撇下崔星，竟自去了。

崔星把條桌上臉盆中氣息懨懨的洗臉水望了一眼。臉倒是很需要洗，可是他實在沒有這勇氣去一試。茶也是如此。與其喝些霍亂菌在肚裏，染些沙眼在身上，不如忍難一時，以免後患。這一點輕重得失，他是有力量以理智來克服的，於是他放棄了一切旅館中應有的享受，把這裏當做傳奇中的古廟，自己是一個趕考的書生。

以他的理想判斷，被子決不會如小夥計所講的那樣清潔，而且叫換也徒然的，枕頭更不用說。於是他把手帕襯在枕頭上，脫去上衣，穿着襯衫，背心和袴子，上了那張支支兀兀地發響的木板舖，希望愈早入夢愈好。

可是希望往往愛跟人類開玩笑。你討厭它，它倒是跟你纏不清；需要它的時候，它卻祇是躲在你背後獰笑，再也不肯出來。

夢沒有來，胡想倒是引人入勝地源源而至。首先來的是水滸上的十字舖：這該不是黑店吧！不，這裏是車站。隨後又想到聊齋上的野店：這狹小潮濕的小屋，窗外露着一片月光，自己不會是認錯了地方，進到了鬼市，在墳墓中度夜吧？第二天醒來，身子在荒塚之間，那才駭死人哩！不，這車站是熟地方，這蔣家店雖然沒有光顧過，可是店招是常見的。這種胡想是徒然自擾，徒然把自己和夢境拉得更遠而已。還是不去想他。

然而胡想像一個頑劣的孩子，偏偏跟你纏擾不休。沒法，祇好由他。

院子裏括起一陣風來，月光稍微暗淡了些。紙窗發出噎氣似的聲音，燈光隨着搖幌了一下。

鬼來了！他打了個寒噤，胆怯地注視着窗紙和木門的裂縫。

在原則上，他並不是有鬼論者；但在這樣的環境中，誰也不敢說一定沒有鬼魅出現。你瞧，那樣簡陋，寂寞，除了遠處的一兩聲犬吠和偶然叫過的賣茶葉蛋蒸饝之外，誰能相信這是活生生的人間世？

這實在不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環境。他開始有些悔了。照這樣精神不寧，什麼時候可以入睡，頗成問題。

今天是怎麼弄的呀？眞是活見鬼！大清早便遇上了鬼，鬼把自己送到了東關外去躲警報，鬼叫自己挨到天快黑才回城裏來。鬼叫摸着黑趕到溝裏去，鬼叫自己投在這樣一個鬼店裏來。東關回來，既然不早，爲什麼不聽了碧霞的話，同去她家裏過夜呢？爲什麼偏要反對，爲什麼送到她門口，硬不肯進去呢？見鬼！鬼迷着！

他回憶起剛才和璧霞在東關這半天情景來。像一個檢察官，逐段的檢討着他自己和璧霞的一言一行，以及雙方潛伏在心底的感情：璧霞在愛着他。從許多方面證實，她的態度是超過了對丈夫的朋友所應有的度態。雖然他和達夫的關係不同，但，她的情感已不是因爲達夫對他好而也跟着好。那是她自己的。甚至超過了達夫對他的情感。

這是一個不幸的發現！

當他初到此地的時候，也曾希求着璧霞對他有好感。因爲他既和達夫的友誼在普通朋友之上，過從必然很密。有些太太是對於丈夫有這一類朋友會起嫉妬心的。醋心一起，即使直接不致影響他與達夫的友誼，間接也不免發生許多隔閡與不快。所以他希望他們的友誼能擴張到璧霞。但，想不到會形成如此局面。這樣發展下去，給達夫知道之後，不僅臉面有關，他們之間的友情也無法持續了。離開這裏吧？當然這是上策。然而去北岸的機會已經失掉，除了北岸，那裏去託身心呢？

這新起的煩惱，倒把現實的恐怖的環境壓服了。他焦慮着，臉上煩燥得一陣陣發熱，頸子裏也一陣陣發癢。

有什麼萬全之法，既可以保全與達夫的友誼，又可以維持璧霞的感情，不使她太難受呢？

檢察官又在盤詰他：

「你愛不愛她呢？」

「愛！」他不敢昧着良心說話。她確有可愛之處：溫柔，體貼，她懂得男人，懂得爭取男人的心，她能使一個寂寞的環境變成天堂；她能使一個空虛的心感覺溫暖。假使此時此地，她推門進來，這墳墓似的小屋，會立刻變成溫暖的春天，每一個墻角會發生美麗的音樂，每一個單調的傢具會穿上天使般的彩衣。他相信，他絕對相信她有「着手成春」的魔力！因爲她有如此可怕的魔力，所以他更擔心，更焦急！

於是檢察官笑了！

「那麼你還想去北岸嗎？去北岸幹嗎呀？找浦玲嗎？你到底愛浦玲呢？愛璧霞呢？」

他怔住了！

浦玲是一個無邪的女孩子，神一般的光明，水一般的坦白。她怎麼能和璧霞比呢？雖然他們之間同樣沒有提個「愛」字，更沒有任何盟誓，然而她像一支明燈，照着他的人生道路。他怎麼能失掉她呢？

可是眼前有一股急流在衝激他，強逼他轉變方向。他正在中流掙扎，呼援！

還沒有沉沒，還來得及逃脫這危難，然而在良心上，他已感覺到不安。他已冒犯了浦玲，他已犯了重罪！靈魂的不潔，應受神明的懲處。何況現在還被拘囚在這裏，還沒有逃出璧霞的魔掌？未來的演變，他沒有這一點自信，一旦沉淪在深淵中，他對浦玲的負罪，將比犧牲達夫的友誼，犧牲自己的社會地位，爲社會所不齒更可怕。

想到這裏，自己像躺在土牢之中，心裏更焦炙得無法入睡。不僅頸

子上癢得難忍，腰間，背脊，各處都發癢起來。他想，大約是和衣而睡，太熱的緣故。起來脫去一件背心吧！

於是他把被子揭開，忽然看到被沿上有兩三顆芝蔴大的小黑點。正想仔細瞧瞧是什麼東西，祗見那小黑點蹦蹦幾跳，頃刻間無影無踪了。

他猛然想起這些客店中的被蓋難免有白蝨吧！於是他跳起來，移過油燈一照，祗見襯着枕頭的白手巾上，螞蟻似的一堆黑東西。一見燈光，四散而逃。剩有二三顆訖然不動的，提起一看，原來是貪食的臭蟲，肚子脹破了，躺在點點血跡之間，小脚還在微微的顫動。怪不得這樣癢。他急忙丟了手巾，解開襯衣檢查，襯衣上有一大一小兩隻白蝨，安閒地伏在袖子與胸襟之間的夾縫中。袴腰上有三頭，也許還有未發現的。

糟透了！他像在赴宴途中，不留神和糞擔子撞了個滿懷。衣服鞋襪盡沾了淋漓的糞污。

他氣極了！連聲叫着茶房！

茶房在店堂中的半桌前打瞌睡，聽到有人叫喊，夢中答應着，祗是懶得行動。

他想這種小店，原是骯髒不堪的，誰叫自己投進這泥潭來，叫茶房有什麼用呢？

他呆在那裏半晌，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又喚茶房。不喚茶房又怎麼辦呢？

他氣憤地越叫越高，茶房怕客人半夜發痧，不起來查問一下，明兒個死在店裏又是是非。於是祗得站了起來。

「這種被子能要錢嗎？」崔星像抓到了漢奸似的向那小夥計瞪圓了眼珠，指着舖上的被子說。

「怎麼啦？」小夥計似乎還沒有睡醒，眼睛惺忪地，嘴裏嘶嘶底表示他正在做着好夢，被崔星叫醒了。不給他幾句難聽話，是瞧在他那套衣服身上，知道他是個先生。而今反倒吃他吹鬍子瞪眼的，心中大為不滿。祗冷冷地回了這一句。

「你自己瞧瞧！這被子上白蝨有多少？」

原來為這，小夥計心裏想笑，可是沒有笑出來，卻裝着正經的答道：

「沒有的！這兩床是咱們店裏頂干淨的，昨天才拆洗過。」

「那麼這些白蝨是我身上帶來的？」

小夥計望了他一看，下意識地用手去拎了拎被子，自言自語地說：

「也許是別處弄來的！反正被子是干淨的，昨天才拆洗過。」

崔星一肚子氣，直想揍他幾拳。可是終於極力耐着說：

「換兩床來吧！」

「都是一樣的！」小夥計不假思索的答道：「櫃上的比這還舊。」

崔星想事實也怕的確如此，揍他也無濟於事。於是憤然把染滿了臭蟲血的手帕，在條桌邊上甩了一下，穿好襯衣，提起上裝，一言不發，往外便走。

（未完）

時事日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至一月二十日止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范登堡主席發表演說，主張改變對華政策，鼓勵共產黨以外各黨組織聯合政府。

⊙伊朗開始普選。

⊙土耳其與外約但簽訂友好條約。

⊙訪問蘇聯之英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元帥返抵倫敦。

一月十二日

⊙國軍進駐武清。

⊙阿爾巴尼亞電致英美蘇法四國外長，要求參加對德和約談判。

一月十三日

⊙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本年度總預算為九萬三千餘億元。

⊙法國總理勃魯姆赴英公幹。

⊙英政府與緬甸代表團在倫敦舉行首次會議。

一月十四日

⊙四國外長代表會議在倫敦開幕，草擬德奧和約。

⊙美國政府宣布本年內美允對義大利貸款一億元。

⊙蘇聯塔斯社公布，蘇聯與諾威關於共同防衛斯辟次般琴(Spitsbergen)商得默契。

一月十五日

⊙政府決定派張治中赴延安，與中共洽商恢復和談。

⊙中蘇關於拉古哨接防問題獲得協議。

⊙道清鐵路恢復通車。

⊙法國國民會議開幕。

⊙英法同意締結聯盟。

一月十六日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敦將政府派員赴延安之決定，通知中共駐京聯絡處。

⊙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海陸空軍部合併為國防部。

⊙法國奧里沃當選為總統。

一月十七日

⊙延安答覆和談建議，堅持解散國大與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

⊙法國社會黨賴馬迪奉命組閣。

⊙四強外長會議公布對意大利、羅馬尼亞、布加里亞、匈牙利、及芬蘭和約之最後條文。

一月十八日

⊙我駐法大使館發表聲明，重申我國對西沙羣島之所有權。

一月十九日

⊙美國宣布對希臘允予貸款一千一百萬元。

⊙外交部長王世杰約見法駐華大使，申明西沙羣島主權屬我。

⊙美國官方宣布決定否認波蘭大選為合法選舉。

⊙波蘭舉行普選。

一月二十日

⊙我正式接防拉古哨水閘。

⊙法軍一隊在我西沙羣島登陸。

⊙共軍攻占棗莊，望都。

⊙中央宣傳部發表政府對於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

⊙馬歇爾就任美國國務卿。